

10  
22

東泉圖書					
	二				
	二	一	一		
冊	号	架	函	屬	類

訂校  
唐西明寺道世和尚撰  
**法苑珠林**

從第卅六  
至第卅一六  
第五

東宗  
固香  
龍藏

德茂  
珠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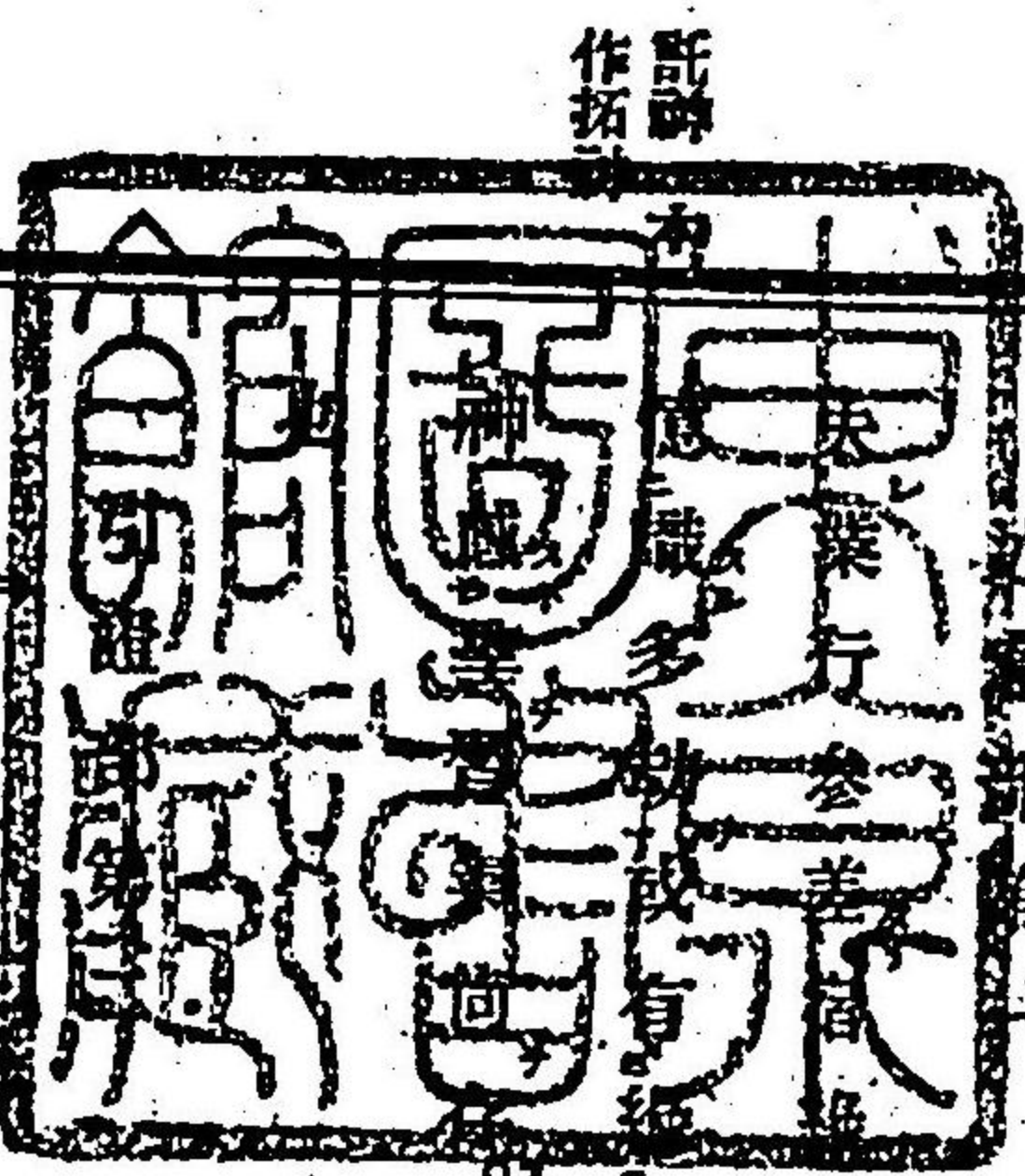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六

〔屬因〕

宿命篇第十八 此有四部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迦意部 引證部 習氣部 五通部



之途非一。壽命修短。明昧之理無常。良由業因善惡。致使報有冥爽。或有念累代。或有但記一生。或有唯知現在。所以凡聖殊隔。宿命延促。雖復託除惑見理。戲心猶在。自非位登十地。行滿三祇。奚能永斷習因。感茲勝報。

第一天趣中。依婆沙論云。亦有生處得智。知他心等。然微細故。不別說之。如上天報中。已具說之。亦同。下傍生鬼趣中。述故婆沙論云。所以者何。非田器故。有勝親相聞語智等。所覆損故。有他心通及願智等。所映蔽。故評曰。應作是說。於四趣中生處得智。各知五趣。於理無違。第二問八趣。亦有本性念生智類。應能知他心等。何故不說。答。應說而不說者。當知此義有餘。復次。少故不說。謂人趣中。得此智者。極少有。故而不說之。如婆沙論說。此皆從不惱害業。

能生此智。若有衆生能護身口不惱他者。在母胎時其必寬容。不爲冷熱。二觸母腹不淨惡血。所困。至出胎時。又復不爲產門逼迫。令心錯亂。以是因緣。覺了惺寤。念知前事。今不知者。其由違前法。故忘失錯亂。故不能知也。問曰。各知幾趣耶。答曰。還如婆沙論說。天知五趣。人知四趣。天鬼知三趣。畜生知二趣。地獄唯知地獄之事。由勝故上得知。下由劣故不知。上問曰。若由劣故不知。上者何故經說善住龍王。伊鉢羅龍王等。能知帝釋。勝人心之所念耶。答曰。如婆沙論說。此等皆此。比知非是。正知如彼帝釋欲與修羅戰時。善住龍王背上。諸骨自然出聲。彼即念言。我今背骨出大音聲。定知諸天必欲與彼修羅共鬪。定當須我。作是念已。即便向彼帝釋。邊去。又如帝釋欲遊戲時。伊鉢羅龍王背上自然有其香手現。彼則念言。我今背上海手現。定知帝釋欲戲園林。必當須我。作是念已。即自化身作象。三十二頭。通其舊首。合有三十三頭。於彼一一頭上各出六牙。一一牙上各出七大寶池。一一池中各出七莖蓮華。一一蓮華各出七葉。一一葉上出七寶臺。一一臺中起七寶帳。一一帳內有七天女。一一天女有七侍者。一一侍者有七妓女。一一妓女皆作天樂。作是化已。屈申臂頃。往詣帝釋殿前而住。帝釋見已。即與眷屬昇其常頭之上。自餘三十二天輔臣。各將眷屬昇餘三十二頭之上。昇已。即便舉身凌空。迅疾往詣遊戲之處。以此驗知亦是比知。非是正知也。以此引事。證知上得知。下不知。上也。然此理未盡。如下。復知女心殺兒而去。此即下亦知上。何

作下一本無數字

據一本作

言下不知上耶。且據從多而說。上得知。下不得知。上若細尋求。上下通知。不可具引。又新婆沙論云。如王舍城內有一屠兒。名曰伽吒。是未生怨王少小知友。曾白太子。汝登王位。與我何願。太子語言。當恣汝請。後未生怨害父自立。伽吒於是從王乞願。王便告曰。隨汝意求。伽吒自言。願王許我。王舍城中獨行屠殺。王遂告曰。汝今云何求此。惡願豈不怖畏。當來苦耶。屠兒白王。諸善惡業皆無有果。何所怖畏。王遂告曰。汝云何知。伽吒白王。我憶過去六生於此。王舍城中常行屠殺。最後生在三十三天中。多受快樂。從彼天殺來。生此間。少小與王得爲知友。故知善惡其果定無。王聞生疑。便往白佛。佛告王曰。此事不虛。然彼屠兒曾以一食。施與獨覺。發邪願。言使我常於王舍城內。獨行屠殺。後得生天。由勝業。因果遂其願。彼先勝業與果。今盡。却後七日。定當命終。生號叫地獄。次第受先屠業苦果。是故此智極知七生。復有說者。此極能憶五百生事。謂有苾芻。自憶過去五百生中。墮餓鬼趣。念彼所受饑渴苦。時。偏身流汗。淡心怖惱。息諸事業。精進熾然。後經多時。得預流果。復有苾芻。自憶過去五百生中。墮地獄趣。念彼所受地獄苦。時。諸毛孔中。漏皆血流。身及衣服非常臭穢。每日詣水澡浴。滌衣。衆人謂之計水爲淨。又薩婆多論問曰。願智宿命智有何差別。答宿命智知過去。願智知三世。宿命智知有漏。願智二俱兼知。宿命智知自身過去。願智自他兼知。宿命智知一身二身。次第得知。願智一念超知百劫。古時畜生所以能語。今時畜生所以不能語。謂劫初

母腹一本  
作母胎

時先有入天未有三惡。盡從人天中來。以宿習近。故是以能語。今時畜生多。從三惡道中來。是以不語。又婆沙論說。謂於生處。自性能知。過去宿命。及知他心。於其生處。不假修因。自性而知。此智徧通五趣。然有強弱。三塗及天。此四趣中。作用則強。若在人趣。用則微弱。何故如是。為人趣中。有瞻相言智。及有修禪發智。乃至他心法等。智為此等。智之所覆。隱是故。雖有作用。微隱不現。如新婆沙論云。若論有情。見險隘處。修令寬博。使往來者。無有艱難。由彼業力。在母腹中。無迫窄苦。故得此智。或有餘說。若諸有情。施他種種。大妙飲食。由彼業力。能引此智。若諸有情。不造惱害他業。常作饒益他事。由斯業。故在母腹中。不為風熱痰陰病等之所逼切。後出胎時。無迫窄苦。是故能憶諸宿住事故。有是說。若諸有情。住在母腹。及出胎時。不受衆病迫窄苦者。皆應能憶過去生事。但由母病及迫窄苦。皆悉忘之。第三鬼趣中。亦有生處得智。知他心等。云何知然。昔有女人。為鬼所魅。羸瘦將死。咒師問鬼。汝今何為。惱此女人。鬼便報言。此女過去五百生中。常害我命。我亦過去五百生中。常害彼命。怨怨相報。于今未息。彼若能捨我。亦捨之。咒師因報彼女人曰。汝若惜命。當捨怨心。女人報言。我已捨矣。鬼觀女意。都不捨怨。恐命不全。妄言已捨。遂斷其命。捨之而去。第四畜生趣中。云何知有宿命智。答如婆沙論中。昔有一女。置兒在地。緣行他處。時有一狼。將其兒去。其母見已。赴而語言。汝狼何。以將我兒去。狼即報言。汝是我怨。曾於五百生中。常食我兒。我今還欲於五百生。殺

帶一本作  
誓下同

乃一本作  
仍

害汝子。此乃怨誓相報。理當法爾。何以生瞋。作是報已。復更語言。若汝能捨怨誓者。我則放汝之子。兒母報曰。我捨怨心。時狼即便起坐。思惟觀彼女人之心。乃知不捨。遂復語言。汝雖口言。心猶不捨。作是語已。即便斷其兒命而去。此乃自謂宿命。亦知於彼女人之心。此為真驗。自餘鬼及天趣。並識宿命。及知他心。前後諸篇經論具說。不煩重述。然此二智。非是種智。論他心宿命二種智。唯據靜慮禪定。發得。此乃報得。行在散心。故知非也。第五地獄趣中。云何得有自性宿命智。生答如涅槃經中。五百婆羅門。為彼仙育國王。殺已。至於地獄。發三善念。憶本所作。即其驗也。又如論說地獄衆生。亦能念知獄卒等心。亦是其驗也。

宿習部第三

施一本作  
旋

戲兒一本  
作兒戲  
作於一本  
作而作

如佛說師子月佛本生經云。佛在王舍城迦闍陀竹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比丘百菩薩俱。爾時衆中有一菩薩。比丘名婆須蜜多。遊行竹園。聞樹上下。聲如彌猴。或施三鈴。作那羅戲。時諸長者及行路人。就集看之。衆人集時。身到空中。跳上樹端。作彌猴聲。看闍闍山。八萬四千。金色彌猴。集菩薩所。菩薩復作種種變現。令其歡喜。時諸大衆各作是言。沙門釋子。猶如戲兒。幻惑衆人所行。惡事無人信用。乃與鳥獸。作於非法。如是惡聲。徧王舍城。有二梵志。上啓大王。頻婆娑羅王。聞此語。嫌諸釋子。即勅長者迦闍陀曰。此諸釋子。多聚彌猴。在卿園中。為作何等。如來知不。長者啓王。婆須蜜多。作變化事。令諸彌猴。一時歡喜。諸天雨華。

本下  
本  
有上字

天  
本  
作

本  
本  
作

持用供養。爲作何等。臣所不知。爾時大王前後導從。往詣佛所。遙見世尊。身放光明。如紫金山。普令大衆同於金色。尊者蜜多及八萬四千獼猴亦作金色。時諸獼猴見大王來。作種種變。中有採華奉大王者。大王見已。與諸大衆俱至佛所。爲佛作禮。右繞三匝。却坐一面。白佛言。此諸獼猴宿有何福。身作金色。復有何罪。生畜生中。尊者蜜多復宿殖何福。生長者家。出家學道。復有何罪。雖生人中。諸根具足。不持戒行。與諸獼猴共爲伴侶。歌語之聲。悉如獼猴。使外道笑。唯願天尊爲我分別。令我開解。佛告大王。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億劫之前。有佛出世。名曰然燈。彼佛滅後。有諸比丘。於山澤中修行佛法。堅持禁戒。如人護眼。因是即得阿羅漢。時空澤中有一獼猴。至羅漢所。見於羅漢坐禪入定。即取羅漢坐具。被作袈裟。如沙門法。徧袒右肩。手擎香爐。繞比丘行。時彼比丘從定覺已。見此獼猴。有好善心。卽爲彈指告獼猴言。法子。汝今應發無上道心。獼猴聞說。歡喜踊躍。五體投地。敬禮比丘。起復採華散比丘上。爾時比丘卽爲獼猴說三歸依。爾時獼猴卽起合掌。白言。大德。我今欲歸依佛法僧。比丘爲受三歸已。次當懺悔。具說罪業。我得羅漢。能除衆生無量重罪。如是慇懃三爲懺已。告獼猴言。法子。汝今清淨。是名菩薩。汝今盡形壽受五戒已。求阿耨菩提。爾時獼猴依教受已。發願已竟。踊躍歡喜。走上高山。綠樹墜死。由受五戒。破畜生業。卽生兜率天上。值一生補處菩薩。爲說無上道心。卽持天華下空澤中。供養羅漢。羅漢見已。卽

本  
本  
作

便微笑。告言。天王。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終不相捨。而說偈言。  
 業能莊嚴身。處處隨取趣。不失法如券。業如負財人。汝今生天上。  
 由於五戒業。前身落獼猴。從於犯戒生。持戒生天梯。破戒爲鑊湯。  
 我見持戒人。光明莊嚴身。七寶妙蓋閣。諸天爲給使。衆寶爲牀帳。  
 摩尼華瓔珞。值遇未來佛。娛樂說勝法。我見破戒人。墮在泥犁中。  
 鑷犁耕其舌。臥在鐵牀上。融銅四面流。燒煮壞其身。或處於刀山。  
 劍林及沸屎。灰河寒冰獄。鐵丸飲容銅。如是等苦事。常爲身瓔珞。  
 若欲脫衆難。不墮三惡道。遊處天上路。超越得涅槃。當勤持淨戒。  
 布施修淨命。

本  
本  
作

時阿羅漢說此偈已。默然無聲。獼猴天子白言。大德。我前身時作何罪業。生獼猴中。復有何福。值遇大德。得免畜生。生於天上。羅漢答言。乃往過去此閻浮提。有佛出世。名曰寶慧。如來至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一比丘。名蓮華藏。多與國王長者居士。而爲親友。邪命誦曲。不持戒行。身壞命終。落阿鼻獄。如蓮華敷。滿十八隔。具受諸苦。壽命一劫。劫盡更生。如是經歷諸大地獄。滿八萬四千劫。從地獄出。墮餓鬼中。吞飲鎔銅。經八萬四千歲。從餓鬼出。復墮牛猪狗猴。中各五百身。緣前供養持戒比丘。結誓要重。今復遇我得生天上。持戒比丘卽我身是。放

俱一本作

今此一本作今者  
佛王一本作

遇比丘即汝身是。獼猴天子聞此語已。心驚毛豎。懺悔前罪。即還天上。佛告大王。彼獼猴者。雖是畜生。一見羅漢。受持三歸。及以五戒。緣前功德。超越千劫。極重惡業。得生天上。值遇一生補處菩薩。從是已後。值佛無數。淨修梵行。具六波羅蜜。住不退地。於最後身。次彌勒後。當成阿耨菩提。佛號師子月如來。佛告大王。欲知彼國師子月佛者。今此會中。婆須蜜多比丘。是也。王聞此語。即起合掌。徧體流汗。悲泣雨淚。悔過自責。向婆須蜜多。頭面著地。接足為禮。懺悔前罪。佛告大王。欲知此等八萬四千金色獼猴者。乃是過去拘樓秦佛時。波羅奈國俱睨彌國二國之中。共有八萬四千比丘尼。行諸非法。犯諸重禁。狂愚無知。如癡獼猴。見好比丘。視之如賊。時有羅漢比丘尼。名善安隱。具為說法。復懷忿恨。時羅漢尼。見諸惡人。不生善心。即起慈悲。身身虛空。作十八變。時諸惡人。見變化已。各脫金環。散阿羅漢尼。上願我生生身作金色。前所作惡。今悉懺悔。時諸惡人身壞命終。墮阿鼻地獄。次第經歷。至九十二劫。常處地獄。從地獄出。五百身中。常為餓鬼。從餓鬼出。一千身中。常為獼猴。身作金色。大王當知。爾時八萬四千犯戒尼。羅漢尼者。今此會中。八萬四千諸金色獼猴是也。爾時供養諸惡比丘尼者。今大王是。此諸獼猴。因宿習故。持華持香。供養大王。爾時汗彼比丘尼者。今瞿迦梨及王五百。黃門是。佛告大王。身口意業。不可不慎。爾時王聞佛說。對佛懺悔。慚愧自責。豁然意解。成阿那含王。所將八千人。求王出家。並成羅漢。餘一萬六千人。皆發菩提心。八萬諸

善一本作  
並○明下  
一本無王  
字  
七百下一  
本有三十  
二字

天亦俱發心。八萬四千金色獼猴。聞昔因緣。慚愧自責。繞佛千匝。向佛懺悔。各發無上菩提心。隨壽長短。命終之後。當生兜率天上。值遇彌勒。得不退轉。更過百萬億那由他阿僧祇恒河沙劫。當得成佛。八萬四千次第出世。同共一劫。劫名大光。同名普金光明王如來。又處處經云。佛言。有憍梵鉢提。已得阿羅漢道。反作牛。弟子問佛。何以故。佛言。是比丘前世宿命時。七百世作牛。今世得道。餘習未盡。故作畜食。若依智度論。問何以作牛。答由過去世。經他穀田。取五六粒粟。口嘗吐地。以損他粟。故作此牛。由作牛多身。故牛脚踏食也。

五通部第四

如菩薩處胎經云。爾時有妙勝菩薩。白佛言。世尊。五通菩薩。修習何法。得神通道。佛告妙勝。此欲界中。善男子。善女人。不須眼通。生便徹見。一閻浮內。衆生之類。麤細好醜。城郭樹木。或有人。眼能觀之。三四天下。不須眼通。生便親見。或有人。不須眼通。耳通。清徹聞一天下。男聲女聲。一切音聲。即能別知。一不修耳通。一曉了。或有人。不習不學。自謙宿命。吾從某處來。生此間。父母種族名姓。盡能別知。或有人。不修習神通。知他人。心行善惡。趣向生處。有緣衆生。無緣衆生。並悉能知。或有人。身能飛行。周旋往來。不修身通。身便能飛。無所觸礙。履空如地。履地如空。佛告善男子。善女人。修眼聖通。除色斷垢。三空定門。便能得見一千天下。二千天下。三千大千天下。或有聞一千天下。二千天下。三千大千天下。一切諸聲。善惡六道。悉能

日一本作

曉了。或有人。除去。穢垢。內外無瑕。得意聖通。自願。宿命。一生二生乃至無數阿僧祇劫所。從  
來。父母眷屬國土清淨。悉能。隨知。或有人。修十神通。解知。法性。強記。不忘。便能。得知。他人  
心念。一生二生乃至無數阿僧祇劫所。從來。父母眷屬國土清淨。名姓。種族。皆悉。知之。或  
有人。思惟。法觀。以心持身。以身持心。睡眠。覺悟。意思。如空。便能。舉身。一天下。二天下。乃至三  
千大千刹土。入地。如空。山河。石壁。無所。罣礙。或有人。隨當。成佛。以智慧。力除。衆生。垢。坐。樹王  
下。不起。于坐。故得。成佛。六通。清徹。爾時。世尊。而說。偈。曰  
凡夫所得通。猶如。諸飛鳥。有近。亦有。遠。不離。生死。道。佛通。無礙。法  
真實。無垢。穢。念。則到。十方。往返。不疲倦。以慈。念衆生。得通。無罣礙。  
仙人。五通。慧。轉。退。不成就。我通。堅固。法。要入。涅槃。門。  
爾時。坐中。有菩薩。名曰。普光。前白。佛言。未審。六通。曠法。是一。是若干。若曠。是一。法。如來。金色  
神足。道場。遊。諸佛。刹。為。曠。致。身。為。身。曠。若身。曠。則無。六通。若曠。致。身。此。名。一。法。無。身。無  
曠。惟願。世尊。報。我。此。義。佛。告。普光。菩薩。汝。所。問。曠。為。第一。義。問。為。世。俗。義。問。若。世。俗。義。問。曠  
法。若干。無。有。定。相。若。第一。義。問。則。無。身。無。曠。何。以。故。分。別。曠。法。自。性。空。寂。無。來。無。去。亦。無。染  
著。汝。問。金色。此。有。為。法。五。陰。成。就。非。自然。法。非。第一。義。我。今。為。汝。說。曠。想。法。菩薩。六通。身。曠  
共。俱。非。曠。先。身。後。非。身。先。曠。後。何。以。故。法。相。自然。曠。不。離。身。身。不。離。曠。猶。如。二。牛。共。其。一。觀。

共一本作

若黑牛前白牛後則種不成就。若白牛前黑牛後種亦不成。非黑牛前白牛後非白牛前黑  
牛後則種成就。神足道果亦復如是。身曠共俱。無有前後中間。如來色身有前有後有中間。  
此世俗法非第一義。於空寂法無有若干。頌曰  
善惡宿薰習 感報各殊方 曾為鬼害怨 或作狼豕殃 屠兒憶殺業  
須蜜戲猴鄉 宿祐除患者 在處遊天堂 觸類與清遊 目擊洞兼忘  
凡聖欽嘉會 賢愚慶流芳 四生行善業 六趣感神光 苦樂離殊別  
同知命短長

猴一本作

感應緣九略引  
晉羊太傅 晉王練 晉向靖 宋釋曇諦 魏釋乘師 隋刺史崔彥武  
唐釋道綽 唐劉善經 唐沙門玄高

異一本作  
逐一本作

晉羊太傅祐字叔子泰山人也。西晉名臣。聲冠區夏。年五歲時。嘗令乳母取先所弄指環。乳  
母曰。汝本無此。於何取耶。祐曰。昔於東垣邊弄之。落桑樹中。乳母曰。汝可自覓。祐曰。此非先  
宅兒不知處。後因出門遊。望逕而東行。乳母隨之。至李氏家。乃入至東垣樹中。探得小環。李  
家驚異。曰。吾子昔有此環。常愛弄之。七歲暴亡。亡後不知環處。此亡兒之物也。云何持去。祐  
持環走。李氏逐問之。乳母既說。祐言。李氏悲喜。遂欲求祐還為其兒。里中解喻。然後得止。祐



經一本作

年長常患頭風。醫欲攻治。祐曰。吾生三日時。頭首北戶。覺風吹頂。意甚患之。但不能語耳。病源既久不可治也。祐後為荊州都督。鎮襄陽。經給武當寺。殊餘精舍。或問其故。祐默然。後因懺悔。叙說因果。乃曰。前身承有諸罪。願造此寺。故獲申濟。所以使供養之情。偏感懇重也。晉王練字玄明。瑯琊人也。宋侍中。父珉字季琰。晉中書令。相識有一梵僧。每瞻珉風彩。甚敬悅之。輒語同學云。若我後生得為此人。作子。於近願亦足矣。珉聞而戲之曰。法師才行正可為弟子。子耳。頃之沙門病亡。亡後歲餘。而練生焉。始生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奇珍銅器珠貝。生所不見。未聞其名。即而名之。其產出。又自然親愛。諸梵過於漢人。咸謂沙門審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練。遂為大名云。

經一本作

晉向靖字奉仁。河內人也。在吳興郡。與數歲女。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與後一年。母又產一女。女年四歲。謂母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耶。母甚驚怪。具以告靖。靖曰。先刀子猶在不。母曰。痛念前女。故不錄之。靖曰。可更覓數箇刀子。合置一處。令女自擇。女見大喜。即取先者。曰。此是兒許。父母大小乃知前女審其先身。自冥三昧也。

宋崑崙山有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形嘗為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氏為母。寄一璽尾並鐵鑊書鎖二枚。眠寤見兩物具

遇目一本作過目○  
禮下一本有記周二字

存。因而懷孕。生諦。年五歲。母以璽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鄆。遇見關中僧碧道人。忽喚諦名。碧曰。童子何以呼宿士名。諦曰。向者忽言阿尚。是諦沙彌。為衆僧採菜。被野猪所傷。不覺失聲耳。經為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猪所傷。碧初不憶此。乃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鎖璽尾等。碧乃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為姚萇講法華。貧道為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滋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遇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禮易春秋各七遍。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遍。又善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崑崙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舍。春秋六十餘。梁高僧傳出。

樣一本作

元魏之時。有北代乘禪師。常受持法華。精勤不懈。命終中陰。託河東薛氏。為第五子。生而能言。自陳宿業。不願處俗。其父任北棣州刺史。其第五郎隨任。便往中山。至七帝寺。尋得前世本時弟子。語曰。汝頗憶從我渡水往狼山不。乘禪師者。即我身是。吾房中靈机。可速除却。弟子聞。駭抱師。悲慟哀傷。人衆道俗。奇怪將為大徵。父母戀惜。恐其出家。便與納室。爾後便忘宿命之事。而常與厭離。常樂靜居。唐高僧傳出。隋開皇中。魏州刺史博陵崔彥武。因行部至一邑。愕然驚喜。謂從者曰。吾昔嘗在此邑中。為

修一本作

經函一本  
作高處

捐一本作  
日〇空一  
本作穴

堂一本作

人婦。今知家處。因乘馬入。循巷屈曲。至一家。命叩門。主人公年老。走出拜謁。彥武入家。先昇其堂。視東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高隆處。客謂主人曰。吾昔所讀法華經。并金釵五隻。藏此壁中。經函是也。其經第七卷。尾後紙。火燒失文字。吾今每誦此經。至第七卷。尾常忘失。不能記得。因令左右鑿壁。果得經函。開第七卷。尾及金釵。並如其言。主人淚泣曰。已妻存日常誦此經。釵亦是其處。彥武指庭前柳樹。吾欲產時。自解頭髮。置此樹空中。試令人探樹中。果得髮。於是主人悲喜。彥武留衣物厚。給主人而去。崔尙書敦禮。說云。然往年見盧文勵。說亦大同。但言齊州刺史。不得姓名。未如崔具。故依崔錄。實報記。

唐并州玄中寺釋道綽。姓簡。并州汝水人也。清約雅素。慧悟天開。承昔鸞師。專崇習業。以貞觀二年四月八日。綽知命將盡。通告事相。聞而赴者。滿于山寺。咸見鸞師在七寶船上。告綽云。汝淨土堂成。但餘報未盡。並見化佛住空。天華下散。士女等衆。以裙襟承得。薄滑可愛。又以蓮華乾地而插者。經七日乃萎。及餘善相。不可殫記。至年七十。忽然亂齒。新生如本。全無歷異。報力增強。自非行感。倫通。詎能會期。嘉應也。唐高僧傳。

唐汾州隰城人。劉善經。少小孤。母所撫育。其母平生常習讀內典。精勤苦行。以貞觀二十一年亡。善經哀毀過禮。哭聲不輟。至明年。善經恍惚之間。見其母曰。我爲生時。修福得受男身。今生於此縣。南石趙村。宋家。汝欲相見。可即至彼也。言終不見。善經如言而往。不移時而至。

宗下一本  
無家字〇  
助一本作

彼於是日。宋家生男。善經因奉衣物。具言由委。此男見在。善經常以母禮事之。隰州沙門善撫。與善經舊知。見善經及鄉人所說。爲余令言之。

相州滏陽縣智力寺僧玄高。俗姓趙氏。其兄子先身於同村馬家。爲兒。馬家兒至。貞觀末。死。臨死之際。願謂母曰。兒於趙宗家。有宿因緣。死後當與宗家爲孫。宗即與其同村也。其母不信。乃以墨點兒左脇。作一大黑子。趙家妻又夢。此兒來云。當與孃爲息。因而有娠。夢中所見宛然。馬家之子。產訖。驗其墨子。還在舊處。及兒年三歲。無人導引。乃自向馬家云。此是兒舊舍也。子今現存。已年十四五。相州智力寺僧慧永。法真等說之。右二輪出。

訂校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六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六

訂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七

〔麗因〕

至誠篇第十九 此有八部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述意部 求寶部 求戒部 求忍部 求進部 求定部 求果部 濟難部

述意部第一  
夫至誠所感無神弗應。大士運心無機不赴。屬己刻意盡未來際。所以一一弘誓莫不忍智相應。心心廣博。皆在阿惟越致。自非立行重於松筠。起願逾於金石。歿命護持。淡心救濟。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此則功被三祇。果周十地也。

求寶部第二

大志經云。昔有國名歡樂。有居士名摩訶檀。妻名旃陀。生一子。姿容端正。世間少雙。墮地便語。發誓願言。我當布施濟益貧窮。父母因名大意。至年十七。為衆生故。發意入海。取明月寶珠。以濟衆生。初入海中。至白銀城。龍王與明月珠。有二十里。寶前行。復至金城。龍王與明月珠。有四十里。寶復前行。至水精城。龍王與明月珠。此珠有六十里。寶復前行。至琉璃城。龍王與明月珠。此珠有八十里。寶龍王遂發願言。後得道時。願我為弟子。淨意供養。過於今日。令長得智慧。大意受珠而去。欲還本國。經歷海中。諸海神王因共譏言。我海中曠多衆珍名寶。

珍一本作珠

其高一本作其廣

斷下一本無之字

便一本作便

精下一本有無字

無有此珠。便勸海神。要處奪取。神化作人。與大意相見。問言。卿得奇異之物。寧可借視。大意舒手。示其四珠。海神便搖其手。使珠墮水。大意自念。王與我言。此珠難保。我幸得之。今為此子所奪。非趣也。即語海神言。我自勤苦。經涉險阻。得此珠來。汝反奪我。今不相還。我當擘盡海水。海神知之。問言。卿志奇高。海深三百三十六萬由延。其高無涯。奈何竭之。如日終不墮地。如大風不可攪。東日尚可攪。風尚可攪。大海水不可擘。令竭也。大意笑答之。言。我自念前後受身。生死壞敗。積骨過於須彌山。其血流過五河。尚欲斷之。生死之根本。但此小海何足可擘。我昔供養諸佛。誓願言。令我志行勇於道。決所向無難。當移須彌山。竭大海。水終不退。意便一心以器擘海水。精誠之意。四天王來助。大意擘水三分已。於是海中諸神皆大振怖。共譏言。今不還珠者。非小故也。水盡泥出。壞我宮室。海神於是便出衆寶。以與大意。大意不取。但欲得我珠。終不相置。海神知其意。盛便出珠還之。大意得珠。還其本國。恣意大施。自是以後。境界無復飢寒窮乏之者。佛告諸比丘。昔大意者。我身是也。阿難白佛。以何功德。致此四珠。衆寶隨之。佛言。乃昔維衛佛時。大意當以四寶。為佛起塔。供養三尊。持齋七日。是時有五百人。同時共起寺。或懸燈。然燈者。或燒香。散華者。或供養比丘僧者。或誦經講說者。今皆值佛。並悉得度。故僧祇律云。時海神便作是念。假使百年擘此海水。終不能減毛髮許。感其專精。即還其寶。是時海神為婆羅門。而說偈言。

精勤方便力。志意不休息。專精之所感。雖失復還得。

求戒部第三

案一本作

如雜譬喻經云。昔有人名薩薄。聞於外國更有異寶。欲往治生。而二國中。間有羅刹。難不可得。過薩薄遊行。見市西門。有一道人。空牀上坐。云。實五戒。薩薄問言。五戒云何。答曰。無形。直口。授心。持後。得生天。現世能却。羅刹鬼難。薩薄欲買。問索幾錢。答金錢一千。即就受。竟語。言。卿向外國。到界畔上。羅刹若來。卿但語言。我是釋迦五戒弟子。薩薄少時。到二國中。間。見有羅刹。身長一丈三尺。頭黃如髮。眼如赤丁。舉體鱗甲。更互開口。如魚鼓。鯉仰接飛鷗。蹈地沒膝。口熱血流。羣衆數千。直捉薩薄。薩薄語言。我是釋迦五戒弟子。羅刹聞此。永不肯放。薩薄聊以兩捲。投之。捲入鱗甲。拔不得出。又以腳踏頭。衝拔復不出。五體沒鱗甲中。唯背得動。羅刹以偈語言。

動一本作  
通  
臨下一本  
有薩薄二  
字

汝身及手足。一切悉被纏。但當去就死。跳跟復何爲。

薩薄志意猶固。以偈語羅刹曰。

概一本作

我身及手足。一時雖被繫。誓心如金石。終不爲汝斃。

羅刹又語薩薄曰。吾是鬼中王。爲人多力。得來食汝。豈不可得稱數。但當去就死。

何爲自寬語。

薩薄更欲罵。怒自念此身。輪迴三界。未曾乞人。我今當以乞此羅刹。作頓飽食。即說偈曰。我此腥臊身。久欲相去離。羅刹得我便。悉持以布施。志求摩訶乘。果成一切智。

羅刹聰明。解薩薄語。便生愧心。放薩薄去。長跪合掌。向其謝曰。

君是度人師。三界之希有。志求摩訶乘。成佛當不久。是故自歸命。頭面禮稽首。

羅刹悔過。竟送薩薄。至外國。大得珍寶。又送還家。大修功德。遂成道迹。故知戒力不可思議。勸諸行者。堅持禁戒。還如此人。立志勇猛。

求忍部第四

幼一本作

如智度論云。有大力毒龍。以眼視人。弱者即死。以氣嗔人。強者亦死。時龍受一日戒。出家入林樹間。思惟坐久。疲倦而睡。龍法眠時。形狀如蛇。七寶雜色。獵者見之。驚喜。言曰。以此希有難得之皮。獻上國王。以爲船舫。不亦宜乎。便以杖案其頭。刀剝其皮。龍自念言。我力能傾國土。此一小物。豈能困我。我今以持戒。故不計此身。當從佛語。自忍閉目。不視閉氣。不喘。憐愍此人。爲持戒。故一心受剝。不生悔意。既以失皮。赤肉在地。時日大熱。宛轉土中。欲趣大水。見

諸小蟲來食其身。為持戒。故不復敢動。自思惟言。今我此身。以施諸蟲。為佛道故。今以肉施。以充其身。後以法施。以益其心。身乾命終。即生忉利天上。畜生尚能堅持禁戒。至死不犯。況復於人。寧容故犯。又五分律云。佛言。乃往過去。有一黑蚰。藏一犢子。還入穴中。有一呪師。以殺羊。呪令出穴。不能令出。呪師便於犢子前。然火。呪之。化成火蜂。入蚰穴中。燒蚰。蚰不堪痛。然後出穴。殺羊以角抄著。呪師前。咒師語言。汝還。祇毒。不爾投此火中。黑蚰即說偈言。我既吐此毒。終不還收之。若有死事至。畢命。不復迴。於是還不收毒。自投火中。佛言。爾時黑蚰者。今舍利弗是。昔受如此死苦。猶不收毒。況今更取所樂之藥。

求進部第五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過去世時。亦復曾於迦尸國。毗提離國二國中間。有大曠野。有惡鬼名。沙吒盧。斷絕道路。一切人民。無得過者。有一商主名。曰師子。將五百商人。欲過此路。諸人恐怖。畏不可過。商主語言。慎莫怖畏。但從我後。於是前行。到于鬼所。而語鬼言。汝不聞我名也。答言。我聞汝名。故來欲戰。問言。汝何所能。即捉弓。箭而射。是鬼五百。發箭皆沒。鬼腹。弓刀器杖。亦入鬼腹。直前。打拳。復入去。以右手托右手。亦著。以右腳踏右腳。亦著。以左腳踏左腳。亦著。又以頭打頭。亦復著。鬼作偈言。

有一本作外

以下一本有等字

汝以手脚及與頭。一切諸物。悉以著。餘有何物。而不著。商主說偈。而答言。我今手足及與頭。一切財錢及刀仗。此諸雜物。雖入沒。唯有精進。不著汝。精進若當不休息。與汝圖計。終不廢。我今精進。不休息。終不於汝。生怖畏。時鬼答言。今為汝故。五百買客。盡皆放去。

求定部第六

如新婆沙論云。魔王遙見菩薩。坐菩提樹。端身不動。誓取菩提。遂出自宮。往菩薩所。謂菩薩曰。刹帝利子。可起此座。今濁惡時。衆生剛強。定不能證。無上菩提。且應現受轉輪王位。我以七寶。當相奉獻。菩薩告曰。汝今所言。如誘童子。日月辰星。可令墮落。山林大地。可昇虛空。欲令我今。不取大覺。起此座者。定無是處。後魔將三十六俱胝。魔軍各現種種。可畏形。執持戰具。色類無邊。徧三十六踰繕那量。俱時奔趣菩提樹下。惱亂菩薩。皆不能得。菩薩身心不動。逾須彌山也。

求果部第七

如雜寶藏經云。佛法寬廣。濟度無涯。至心求道。無不獲果。乃至戲笑。福不唐捐。如往昔時。有老比丘。年已朽邁。神情昏塞。見諸年少比丘。種種說法。聞說四果。心生美尚。語少比丘。言。汝等聰慧。願以四果。以用與我。諸少比丘。噤而語言。我有四果。須得好食。然後相與。時老比丘

須彌一本作於蘇悉三字

喜下一本  
有信受二  
字

聞其此語歡喜即設種種備饌請少比丘求乞四果諸少比丘食其食已更相指摩弄老比丘語言大德汝在此舍一角頭坐當與爾果時老比丘聞已歡喜如語而坐諸少比丘即以皮物打其頭上而語之言此是須陀洹果老比丘聞已繫念不散即獲初果諸少比丘復弄之官雖與爾須陀洹果然其故有七生七死更移一角大當與爾斯陀含果時老比丘獲初果故心轉增進即復移坐諸少比丘復以物打頭而語之言與爾二果時老比丘益加專念即證二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汝今已得斯陀含果猶有往來生死之難汝更移坐我當與爾阿那含果時老比丘如言移坐諸少比丘復以物打而語之言我今與爾第三之果時老比丘聞已歡喜倍加至心即時復證阿那含果然故於色無色界受有漏身無常遷壞念念是苦汝更移坐次當與爾阿羅漢果時老比丘如語移坐諸少比丘復以皮物擦打其頭而語之言我今與爾彼第四果時老比丘一心思惟即證阿羅漢果得四果已甚大歡喜設諸備饌種種香華請少比丘報其恩德與少比丘共論道品無漏功德諸少比丘發言滯塞時老比丘方語之言我已證得阿羅漢果已諸少比丘聞其此音咸皆謝悔先戲弄罪是故行人宜應念善乃至戲弄猶獲實報况至心也又雜寶藏經云若人求道要在精誠相感能獲道果如往昔時有一女人聰明智慧深信三寶常於僧次請二比丘就舍供養時有一老比丘次到其舍年者根鈍素無知曉時彼女人嘗食已訖求老比丘為我說法獨敷一坐閉目靜默時老比丘自知愚闇不知說法適其睡眠乘走還寺然此女人至心思惟有為之法無常苦空不得自在淡心觀察即獲初果既得果已求老比丘欲報其恩此老比丘審已無知乘他走避倍更慙恥復乘藏避而此女人苦求不已方自出現女人於時具論上來裝得道果故齊供養用報大恩時老比丘以慙愧故滋自剋責即獲初果是故行者應當至心若至心者所求必獲

濟難部第八

上下二本  
有思字

如僧伽羅刹經云昔者菩薩現為鸚鵡常處于樹風吹彼樹更相切磨便有火出火漸熾盛遂焚一山鸚鵡思惟猶如飛鳥驅止于樹故當反復起報恩心何況於我長夜處之而不滅火即往詣海以其兩翅取大海水至彼火上而灑於火或以口灑東西馳奔時有善神感其勤苦尋為滅火又智度論云昔野火燒林林中有雉勤身自力飛來入水以水灑林往返疲乏不以為苦時天帝釋來問之言汝作何等答曰我救此林懸衆生故此林陰育處居日久清涼快樂我諸種類及諸宗親皆悉依仰我有身力云何不救天帝問言汝乃精勤當至幾時雉言以死為期天帝言誰為汝證即自立誓我心至誠信不虛者願火即自滅是時淨居天知雉弘誓即為滅火始終常茂不為火燒故經云人有善願天頌曰必從之斯言驗矣頌曰

志誠抱冰雪 暮齒迫桑榆 太息波川迅 悲哉人代拘 歲聿皆採穫

冬晚懼嚴枯。精誠求施戒。忍精定慧眸。結侶同共遠。勝地心相符。商人不能死。羅刹未能逾。求寶竭大海。神怖捧明珠。寄言求道者。立志報非虛。

報非虛一  
本作菩提  
株○且一  
本作但

感應緣詳夫古今無間。道俗但有至誠。剋必感。且列外中有一。內中十一。內外合說。略述二十四。

晉明帝殺力士合立。楚熊渠夜行射石。楚干將莫耶藏劍。

宋韓馮妻康王奪。宋伏萬壽念觀音。宋顧邁念觀音。

宋沙門慧和念觀音。宋韓徽念觀音。宋彭子喬念觀音。

趙沙門單服松吞石。唐董雄念觀音。唐沙門道積諫志。

唐沙門法誠經驗。唐比丘尼法信經驗。

晉明帝殺力士合立。支謂持刀者曰。我頸多筋。斫之必令即斷。吾將報汝。持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數瘡。然始絕。尋後見支。絳冠朱服。赤弓丹矢。射之。持刀者呼曰。合立殺我。少時而死。右

魂出宛

楚熊渠夜行見獲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鏃。羽下視。知其石也。復射之。矢擡無跡。漢世復有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劉向曰。誠之至也。而金石為之開。況人乎。夫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也。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

立下一本  
無不字○  
作一本

王頭一本  
作王頭○  
已頭一本  
作已頭

因一本  
作一本

甚爾一本  
作其雨次

同  
必一本  
心

楚干將莫耶。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其劍有雄雌。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為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即將雌劍往見楚王。楚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雄雌。雌來雄不來。王怒誅殺之。莫耶子名赤。比後壯。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子出戶望南。不見有山。但觀堂前松柱下。石砥之上。則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楚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欲報讐。王即購之千金。兒聞之。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耶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為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刻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不偃。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楚王大喜。客曰。此乃是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遂不爛。頭掉出湯中。頭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顛墮湯中。客亦自擬己頭。頭復墮湯中。三皆俱爛。不可離別。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宋時大夫韓馮取妻而美。康王奪之。馮怨王。囚之。論為城旦。妻密遺馮書。繆其辭。曰。甚雨淫淫。河大水漲。日出當心。既而王得其書。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賀對曰。甚雨淫淫。且思也。河大水漲。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必有死志也。俄而馮乃自殺。其妻乃陰腐其衣。王

禁一本作

惟一本作  
設反一本  
作返

紅一本作  
船  
乃設齋一  
本作設齋

慧和沙門  
一本作沙  
門慧和

但一本作  
至  
篇一本作

期一本作  
斯  
托一本作  
此  
從一本作  
從

道榮一本  
作道榮下  
皆同

與之登臺。妻遂因投臺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馮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之塚相望也。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塚合。則吾弗禁也。宿昔之間。便有交梓木於二塚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以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常栖樹上。晨夜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於此也。今雒陽有韓馮城。其歌謠至今存焉。右三驗出

宋伏萬壽。平昌人也。元嘉十九年。在廣陵。為衛府行參軍。假說反州。四更初。過江。初濟之時。長波安流。至中江而風起。如箭。時又極暗。莫知所向。萬壽先奉法勤至。唯一心歸命。觀世音念無間息。俄爾與船中數人同。觀北岸有光狀如村火。相與喜曰。此必是歐陽火也。迴紅。慮之未且而至。問彼人皆云。昨夜無然火者。方悟神力。至乃設齋。

宋顧邁。吳郡人也。奉法甚謹。為衛府行參軍。元嘉十九年。亦自都還廣陵。發石頭城。便逆湖。朔風至。橫決。風勢未弭。而舟人務進。既至中江。波浪方壯。邁單船孤。征憂危無計。爾觀世音經得十許徧。風勢漸歇。浪亦稍小。既而中流。屢聞奇香。芬馥不散。邁心獨嘉。故歸。歸不輟。遂以安濟。

宋慧和沙門。者京師乘道寺僧也。宋義嘉之難。和猶為白衣。隸劉胡部下。胡嘗遣將士數十人。值課東下。和亦預行。行至鶴渚。而值臺軍。西上。課衆離散。各逃。卿澤。和得。下。至新林外。

會見野老。衣服縷弊。和乃以貌。整袴褶。易其衣。提籃負擔。若類田人。時諸游軍捕此散。課視和形色。疑而問之。和答對。略。因被管掠。登將見斬。和自散走。便常誦念。觀世音經。至將斬時。祈懇彌篤。既而軍人揮刃。屢跌。三舉三折。並驚而釋之。和於是出家。遂成精業。

宋韓徽者。未詳何許人也。居于支江。其叔幼宗。宋末為湘州府中兵。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舉兵。東下。湘府長史庾佩玉。阻甲自守。未知所赴。以幼宗猜貳殺之。戮及妻孥。徽以兄子繫于郡獄。鐵木竟體。鉗梏甚嚴。須考畢。情黨將悉誅滅。徽惶迫無計。待期而已。徽本營事佛。頗誦觀世音經。於是晝夜誦經。至數百徧。方盡而頓忽自鳴。若燒炮石瓦。爆炆之聲。已而視其鎖。漼然自解。徽懼。獄司謂其解。遂呼告之。吏雖驚異。而猶更釘鎖。徽如常。誦。又經一日。鎖復鳴。解。狀如初。時吏乃具告佩玉。玉取鎖詳視。服其通感。即免釋之。徽今尙在。勤業殊至。

宋彭子喬者。益陽縣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子沈文龍。建元元年。以罪被繫。子喬少年。嘗經出家。未幾。還俗。猶常誦習。觀世音經。時文龍盛怒。防械稍急。必欲殺之。子喬憂懼。無復餘計。唯至誠。誦經。至百餘徧。疲而晝寢。時同繫者。有十許人。亦俱睡臥。有湘西縣吏杜道榮。亦繫在獄。乍寐。乍寤。不甚得熟。忽有雙白鶴。集于喬屏風上。有頃。一鶴下。至子喬邊。時復覺。如美麗人形而已。道榮起。見子喬。雙械脫。在脚外。而械雍猶在焉。道榮驚視。始畢。子喬亦寤。共視。



在抱牢一  
本作住抱  
罕○空服  
編一本作  
服○編○  
牌一本作  
歷

械杏嗟。問子喬。有所夢。不喬曰。不夢。道榮如向所見。說之。子喬雖知必已。尙慮獄家疑其欲  
叛。乃解脫械。雍更著。經四五日。而蒙釋放。族兄魏親。職子喬及道榮。聞二人脫。皆同如此。  
趙沙門單。或作善字。道開。不知何許人也。別傳云。燉煌人。本姓孟。少出家。欲窮極巖谷。故先  
斷穀食。初進。經三年。後服鍊松脂三十年。後唯時吞小石子。石子下。輒復斷。酒脯雜菓。體畏  
風寒。唯嗽椒薑。氣力微弱。而膚色潤澤。行步如飛。山神數試。未曾傾動。仙人常來。意亦不厭。  
每齋。悉以却之。端坐靜念。晝夜不眠。久在抱牢。石虎建武二年。自西平迎來。至鄴下。不乘舟  
車。日行七百餘里。過南安。度一童子。爲沙彌。年十三四行。亦及開。既至。居于昭德。佛圖。裝服  
褻弊。背膊常袒。於屋內。作棚閣。高八九尺。上織菅爲帳。禪于其中。絕穀七載。常御雜藥。藥有  
松脂。伏苓之氣。善能治目疾。常周行墟野。救療百姓。王公遠近。贈遺累積。皆受而施散。一毫  
無餘。石虎之末。逆知其亂。乃與弟子南之。許昌。升平三年來。至建業。復適番禺。住羅浮山。蔭  
臥林薄。邈然自怡。以其年七月卒。遺言。屬林裏弟子從之。陳郡袁彥伯。與寧元年。爲南海  
太守。與弟顯。升登遊。此岳。致敬其骸。燒香作禮。右六輪出  
唐貞觀年中。有河東董雄。爲大理寺丞。少來信敬。蔬食十年。至十四年中。爲坐李仙童事。主  
上大怒。使侍御章琮。鞠問甚急。因禁數十人。大理丞李敬立。司直王欣同。連此坐。雄與同屋  
囚鎖。專念普門品。日得三千徧。夜坐誦經。鐘忽自解。落地。雄驚告欣立。欣立共視。鎖堅全在。

州一本作  
明○敬上  
一本有字  
字  
異上一本  
無不字

地。而鈎鎖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其夜監察御史張守一宿直。命吏開鎖。以火燭之。見鎖不開  
而相離。甚怪。又重鎖。紙封書上而去。雄如常。誦經五更。中鎖又解。落有聲。雄又告欣立等。至  
州。告敬立。視之。封題如故。而鎖自相離。敬立素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爲胡神所攝。  
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爲大聖也。時欣亦誦八菩薩名。滿三萬  
徧。畫鎖解。視之。如雄。不異其事。臺中內外。具皆聞見。不久俱免。右一輪出  
唐蒲州普救寺。釋道積。河東安邑縣人也。俗姓相里。名子才。既在玄門。更名道積。其先蓋鄭  
大夫子產之苗裔矣。昔子產生。初執拳。而出。啓手觀之。文成相里。其後因而氏焉。父宣。挾廊  
有大志用。好學。該富。宗尙嚴。積早習。丘墳神氣。爽烈博通。經論大小。洞明成匠。道俗並稱。  
朱藍。結宗慈。剛遠近。通俗。而滋護。煩惱重。慎。疑。尼。衆。歸。依。初。不。引。顧。每。謂。衆。曰。女。爲。戒。殆。  
聖典。常言。佛度。出家。損。滅。正法。尙。以。聞。名。汙。心。沉。復。面。對。無。染。且。道。貴。清。顯。不。參。非。澄。俗。重。  
遠。嫌。君子。依。奉。余。雖。不。逮。請。進。其。度。由此。受。戒。教授。沒。齒。未。登。參。謁。諮。請。不。聽。入。室。斯。則。骨  
梗。潔。已。清。貞。高。蹈。河。東。英。俊。莫。與。同。風。先是。沙門。寶澄。隋。初。於。普濟。寺。創。營。大。像。百。丈。萬。工。議  
登。其。一。不。卒。此。願。而。澄。早。逝。鄉。邑。耆。艾。請。積。繼。之。乃。惟。大。像。造。之。未。成。也。引。七。貴。而。崇。樹。之。  
修建十年。彫莊都了。道俗慶賴。欣喜相并。初。積。受。請。之。夕。寢。夢。崖。傍。見。二。師。子。於。大。像。側。連。吐  
明珠。相續不絕。既寤。惟曰。獸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又喻財施不窮。冥運潛開。

七貴一本  
作七寶  
莊一本作

令問一本  
作令問  
容一本作  
容

功成斯在。即命工匠圖夢所見。於彌勒大像前。今猶存焉。其寺蒲阪之陽。高爽華博。東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巖處四合。上坊下院。赫奕相隨。圍磴田蔬。周環俯就。小而成大。威積之功。揮空樹。有皆積之力。而弊衣蔬食。輕財重命。普救殷隆。退靜歸閑。為而不恃。即處幽隱。天懷抗志。頓絕人世。不令而來自嚴。不出而物自往。僕射裴玄寂。竊居上宰。欽其令問。顯贈香衣。刺史杜楚容。知人之重。造展求法。其感動柔靡。皆此類也。往經隋季。癡閉河東。通守堯君素。鎮守荒城。偏師肆暴。時人莫敢竊視也。欲議諸沙門。登城守固。敢諫者斬。玄素同憂。無能忤者。積憤歎內發。不顧形命。謂諸屬曰。時乃盛衰。法無隆替。天之未喪。其文斯在。且沙門。塵外之寶。迷類高世。何得執戈。擐甲為禦侮之卒乎。遂引沙門道愨。神素等。歷階厲色。而諫曰。貧道聞之。不畏死。不可以死怖之。今視死若生。但懼不得其死。死而有益。是可甘心計。城之存亡。公之略也。世之否泰。公之運也。豈在三五虛怯。而能濟乎。昔者漢欽四皓。天下隆平。魏重千木。舉國大治。今欲拘繫。以從軍役。反天常。以會靈祇。恐納不祥之兆耳。敢布腹心。願澁圖之。無宜空肆一朝自傾。於後為天下笑也。貧道等但依聖誠。言行道禮。為國崇福。冥益百姓。神鬼護助。事可索頭。與頭仍為本願。必縱以殘生。逼充步甲者。則不知生為何生。死為何死。積陳此語。傍為寒心。素初聞。諫重積詞。氣厲但張目直視曰。異哉。值斯人乎。何為心氣太重之壯耶。因捨而不問。放還本寺。後知其屈。詣積陳。陳素以殺戮無度。騁其毒心。加

問之一本  
作問人

不知一本  
作未知

完  
脫一本作

孝一本作  
故

問一本作

五數一本  
作五十

又舉意輕陵。雖復當時獲獲。而禍作其兆。卒為城人薛宗所害。但積性剛勇。志決不迴。遇逢曠恣。動為魚肉。既出家後。阿責本緣。挫拉元情。轉增和忍。歲登耳順。此行彌隆。習與性成。斯言不爽。以貞觀十年九月十七日。終于本寺。春秋六十有九。初積云。疾的無可。自知將委。告門人曰。吾今七十有五卒。今年矣。其徒曰。師六十九矣。何遽辭乎。告曰。死生法爾。吾不懼也。且吾將年七十。刺史親吾。增為六歲。故其命在旦夕。宜汲剋勵。視吾所行。又曰。經不聞乎。世實危脆。無牢強者。去終三日。鐘不發聲。逝後如舊。衆咸哀歎。悲惜罕。唐終南山悟真寺。釋法誠。俗姓樊氏。雍州萬年縣人。幼小出家。止藍田王孝寺。事沙門僧和。為師。和亦鄉族。所推敬。奉比聖。嘗有人欲害夜往其房。見門內猛火騰。烟升帳。遂即追悔。和性潔無染。人或弄之。密以羊骨水洗。令飲。和素不知飲。便嘔吐。其冥感潛識。為若此也。誠奉佩訓。每誦法華。用為常式。法華三昧。剋心奉行。澡沐中表。溫恭朝夕。夢感普賢。勸書大教。誠曰。大乘也。所謂諸佛智慧。般若大智。於即入淨行道。重觀匠工。令書八部。般若香臺寶軸。莊嚴成就。又於寺南。橫嶺造華嚴堂。隱山開谷。列棟開梁。前對重巒。右臨斜谷。吐納雲霧。下瞰雷靈。實奇觀也。又竭其精志。書寫受持。弘文學士。張孝靜者。是張瓊父。時號銀鈎。罕有加勝。乃請至山。令受戒深齋。洗淨身口。口含香汁。身服新衣。然靜長途。寫經紙。別不盈五數。誠倍與直。專令精好。靜利其貨。竭力寫之。終部以已。誠每燒香供養。在其案前。點墨之間。心緣

足一本作  
靜○亮一  
本作

術一本作  
術

出口一本  
作口出

目覩略無遺漏。故其剋心鑽注。時感異鳥形色希世。飛入堂中。裴回鼓儻。下至經案。復上香  
爐。攝足住看。自然馴狎。久之翔逝。來年經了。將事興慶。鳥又飛來。如前馴擾。嗚啞哀亮。貞觀  
初年。復蓄千佛。鳥又飛來。登上匠背。營齋供慶。日次中時。怪其不來。誠願山峯。曰。鳥既不至  
吾不感矣。將不嫌諸穢。行願施輕薄。致使無微。言已。欻然飛來。旋環鳴啞。入香水中。奮迅羽  
毛。浴已。便逝。前後呈祥重疊。難述。誠素善筆工。鄉曲知聞。山巖惡路。經偈妙辭。自寫令。爾皆  
誠筆也。又自寫法華。正當露地。因事他行。忘以收舉。忽屬洪雨。滂注澤潤。走往看之。案獨乾  
燥。餘並流波。嘗却偃橫。松遂落懸溜。未至下洞。不覺已登高岸。不損一毛。信知經力。又青泥  
坊。側有古佛龕。周氏瘞瘵。今猶未出。誠夜夢其處。大有尊形。既寤。往開。恰獲龕像。年月積久。  
並悉剝壞。就而修理。道俗稱善。斯並冥術之功。自誠開發。至貞觀十四年夏末。日忽感餘疾。  
自知卽世。願生兜率。索水洗訖。又索修髮。傍自檢校。不許營厚。恰至月末。明相將現。無故語  
曰。欲來。但入。未假絃歌。願侍人曰。吾聞諸行無常。生滅不住。九品往生。此言驗矣。今有童子  
相迎。久在門外。吾今去世。爾等好住。佛有正戒。無得有虧。後我憂悔也。言已。出口光明。照于  
椽內。又聞異香。芬芬而至。但見端坐。儼思不覺。其神已逝。時年七十有八。誠之彌業。一夏法  
華。斷五百遍。餘日讀彌兼。而行之稍獲。兩循。縱有人客。要須與語者。非經度訖。不共他言。略  
計十年之功。一萬餘遍。有二驗也。

夜上一本  
有七字○  
故下一本  
有故字

唐武德時。河東有隸行。尼法信。常誦法華經。勤工書者。一人數倍。耐直特為淨室。令寫此經。  
一起一浴。然香熏衣。仍於寫經之室。鑿壁通外。加一竹筒。令寫經人每欲出息。輕含竹筒。吐  
氣壁外。寫經七卷八年。乃畢。供養殷重。盡其恭敬。龍門僧法遠。常集大眾。講法華經。以此尼  
經本精定。遣人請之。尼固辭不與。法遠責讓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遠等開讀。唯見黃紙。  
了無文字。更開餘卷。悉皆如此。法遠等慙懼。卽送還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頂戴。繞  
佛行道。於七日夜。不暫休息。既而開視文字。如故。知抄寫滋加潔淨。比來無驗。只為不殷。有  
報出矣。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七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七

神異篇第二十 此有五部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述意部 角通部 降邪部 胎孕部 雜異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道之爲化也。蓋以抑夸強。摧侮慢。挫凶銳。解塵紛。至若飛輪御寶。則善信歸降。棗石參煙。則力士潛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化。所以或輶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遙配。方兆或死而更生。或定而後空。靈迹怪詭。莫測其然。夫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物也。故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務。然傳所紀其詳。莫究。或由法身應感。或是道仙高逸。但使一分兼人。便足高矣。若其夸街方伎。左道亂時。因藥石而高飛。藉芳芝而壽考。與天上鷄鳴雲中狗吠。蛇鶴不死。龜鱉千年。稱爲是異。未可較其聖變也。今之集者。且錄聲聞三五之神異。若論諸佛菩薩聖德自在。不可以言。知不可以心測。備列諸篇。不局此章矣。

角通部第二

如大方等大集念佛三昧經云。大目連答阿難言。憶念我昔於一時間。取此三千大千世界。悉內口中。其時衆生乃至無有一念覺覺往來。想復念我昔在世尊前。作師子吼。能以須彌

道仙一本作蓮仙

角一本作動

第一本作等  
時下一本無舍利弗  
答四字○  
自我心一  
本○何云  
我○何云  
一本作云  
何

一以口一本作以口

能下一本有以字

內於口中。能過一劫。若滅一劫。如是爲常。復念往昔。至於東方。住彼第三千世界。有一大城。名曰寶門。於彼有六萬億千家。我於彼中。一一皆現我身。而爲說法。安住正法。爾時舍利弗答阿難言。我念昔取一袈裟。投置地上。時大目連第一上座。威神若是。既不能取。乃至不能舉。令離地。何云。手擊阿難。又念我昔居世尊前。作師子吼。時諸外道。欲共我較。隱身說法。唯除世尊。一切知見大力菩薩。自外所有聲聞弟子。乃至外道。而問我隱沒身時。住在何處。終不能知我身所在。爾時大迦葉答阿難言。我念一時在世尊前。作師子吼。於此三千大千世界。須彌諸山之屬。一以口吹。能令破散。乃至無有如微塵許。其有衆生。住彼山者。不令損害。亦無覺知。如是諸山皆悉滅也。我又一時於此大千世界。一切大海河池諸水。乃至無量億千那由他百千水聚。以口一吹。皆令乾竭。而彼衆生。不知不覺。我又一時在大衆前。作師子吼。能於三千大千世界之內。以口一吹。即令大火熾然。徧滿猶如劫燒。終亦不使損一衆生。竟不覺知。爾時彌勒文殊諸大菩薩等。聞大迦葉作師子吼。便化華聚。若須彌山。乃至再三散迦葉上。復化作大七寶蓋。住虛空中。覆大迦葉頂。并覆一切聲聞大衆。爾時富樓那答阿難曰。我念昔時。有諸衆生。應以通化者。便爲彼取三千大千世界。以手摩之。開示彼等。當爾之時。無一衆生。有驚怕想。亦不覺知。唯彼衆生。應與化者。乃見我手摩此世界。又我能取三千世界。以手廻轉。不以爲難。又我能於世尊前。以一指節。取此三千世界。一切水聚。皆令入

唯一本作以

北下一本無方字

曾一本作皆  
向下一本有時字

我手指節間無一衆生有損減。想我又一時於初夜中以淨天眼觀此大千世界所有無量衆生。疑惑不出。是定皆爲除疑。令彼衆生各作斯念。我蒙尊者獨住。我前爲我宣說。隨機獲益。無有滯礙。爾時羅睺羅答阿難曰。我念往昔。唯此三千大千世界諸山之類。皆納一毛孔中。我身如本。衆生不異。我又一時取此大千世界所有大海河池水聚。悉入毛孔。我身無損。衆生無害。一切水聚各皆如本。我又一時此處入禪。即於東北方至一佛界。佛號難勝。現身禮敬。已即還此界。求栴檀香。還持供佛。香氣徧滿。皆作無量種種變化。爾時須菩提答阿難曰。我念一時入於三昧。此大千世界弘廣若斯。置一毛端。往來旋轉。如陶家輪。當爾之時。無一衆生有驚懼心。亦不覺知己之何處。我又往昔於如來前。作師子吼。自言。世尊。如此大千世界。我能以口微氣。一吹。皆令散滅。其中衆生不覺。不迫。無往來。想復於佛前。能以大千世界所有衆生。皆悉安置一指節端。上至有頂。還來本處。令彼衆生無往返。想又念一時宴坐三昧。見十方諸佛無量無邊百千世界。各有六萬諸佛。曾所未見。今皆見知。以是定心。復發神力。至須彌頂。天帝釋邊。撮取一掬栴檀末香。往彼無量諸世界中。供養向爾許。如來彼界衆生皆悉明了。見我住是閻浮提養承事。

降邪部第三

如阿育王經云。昔阿恕伽王深信三寶。常供養佛法衆僧。諸婆羅門外道等皆生嫉妬。共相

勸一本作  
勸二字  
○門下一  
本有諸語  
諸語門五  
字○首一  
本作頭下  
同

勸上一本  
有食字

所管下一  
本有諸衆  
附作如是  
言七字

聚集。簡選宿舊。取五百人。皆誦四韋陀典。天文地理無不博達。共集議言。阿恕伽王一切盡供養。勤頭禿人。我等宿舊。未曾被問。當設何方。便使彼意。迴有一善咒。婆羅門言。諸賢。但從我後。却後七日。我當以咒力。作魔醜首羅。身飛行至到王宮門。汝等皆當步從我後。我能使其大作。供養汝等。都得諸婆羅門。皆共然可。到七日。首善咒。婆羅門。即自咒身。化作魔醜首羅。於虛空中。飛到王門。首諸婆羅門。亦皆侍從。到王門。首遣人白王言。虛空中有魔醜首羅。將四百九十九婆羅門。從空來下。今在門外。餘婆羅門在地而立。欲得見王。阿恕伽王喚使來前。便喚來入坐於兩廂牀上。王言。小坐。共相問訊。即語之言。魔醜首羅。何能屈意。故來相見。欲何所須。答言。須飲食。即勸廚中。擊五百案。飲食著前。魔醜首羅等皆手推言。我從生已來。未曾食如此食。阿恕伽王答言。先不約勸。不知當食何食。魔醜首羅等皆同聲言。我之所食。勤頭禿人。阿恕伽王即勸一臣。汝往到雞頭末寺。語尊者耶奢。王宮內有五百婆羅門。一自稱言。魔醜首羅。不知爲是人。爲是惡羅刹。請問所以。願阿闍梨來爲我驅遣。使去。所使之人。是邪見。婆羅門弟子。到彼衆中。情不稱實。如王所言。阿恕伽王有五百婆羅門。狀似人語。似羅刹。唯作是言。正欲得汝沙門作食。上座耶奢即語維那。鳴椎集僧。起辭衆僧言。我年以老耆。我爲衆僧。當如此事。衆僧安隱護持佛法。聽我使去。第二上座言。上座不應去。我身無所堪能。惟我應去。第三者言。第二上座不應去。正應我去。如是展轉。乃至沙彌。十六萬八

令一本作

千僧中。其最下頭七歲沙彌。起至衆僧中。長跪合掌而作是言。一切大僧不足擾動。我既幼小。不能堪任。護持佛法。唯願大衆必聽我去。上座耶耆極大歡喜。手摩沙彌頭。言子汝應合去。使人不待。即於先去。阿恕伽言。頗有來者。不使人答言。更相推致。今次最下沙彌來。王作是言。大者羞恥。故使小者來。使作酬對。阿恕伽王聞沙彌來。即出門迎。坐此沙彌著御座上。諸婆羅門皆大瞋恚。阿恕伽王大不識別。我等宿德。尚不起迎。爲此小兒。而自出迎。沙彌問王言。何以見喚。王時答言。此魔醜首羅欲得阿闍梨。爲食。隨阿闍梨欲爲作食。不爲作食。沙彌言。我年幼小。朝來未食。王先施我食。然後我當與彼令食。王即勅厨宰擊食。來與食。一案食。悉皆都盡。如是擊五百案。食與皆未足。王復勅厨家言。所有餘食。盡持擊來。與沙彌得食。忽爾都盡。問言足未。答言未足。飢渴如本。厨監白王。飲食都盡。王言。庫中妙餽乾食。一切都來。倏忽都盡。王問言足未。答言猶未足。王答言。一切飲食。悉皆都盡。更無有食。沙彌言。撮下頭。婆羅門將來。我欲食之。即時噉盡。如是悉食四百九十九婆羅門。悉皆令盡。唯有魔醜首羅。極大驚怖。飛向虛空。欲去。沙彌即時座上舉手。從虛空中。撮頭復噉。使盡。王即時驚怕。見噉諸婆羅門。使盡。復不噉。我以不。沙彌知王心念。即語王言。王是佛法。檀越。終無損滅。慎莫驚怕。即語王言。王能共至雞頭末寺不。王言。阿闍梨將我上天入地。皆當隨從。沙彌即時共王到雞頭末寺。王見沙彌朝所食之食。諸衆僧等皆分共食。所食五百婆羅門。皆斷除鬚髮。彼著法衣。在諸衆僧下行。末坐。最初食者。最在上座。首魔醜首羅。最在行末。五百人見王沙彌。極生慙愧。我等尙不能與此沙彌共戰。何況與諸大衆而共拏力。猶如鷓尾。俟於鑪炭。猶如蚊子。與金翅鳥。拏飛。遲疾。猶如小兔。共師子。王拏其威力。如此之比。不自度量。五百婆羅門。心生慙愧。得須陁洹道。

未上一本有都字

如雜寶藏經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久遠無量世時。波羅奈國中。有山名曰仙山。有梵志在彼山住。大小便利。常於石上。後有精氣。墮小行處。有雌鹿來。抵即便有娠。日月滿足。來至仙人所。生一女子。端正殊妙。唯脚似鹿。梵志取之。養育長成。梵志事火。使火不絕。此女宿火。小不用意。使令火滅。此女恐怖。畏梵志。瞋有餘。梵志離此住處。此女往彼乞火。梵志見跡。跡有蓮華。要此女言。繞我舍七匝。當與汝火。若去時。亦繞七匝。莫行本跡。異道而還。即如其言。取火而去。時梵志國王出行。遊獵。見彼梵志。繞舍周匝十四重。蓮華復見。二道有兩行。華怪其所。以問梵志。言都無水池。云何有此妙華。彼具答之。王尋華跡。至梵志所。從索女看。見其端正。甚適悅意。即從梵志求索。此女梵志與王。王即立爲第二夫人。後時有娠。相師占言。當生千子。王大夫夫人聞已。生妬。漸作計。按思好招。論鹿女左右。多與財寶。日月滿足。便生千葉。蓮華欲生之時。大夫夫人以物。縶眼。不聽自看。捉臭爛馬肺。承著其下。取千葉。蓮華盛著。椹裏。擲於

胎孕部第四

好一本作

即上一本  
有大夫人  
三字

千上一本  
有見字

獻上一本  
有之字

按一本作  
搗次同  
五上一本  
有有字

河中。還為解眼而語之。言看汝所生。唯見一段臭爛馬肺。王遣人問為生何物。而答王言。唯  
生臭肺。大夫人而語王言。王喜。倒臥。此畜生所生。仙人供養。生此不祥臭穢之物。王即便退。  
其夫人之職。不復聽見。時烏耆延王將諸徒衆。從夫人姝女下流遊戲。見黃雲蓋從河上流  
隨水而來。王作是念。此雲蓋下必有神物。遣人往看。於黃雲下見有一櫃。即便接取。開而看  
之。千葉蓮華。葉葉有一小兒。取之養育。以漸長大。各有大力。烏耆延王歲常貢獻。梵豫王。集  
諸獻物。遣使欲去。諸子問言。欲作何等。時王答言。欲貢獻彼梵豫國王。諸子各言。若有一子  
猶望能伏天下。使來貢獻。况有千子而當獻他。千子即時將諸軍衆。降伏諸國。次到梵豫國。  
王聞軍至。其國中誰能攘却如此敵。都無有人能攘却者。第二夫人來受。言我能却之。  
問言。云何得却。夫人答言。但為我作百丈之臺。我坐其上。必能攘却。作臺已竟。夫人在上而  
坐。爾時千子欲擊弓射。自然手不能舉。夫人語言。汝慎莫舉手向父母。我是汝母。千子問言。  
何以為驗。母答言。我若按乳一乳。有五百岐。各入汝口。是汝之母。若當不爾。非是汝母。即  
時兩手按乳。一乳之中五百岐。入千子口中。其餘軍衆無有得者。千子降伏向父母。懺悔。諸  
子於是和合。二國無復怨讐。自相勸率。以五百子與親父母。以五百子與養父母。時二國王  
分閭浮提。各畜五百子。佛言。欲知彼時千子者。賢劫千佛是也。爾時嫉妬夫人。纏他目者。文  
麟。瞽目龍是也。爾時父者。白淨王是也。爾時母者。摩耶夫人是也。諸比丘白佛言。此女有何

一百一本  
作一

出門一本  
作出  
女一本  
辭次同

同一本  
作

因緣。生鹿腹中。足下生華。復有何。因為王夫人。佛言。此女過去世。時生貧賤家。母子二人田  
中。餓。見一辟支佛持鉢乞食。母語女言。我欲家中取我食分。與是快士。女言。亦取我分。并  
與。母即歸家。取母子二人食分。來與辟支佛。女取草探華。為之敷草座。散華。著上待辟支佛  
坐。女怪母。還上一高處。遙望其母。已見其母而語。母言。何不急疾鹿驟而來。母既至已。嫌母  
遲。故尋作恨。言我生在母邊。不如鹿邊生也。母即以二分食與辟支佛。餘殘母子共食。辟支  
佛食竟。擲鉢。著空。作十八變。時母歡喜。即發誓願。使我將來常生聖子。如今聖人。以是業緣。  
後生五百子。皆得辟支佛。一作養母。一作所生。母以語母鹿。驟。故生鹿腹中。脚似鹿甲。以探  
華。散辟支佛。故跡中一百華。生。以敷草。故常得為王夫人。其母後身作梵豫王。其女後身作  
蓮華夫人。由是業緣。後生賢劫千聖。以誓願力。常生賢聖。諸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分別功  
德。經云。昔有長者名曰善施。家有未出門女。在家向火。煨氣入身。遂便有娠。父母驚怪。詰其  
由狀。其女實對。不知所以。父母重問。加諸杖楚。其女不改。遂上聞王。王復詰責。女亦不異。許  
之以死。女即稱怨。曰。天下乃當有無道之王。枉殺無辜。我若不負。自可保試。見在如是。王即  
檢保。如女所言。無他增減。語其父母。我欲取之。母對曰。隨意取之。用此死女。何為。王即內之  
宮裏。隨時瞻養。日月還滿。產得一男。端正姝妙。年遂長大。出家得道。聰明博達。精進不久。得  
阿羅漢道。還度父母。又譬喻經云。昔有夫妻二人。無子。祠祀天神。以求係嗣。神即許之。遂便

米斗一本  
作米升

懷妊生四種物。一者栴檀斗盛米。二者甘露瓶。三者寶蓋。四者七節神杖。其人歎曰。吾求見子更生。餘物便到。神所重求。所願神即語言。汝欲得子。何物稱益。答曰。子當使令給養。吾等神云。食此米斗用之。無盡。甘露瓶食之。無減。而消百病。珍寶之寶用之。無損。七節神杖以備凶暴。兒子豈能辨此。其人大喜。還家試驗。如言不虛。遂成大富。不可算計。國王聞之。即遣衆兵欲往攻奪。其人擊杖飛遊。擊敵摧破。強衆皆悉退散。其人歡喜。無復憂患。

雜異部第五

如譬喻經云。昔有大家。收穀千斛。埋善地中。前至春溫開窖。取種子。不見穀。而有一蟲大如牛。無有手足。亦無頭目。如頑鈍肉。主人大小莫不怪之。出善平地。即問。汝是何等。終無可道。便以鐵錐刺一處。語曰。欲知我者。持我著大道傍。自當有名。我者。於是舉著道邊。三日之中。無能名考。次有數百乘黃馬車。衣服侍從皆黃。駐車而呼。穀賊汝為何。在是間。答曰。吾食人穀。故持我著此。語極久。便辭別去。主人問穀賊向者是誰也。答言。是金寶之精。居在此。西三百餘步大樹下。有百石囊。滿中金。主人即將數十人往掘。即得寶金。家室歡喜。策載將歸。叩頭向穀賊云。今日得金。是大神恩。寧可留神共歸。更設供養。穀賊曰。前食君穀。不語姓名。者。欲令君得是金報。今當轉行。福於天下。不得復住。言竟。忽然不現。又譬喻經云。王舍城東南隅。有一汪水。城內溝澗。汙穢屎尿。盡趣其中。具不可近。有一大蟲。生汪水內。身長數丈。無

踏上一本  
有蟲即二  
百下一本  
有人字

有手足。而婉轉低仰。戲汪水中。觀者數千。阿難分衛見而往觀。蟲即跳踉。波浪動涌。具以啓佛。佛與諸比丘共詣池所。衆人見佛各各念言。今日如來當爲衆會說。蟲本末以釋衆疑。不當快乎。佛言。昔維衛佛泥洹後。時有塔寺。有五百比丘。經過寺中。寺主見大歡喜。請留供養。三月衆皆受請。寺主盡心供饌。無有所遺。後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還過塔寺。見五百比丘精勤行道。並各發心。當設薄供。五百商人各捨一珠。得五百摩尼珠。以寄寺主。囑寺主言。足。以吾珠供僧。比丘言。師即皆受之。後生不善。心圖欲獨取。不爲供衆。衆僧問。言前買客施珠。應當設供。而發遣耶。寺主言。是施我耳。若欲奪吾寶。可施汝。若不時去。則汝手足投於糞坑。衆怒其狠。默然各去。故知惡祝不可不慎。又智度論云。佛在世時。有人遠行。獨宿空舍。夜中有鬼攬一死人來。著其前。復有一鬼。逐來瞋罵云。死人。我物。汝忽攬來。先鬼言。是我物。我自持來。後鬼言。是死人實。我攬來。二鬼各捉一足。一手爭之。前鬼言。此間有人可問。後鬼即問。是死人誰攬來。是人思惟。此二鬼力大。若實不實。俱不免死。便語言。前鬼攬來者。是後鬼大瞋。捉其人。手拔出著地。前鬼怒之急。取死人一臂。附之。即著。如是兩臂兩脚。頭腦。身皆易。於是二鬼共食所易。人身拭口而去。其人思惟。我父母生身。眼見二鬼食盡。今我此身。悉是他肉。我今定有身耶。爲無身耶。行到佛塔。問諸比丘。廣說上事。諸比丘言。從本已來。常自無我。但以四大和合。故計爲我身。如汝本身。與本無異。諸比丘度之。爲道得阿羅漢果。又善信



五丈一本  
作丈五

經云。有神藥樹名曰摩羅陀祇。主厭天下萬毒。不得妄行。有大神蛇身。長一百二十尺。蛇行。索食。有黑頭。蟲身長五丈。蟲行道中。與蛇相逢。適欲舉頭前。醫大蟲。蛇聞藥香。屈頭欲走。蛇身羅藥樹。身即中斷。分作兩段。頭半生得。走尾便臭爛。諸毒聞此。蛇臭。衆惡毒氣皆悉消滅。又智度論云。明月摩尼珠。多在龍腦中。有願衆生自然得之。亦名如意珠。常出一切寶物。衣服飲食。隨意皆得。得此珠者。毒不能害。火不能燒。或是帝釋所執。金剛。與修羅鬪時。碎落。閻浮提。變成此珠。又言。過去久遠。佛舍利。法既滅盡。變成此珠。以爲利益。又華嚴經云。大海中有四寶珠。一切衆寶皆從之生。若無此四珠。一切寶物漸就滅盡。諸小龍神不能得見。唯娑伽羅龍王密置。深寶藏中。此深寶藏有四種名。一名衆寶積聚。二名無盡寶藏。三名遠熾然。四名一切莊嚴聚。又大海之中有四熾然光明大寶。一名日藏光明大寶。二名離潤光明大寶。三名火珠光明大寶。四名究竟無餘光明大寶。若大海中無此四寶。四天下金剛圍山。乃至非想非非想處。皆悉漂沒。日藏光明能變海水爲酪。離潤光明能變海酪爲蘇。火珠光明能然海蘇。究竟無餘光明能然海蘇。永盡無餘。頌曰

至聖冥運 罔慮罔顧 神功掩暉 賢愚難測 善惡共居 昇沈同色  
對事思悟 知之神匿 處染不涅 遺塵攸息 匪伊玄覽 孰扇其極  
省己愚墮 高慕齊德 萬代揚名 千齡福力

感應緣 卷之八

晉沙門釋曇遠	晉沙門釋法相	晉沙門釋仕行	晉沙門釋耆域
晉沙門釋佛調	晉沙門釋慧隨	晉居士抵世常	宋參軍程德度
齊沙門釋弘明	齊沙門釋法獻	隋沙門釋普安	隋沙門釋法安
隋沙門釋慧侶	唐沙門釋轉明	唐沙門釋賈逸	唐沙門釋法順
唐兗州鄒縣人張忘字			

諸傳雜明神異記

常一本作

何下一本  
有許字  
施一本作  
教

晉河陰白馬寺有釋曇遠。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徧。又精達經旨。亦爲人解說。嘗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遠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己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遇見有兩高座。遠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咸云神異。至夏竟。神施以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十四匹。咒願畢。於是各絕。遠終不知所在。晉越城寺有釋法相。姓梁。不測何人。常山居精苦。誦經十餘萬言。鳥獸集其左右。皆馴。若家禽。太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時山行宿于廟側。忽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石函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施貧民。至晉元興末。卒。春秋八十。

矣右二輪出

仕行沙門  
一本作沙  
門仕行

無後字  
下一本

兩上一本  
有有字

晉仕行沙門者潁川人也。姓朱氏。氣志方遠。識字沈正。修心直詣。榮辱不能動焉。時經典未備。唯有小品。而章句闕略。義致弗顯。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至于關。尋求經藏。歷諸國。西域僧徒多小乘學。聞仕行求方等諸經。咸駭怪。不與。曰。邊人不識正法。將多惑亂。仕行曰。經云。千載後。將末法。當東流。若疑非佛說。請以至誠。驗之。乃焚柴灌油。煙燄方盛。仕行捧經。淚淚稍顯。誓曰。若果出金口。應宣布漢地。諸佛菩薩。宜為證明。於是投經火中。騰燎移景。既而一積煨燼。文字無毀。皮牒若故。舉國欣敬。因留供養。遣弟子法饒。廣送梵本。還至陳留。浚備倉垣。諸寺出之。凡九十篇。二十萬言。河南居士竺叔蘭。練解方俗。深善法味。親共傳譯。今放光首品是也。仕行八十乃亡。依闍維之。火滅經日。屍形猶全。國人驚異。皆曰。若真得道。法當毀壞。應聲碎散。乃斂骨起塔。慧志道人先師相傳。釋公亦具戴其事。

晉沙門耆域者天竺人也。自西域浮海而來。將遊關。能達舊襄陽。欲寄載船北渡。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比船達北岸耆域亦上。舉船皆驚。域前行。兩虎迎之。弭耳掉尾。域手摩其頭。虎便入草。於是南北岸奔往。請問。域曰。無所應答。及去。有數百人追之。見域徐行。而衆走。猶不及。惠帝末。域至雒陽。雒陽道士悉往禮焉。域不為起。譯語。其服章曰。汝曹分。流佛法。不以真誠。但為浮華。求供養耳。見雒陽宮。曰。切利天宮。勢踞似此。當以道力成就。而

雨水一本  
作清水

其一本作

生死力為之。不亦勤苦乎。沙門支法淵。竺法興並年少。後至。域為起。立法淵作禮。訖。域以手摩其頭。曰。好菩薩。羊中來。見法興入門。域大欣笑。往迎作禮。捉法興手。舉著頭上。曰。好菩薩。從天人中來。向方中有一人。廣病數年。垂死。域往視之。謂曰。何以墮落生。此憂苦下病人。於地臥單席上。以應器置腹上。紵布覆之。梵唄三偈。訖。為梵呪。可數千遍。尋有臭氣。滿屋。病人曰。活矣。域令人舉布。見應器中。如汗泥者。病人還差。長沙太守滕永。文先頗精進。時在雒陽。兩脚風。變經年。域為呪。應時得申。數日起行。雨水寺中有思惟樹。先枯死。域向之。呪。旬日樹還生茂。時寺中有些法行。善談論。時以比樂令。見域稽首。曰。已見得道。證願當。法。域曰。守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度世去。法行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聞。斯言八歲。沙彌亦以之。誦。非所望於得道者。域笑曰。如子之言。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即自得。以我觀之。曷耳。妙當在君。豈但。未聞。京師。貴賤。贈遺。衣物。以數千億萬。悉受之。隨去。封而留之。唯作。幡八百枚。以駱駝負之。先遣隨。估客。西歸。天竺。又持法興一納。袈裟。隨身。謂法興曰。此地方大。為造新之罪。可哀如何。域發送者數千人。於雒陽寺中。中食訖。取道人。有期日。發長安。來見域。在長安寺中。又域所遣估客及駱駝奴。適煨煨河上。逢估客弟於天竺。來云。近煨煨寺中。見域。弟子。濕登者云。於流沙北。逢域。言語款曲。計其旬日。又域發雒陽時也。而其所行。蓋已萬里矣。

此一木作

餘半一本  
作半歲

晉沙門佛調不知何國人往來常山積年業尙純朴不表辭飾時咸以此重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嫂病甚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為師朝晝常在寺中證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并審兄安否調曰病者粗可聘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首及調且來兄登曰和尚且初不出寺汝何容相見兄弟爭問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溪山一年餘半麥乾飯數斗還常有餘有人常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橫臥窟前調語曰我奉汝居處有愧如何虎弭耳下山隨者駭懼調自剋亡期遠近悉至乃與訣曰天地長久尙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欲永存若能遺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衆咸淚流調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終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代材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問和上尙在此耶答曰吾常自在耳具問知故消息良久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見其屍

晉提陀勒不知何國人也嘗遊維也周歷數年離散其風操而其能測焉後語人曰盤踞山中有古塔寺若能修建其福無量衆人許之與俱入山既至唯草木滋蕪莫知其基朕勒指示曰此是寺基也衆試掘之果得塔下石礎復示講堂僧房井窻開鑿尋求皆如其言於是始疑其異寺既修復勒為僧主去維百里每朝至維邑赴會聽講竟取油一鉢擊之還寺

復去來早晚未曾失中哺之期有人日能行數百里者欲隨而驗之乃與俱發此人馳而不及勒顧笑曰汝執吾袈裟可以不倦既持衣後不及移晷便已至寺其人休息數日乃還方悟神人後不知終

晉抵世常中山人也家道殷富太康中禁晉人作沙門世常奉法精進潛於宅中起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焉僧衆來者無所辭却有一比丘姿形頑陋衣服糜弊跋涉塗澤來造世常常出為作禮命奴取水為其洗足比丘曰世常應自洗我足常曰年老疲瘵以奴自代比丘不聽世常竊罵而去比丘便現神足變身八尺面容瓌偉飛行而去世常撫膺悔歎自撲泥中時抵家僧尼及行路者五六十人俱得望視見在空中數十丈上了了分明奇芬異氣經月不散法蘭即名理法師見宗者也有記在後卷傳闡以語於弟子法階階每說之道俗多聞矣

宋程德度武昌人父道慧廣州刺史度為衛軍臨川王行參軍時在尋陽屋有鷓鴣窠夜見屋裏忽然自明有一小兒從窠而出長可尺餘潔淨分明至度牀前曰君却後二年當得長生之道儼然而滅德度甚秘異之元嘉十七年隨王鎮廣陵遇禪師釋道恭因就學禪甚有解分到十九年春其家武昌空齋忽有殊香芬馥遠于衢路闔境往觀三日乃歇

北寺寺一  
本作此寺  
二字

折損一本  
作所損

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旦則水瓶自滿。實感諸天童子。以為給使也。明嘗於雲門坐禪。虎來入明室內。伏于牀前。見明端然不動。久久乃去。又時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曰。汝是何人。答曰。昔是此寺沙彌。盜帳下食。今墮國中。聞上人道業。故來聽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說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永興石姥巖入定。又有山精來。惱明。明捉得。以腰繩繫之。鬼還謝求。脫云。不敢復來。乃解放。於是絕迹。以齊永明四年卒。於栢林寺。春秋八十有四。齊南海荆山有釋法獻。是廣州人。始居北寺。寺歲久。彫衰。獻卒。化有緣。更加治葺。改曰延祥。後入藏。藏山創寺。寺成。後有兩童子。携手來。歌云。藏微有道德。歡樂方未央。言終。忽然不見。舉寺驚愕。咸歎神異。獻後入禪。忽見一人來。云。謬繩斷。何不早治。獻驚起。往視。垂將委地。申其手。接得。無折損。後不知所終。

隋終南山極梓谷。釋普安。姓郭氏。雍州北涇陽人也。備執行法。獨處林野。不宿人世。專崇禪思。至于沒齒。栖遁荒險。不避狼虎。常讀華嚴。手不釋卷。進修苦行。一身為物。常遊山野。用施禽獸。虎豹雖來。與而不食。常懷耿耿。不副情願。值周廢教。常共頑德。三十餘僧。避地終南。安置幽谷。自身行乞。資給豐足。雖被開徵。皆獲免難。時有高法師。避難在義谷。杜映世家。掘窟藏之。安被放還。因過禮觀。觀曰。安公明解佛法。頗未寬多。而神志絕倫。不避強禦。蓋難及也。安曰。今蒙脫難。乃惟華嚴經力也。至隋文帝創曆。佛教大興。廣募遺僧。依舊安置。時極梓一

忍辱一  
本作因談  
志一本作  
了  
路一本作  
性

竹筌一本  
作筌

谷三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住官寺。唯安一人習樂山居。守素林壑。時行村聚。惠益生靈。終寢。煙霞不接。浮俗未有人於子午虎林兩谷合澗之側。鑿窟結菴。延而住之。初住龍日。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掘出。遂峻崩下。安自念曰。願移餘處。莫碎窟窟。石遂依言。進避餘所。大眾共怪。安曰。是華嚴經力也。未足異之。又於龍東石壁澗左。有索陁者。川卿巨害。縱橫非一。陰疾。安德常。忍思。誅。與伴三人。持弓挾刃。攘臂挽強。將欲放箭。箭不離弦。手張不息。怒眼舌。立住。經宿。聲相通。振遠近。雲會。鄉人稽首。歸誠請救。安曰。素志不知。豈非華嚴力也。若欲除免。但令懺悔。如語教之。方蒙解脫。又龍西魏村。張暉者。夙與惡念。以盜為業。夜往安所。私取佛油。爇受五斗。背負而出。既至院門。迷昏失路。若有所縛。不能得動。眷屬鄉村同來。為謝。安曰。余不知也。蓋華嚴力也。語令懺悔。扶取油。爇如語。得脫。又龍南張卿者。來盜安錢。袖中持去。既達家內。寫而不出。口默無言。卿尋歸。懺服。過而去。又有程郭村。程暉和者。頗懷信向。常來安所。聽受法要。因患身死。已經兩宿。纏屍於地。伺欲棺斂。安時先往。鄰縣返還。在道。行達西南之德行寺。東去暉村五里。遙喚程暉和。何為不見。迎耶。連聲不已。田人告曰。和久死矣。無由迎矣。安曰。斯乃浪語。吾不信也。尋至其村。厲聲大喚。和遂動身。傍親乃割所纏繩。令斷。安入其庭。又大喚之。和即忽起。匍匐就安。安令屏除棺器。覆一竹筌。以當佛坐。令和繞旋。尋服如故。更壽二十年。後遇重病。來投乞救。安曰。放爾遊蕩。非吾知也。便遂命終。時安風聲搖

榮符一本  
作樂向  
音一本  
作

問一本作  
○廢下  
一本無  
字  
實報一本  
作

由一本作  
因○安一  
本作女

理是  
一本  
作

攝一本作  
○經一  
本作  
實一本  
作

遇道俗榮荷。其側衆也。皆來請謁。興建福會。多有通感。故於昆明池東北白村。有老母病臥。失瘡百有餘日。指揮男女。思見安形。會其母意。請來至宅。病母既見。不覺下迎。言問起居。奄同常日。遂失病苦。于時聲名更振。村聚齊集。欲設大齋。大萬村中有田遺生者。家途壁立。而有四女。妻著弊布。至膝而已。四女赤露。迥無覆身。大女名華嚴。年已二十。唯有縷布二尺。擬充布施。安引村衆。次至其門。慙斯貧苦。遂度不入。大女思念。由我貧煎。不及福會。今又不修。當來何救。周徧求物。間無一物。仰面悲號。遂見屋簷。一把亂糜。糲用塞明孔。挽取抖擻。得穀十粒。揉以成米。并將前布。擬用隨喜。身既無衣。待至夜暗。匍匐而行。趨齋供所。以前施物。遙擲衆中。十餘粒。米別奉炊飯。因發願曰。女人窮困。由昔種慳業。今得貧報。困苦如是。今竭貧行施用。希來報。作此願已。以此十粒黃米。投飯甑中。必若至誠貧業盡者。當願所炊之飯。變成黃色。如無所感。命也奈何。作此誓已。掩淚而返。於是甑中五石米飯。並成黃色。大衆驚嗟。未知所以。周尋緣。擗乃云。是由田遺生女之願力也。齋會齊率。獲粟十斛。尋濟之。安辨法衣。仍度華嚴。送入京寺。爾後聲名重振。弘悟難述。安居處。雖隱。每行慈救。年常二社。血祀者多。周行救贖。勸修法義。不殺生。邑其數不少。嘗於龍側村社。縛猪三頭。將加烹宰。安聞往贖。社人恐不得殺。增價索錢十千。安曰。貧道見有三千。已加本價十倍。可以相與。衆各不同。更相恐競。忽有小兒。羊皮裹腹。來至社會。助安贖猪。既見淨競。因從乞酒。行飲行。儼焜煌旋轉。合

社老少眼並失明。須臾。自隱不知所在。安即引刀自割脰肉。曰。此彼俱肉耳。猪食糞穢。爾尙瞰之。況人食米。理是貴也。社人聞見。一時同放。猪既得脫。繞安三匝。以鼻觸。若有愛敬。故使郊之南西五十里內。雞猪絕嗣。乃至于今。其感發慈善。皆此類也。性多誠信。樂讀華嚴。一鉢三衣。累紀彌滿。開皇八年。勅入京。爲皇儲門郎。長公主營建靜法。復延住寺。名雖帝宇。常親嚴阿。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五日。終于靜法禪院。春秋八十矣。隋東都寶樹道場。釋法安姓。彭安定。鶴孤人。少出家。在太白山。九隴精舍。慕禪爲業。齋食弊衣。卒于終老。到開皇中。來至江都。令通音王。門人以其形質。姓隨。言笑輕舉。並不爲通。日到門首。喻遺不去。試爲通之。王聞召入。相見如舊。便住。慧日王所遊履。心喪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竭乏。四顧惟嚴。無由致水。安以刀刺石。引水崩注。用給帝王。時大陸之問。何力致爾。答王力使爾。及從王入。積遶于泥海中。應遭變怪。皆預避之。得無損敗。後往泰山。神通寺。僧來請檀越。安爲達之。王乃手書。寺壁。爲弘護也。初與王入谷。安見一僧。著弊衣。乘白驢。而來。王問何人。安曰。斯朝公也。即創造神通。故來迎引。及至寺中。又見一神。狀甚偉大。在講堂上。手馮。鵠吻下。觀人衆。王又問之。答曰。此太白山神。從王者也。爾後諸奇不可廣錄。至大業之始。帝彌重之。威攝王公。見皆屈膝。常侍三衛。奉之若神。又往名山。召諸隱逸。郭智辯。釋志公。證公。杯度。一時總萃。慧日道場。有遺孽者二千餘人。四事供給。廣安爲首。又於東都。爲立寶樹

遺場唯安一衆居中樹葉。至十一年春四方多難。無疾而終。春秋九十有八。初將終。前告帝曰。安亡後百日火起。出於宮內。彌須慎之。及至寒食。油沸上焚。夜中門閉。三院宮人一時火死。帝時不以為怪。送柩太白資俸官給。然安德潛於內外。同諸侶眠。不施枕。頭無委曲。延頸牀前。口出流涎。每有升餘。將呈所表。各獲靈徵。

接之一本  
作接足

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偏姓楊。晉陵曲阿人也。靈通幽顯。世莫識之。而翹敵尊像。事同真佛。每見立像。不敢輒坐。勸人造像。唯作坐者。道行遇厄。沒命救之。後往嶺南。歸心異結。專釋禪法。大有深悟。末住栖霞。安志虛靜。往還自任。不拘山世。時往揚都。偈法師所。偈素知道行。具禮接之。將還山寺。請見神力。偏云。許復何難。即從窻中出臂。長數十丈。解齊熙寺。佛殿上。願將還房中。語偈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為耳。以大業元年。終於蔣州大歸善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偏終日。以三衣撲造。擲堂中。自云。三衣還衆僧。吾今死去。徒衆好住。便還房內。大衆驚起。追之。乃見房中白骨一具。坐牀上。就而視之。鑿然不散。

買一木  
作非臥  
感一木作

唐西京化度寺釋轉明俗姓鹿氏。未詳何許人。形服僧備。貌質恢偉。容止淡然。色無喜愠。以隋大業八年。無何而來。居住維也。告有賊起。及至覆檢。宗緒莫從。帝時感之。未能加罪。權令收禁。初不測其然。至來年六月。果逢果感。作逆。驅逼凶虜。棄斥東都。誅戮極甚。方委其官。下勅放之。而明雖被拘散。情計如常。與諸官議。曾無所及。會帝往江都。行過偃師。時獄中死囚

放一木作

陸一木作

數有五十。剋時斬決。明日吾當放此死厄。即往獄所。假為餉遺。而見諸囚。告曰。明日車駕當從此過。爾等一時大呼云。有賊至。若問所由。云吾所委當免死矣。及至期會。便如所告。勅乃總放諸囚。然收明入禁。便大笑而受。都無憂懼。于時四方草竊。人不聊生。如明言矣。大業末歲。猶被拘繫。越王踐祚。方蒙釋放。雖往還自在。而常居乾陽門內別院。供擬忍其潛逃。密遣三衛私防護之。及皇唐秦建。踐軍國謀猷。常預帷幄。籌計利害。僞鄭世充倍加信奉。守衛嚴設。又兼常度。至開明二年。即當唐武德三年也。明從離宮。安然而出。周圍五重。初不見跡。審僞都之將敗。故西遷京師。太武皇帝夙奉晉問。淡知神異。特隆禮敬。勅住化度寺。數引禁中具陳徵應。及後事會。咸同契合。以其年八月。忽然不見。衣資什物。儼在房中。尋下追徵。徧國周訪。了無所獲。有所諮學。者常以平等一法。志而奉之。然記諸道俗。遇未苦樂等報。皆有靈驗。行至總持。願僧衆曰。此寺不久當有血。流血宜共慎之。恰都師法該等。私度世充兒孫。尋被收錄。戮之都市。方悔前失。追不可及。

何下一本  
有許字

過一本作

唐安州沙門賈過。不知何人。隋仁壽初。遊于安陸。言戲出。沒有逾符識。形服改變。遊涉不定。或緇或素。分身諸縣。及至推驗。方敬其德。行跡不輕。為無識所取。有方等寺沙門慧慈。學行通博。因行過之。以紙五十張。施云。法師由此得解耳。初不測其所因。後有諍起。為被引禁。官司責問。列辯而答。紙盡事了。如符本契。徵應所合。例皆如此。末至一家云。承卿有女。欲為婚。

作摩一本

四遠一本  
作四方

博此家初許。因往市肆唱令告乞云。某家與我婦。須得禮贈。廣索錢米。剋日成婚。數往彼門。揚聲陳唱。女家羞取。遂密殺之。埋屍糞下。經停三日。行遊市上。逢人說言。被殺之事。大業五年。天下清晏。逸與諸輩。小戲水側。或騎橋樑。手把弄之云。抑羊頭。振羊頭。衆人倚看。笑其所作。及至江都。楊家禍亂。咸契前言。不知所終。

唐雍州義善寺釋法順俗姓杜氏。雍州萬年縣人。稟性柔和。志存儉約。京室東阜地號馬頭。空崖岸重。遠堪爲盤窟。有因聖寺。備珍禪師。本是順受業師。珍草創伊基。勸俗修理。端坐指揮。示其儀則。忽感一犬不知何來。白足身黃。自然馴擾。徑入窟內。口銜土出。須臾往返。勞而不倦。食則同僧。過中不飲。既有斯異。四遠響歸。乃以聞上。隋高祖。之日賜米三升。因供常限。乃至齋成。無爲而死。今所謂因聖寺是也。順時躬親其事。更倍勤依。力助締構。勸民設會。供限五日。臨時倍來。供主懼少。順曰。莫遮。通給千人。供足。猶有餘剩。常有張河江張弘暢家畜牛馬。性本弊惡。人皆患之。實無取者。順語慈善。如有聞從。自後調善。更無舐齧。又每年夏中。引衆驢山。栖靜地多。蟲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就地指示。令蟲移徙。不久往示。恰無蟲矣。又順患腫脹。潰流。遇有敬陳之。或以帛拭。尋即除愈。餘膿發香氣。氣氳難比。拭帛猶在。香氣不散。又有三原縣人田薩。墜者。生來患雙。兼有張蠶等。亦患瘡。順聞命來。與共言。遂如好人。永卽痊復。又有武功縣僧。爲毒龍所魅。衆以投之。順端拱對坐。毒龍遂隱。託病僧曰。禪師既

耶一本作  
加一本作

指一本作

來義無久住。極相勞燒。尋卽釋放。但有鄙癡魔邪。所惱者。歸順皆愈。不施咒術。福力如是。其不測者。謂有陰德。所加。故使感靈。偏敬。致言所教多。抑浮詞。顯直正。理敦實。爲懷。見有樹神。廟室多。卽焚除。汎愛道俗。貴賤皆投。毀毀兩途。開胃莫二。似如不知。翻作餘語。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漲。無人敢度。岸復峻滑。雖登還墮。水忽斷流。如行陸地。及順上岸。水尋還溢。門徒目覩。不測其然。所感幽通。事多非一。財帛靡恡。通用無主。但服靈藥。卒無兼副。朝野知委。聞徹皇帝。引入內宮。崇敬教禮。合宮諦仰。請受戒法。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門徒。生來行法令。後承用。言訖。如常跏趺坐。卒終於南郊義善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忽有雙鳥。投房悲哀。驚切。因卽坐。送于樊川之北原。鑿穴處之。京邑道俗。同嗟制伏。人馬互野。悲號慟地。肉色不變。經月逾鮮。安坐三周。枯骸不散。自終至今。常有異香。流注屍所。往者同聞。學侶門徒。恐有外侵。乃藏龕內。不懼外竊。四衆良辰。赴供彌滿。唐高僧傳

餘時一本  
作賊時有  
三字

事上一本  
有官字○  
大上一本  
有極字

正是一本  
作並足

劫掠裝具並盡。張遂祝曰。四郎豈不相助。有頃。四郎車騎畢。至驚嗟良久。即令左右追捕其賊。頗仆迷感。却來本所。四郎命人決杖數十。其賊嗟嗟皆爛。已而別去。四郎指一大樹。兄還之日於此相呼也。是年張果不得官。而歸至本期。處大呼四郎。俄而即至。乃引張云。相隨過宅。即有飛樓綺觀。架迥陵虛。雉堞參差。非常壯麗。侍衛峻峙。同王者所居。張既入中。無何。四郎即云。須參府君。始可安坐。乃引張入。經十餘重門。趨走而進。至大堂。下謁拜。而見府君。非常偉絕。張時戰懼。不敢仰視。判官判事。似用朱書。字皆大。府君命侍宣曰。汝乃能與我兒交遊。滋為善道。宜停一二日。醞聚。隨便好去。即令引出。至一別館。盛設珍羞。海陸畢備。絲竹奏樂。歌吹盈耳。即與四郎同室而寢。已經一宿。張至明旦。因而遊戲。庭序裴回。往來遂窺一院。正見其妻於衆官人前。著柳而立。張還堂中。意甚不悅。四郎怪問其故。張具言之。四郎大驚云。不知嫂來此也。即自往造諸司法所。其類乃有數十人。見四郎來。咸走下階。重足而立。以手招一司法。近前具言此事。司法報曰。不敢違命。然須白錄事。知還召錄事。錄事許諾云。仍須夾此案於衆案之中。方便同判。始可得耳。司法乃斷云。此婦女勘別案內。嘗有寫經持齋功德。不合即死。遂放令歸。張與四郎涕泣而別。立之。仍囑張云。唯作功德。可以益壽。張乘本馬。其妻從四郎借馬與妻同歸。妻雖精魂事同。平素行欲至家。去舍可百步許。忽不見。張大怖懼。走至家中。即逢男女號哭。又知已殞。張即呼兒女急往發之。開棺見妻。忽起。即坐。駭然

忽一本作

笑曰。為憶男女。勿怪先行。於是已死。經六七日而蘇也。兗州士人說之云。爾右一驗出。述征記曰。桓仲為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廬山。窺觀靈異。既陟崇巖。有一湖。匝生桑樹。有群白鵝。湖中有敗編赤鱗魚。使者渴極。欲往飲水。赤鱗魚張鬣向之。使者不敢飲。神異經曰。北方荒外有湖。方千里。平滿無高下。有魚長七八尺。形狀如鱧。而目赤。盡在湖中。夜化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烏梅二七煮之。即熟。食之可以愈邪病。臨海記曰。郡東北二十五里。任曾逸家有一石井。自然天成。非人工所造。井深四丈。常有涌泉。大水不溢。大旱不竭。夏絕香冷。冬至甜溫。長老相傳云。昔有採材人。臨溪洗器。流矢酒杯。後出於井中。地鏡圖曰。夫寶物在城郭丘壟之中。樹木為之變。視柯偏有折枯。是其候也。視折枯所向。寶在其方。凡有金寶。常變作積蠅。見此輩便脫屣履。若屣以擲之。若溺之。即得。凡藏寶。忘不知處。以大銅槃盛水。著所疑地。行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地鏡圖曰。視屋上瓦。獨無霜。其下有寶藏。晏子春秋曰。和氏之璧。井里之朴耳。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孔卿子云。井里之厥。又述異記曰。南康零都縣。沿江西出去縣三里名夢口。有穴狀如石室。舊傳常有神鷄。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迴翔。長鳴響徹。見之輒飛入穴中。因號此石為金鷄石。昔有人耕此山側。望見鷄出遊。戲有一長人操彈彈之。鷄遙見。便飛入穴。彈丸正著穴上。九徑六尺許。下垂蔽穴。猶有間隙。不復容人。又有入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有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



黃茂求寄載之。黃衣人乞食。船主與之。食訖。船適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與。仍唾盤上。徑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取向食器視之。見盤上唾。悉是黃金。吳錄曰。日南北景縣有火鼠。取毛為布。燒之而精。名火浣布。晉陽春秋曰。有司奏依舊調。白纈武帝不許。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則獸之毛也。魏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養之氣。著之典論。刊廟門之外。是時西域使人獻火浣布。袈裟於是刊滅。此論地鏡圖曰。山上有韭。下有金。博物志曰。妊娠者不可食蠶。令兒盈指。抱朴子曰。山中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山中夜見火光者。皆古枯木所作。勿怪也。山中午日。稱仙人者。老樹也。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辯其方物。海人曰。衡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旁蔭數國。有人曰。東極有大人。斬木為棊。短不可杖。釣魚為鮮。不足充脯。玄中記曰。百歲之樹。其汁赤如血。千歲之樹。精為青羊。萬歲之樹。精為牛。

下一本作

橫一本作

訂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八

訂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九

感通篇第二十一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麗橫〕

敬尋釋教。肇自漢明。終至皇唐。政流歷代。年將六百。積軒繼接。備盡觀方。千有餘國。咸歸風化。莫不梯山貢職。望日來王。而前後傳錄。差互不同。事迹罕述。稱謂多惑。雖留餘潤。幽旨未圓。夷夏殊音。文義頗備。推究聖蹤。難以致盡。故此土諸僧。各懷歡快。時有大唐沙門玄奘法師。慨大道之不通。愍釋教之抑泰。故以貞觀三年季春三月。吊影單身。西尋聖迹。從初京邑。漸達沙州。獨陟峻塞。伊吾高昌。備經危難。時值高昌王麴氏。為給貨資。傳送突厥。葉護衙所。又被將送雪山以北。諸蕃胡國。具見佛化。又東南出大雪山。昔人云。葱嶺停雪。即是雪山。奘親目親。過此雪山。即達印度。經由十年。後返。從葱嶺南雪山北。具歷諸國。東歸于闐。婁闐等。凡經一百五十餘國。備歷艱辛。人里莫比。至貞觀十九年冬。初安達京師。奉詔譯經。兼勅令撰出西域行傳。一十二卷。至今龍朔三年。翻譯經論。未似奘師。遊國博聞。翻經最多。依奘師行傳。王玄策傳。及西域道俗。住土所宜。非無靈異。勅令文學士等。總集詳撰。勒成六十卷。號為西國志。圖書四十卷。合成一百卷。從于闐國。至波斯國。已來。大唐總置都督府及州縣折

終一本作

衙一本作

無由字

安一本作

有法字次

衛府合三百七十八所。九所是都督府。八十所是州。一百三十三所是縣。一百四十七所是折衝府。四洲所宜人物別異者。並簡配諸篇。非此所明。今之所錄者。直取佛法聖迹。住持別成一卷。餘之不盡者。具存大本。冀後殷鑒。知有廣略矣。

聖迹部第二

西域傳云。樊師發迹長安。既漸至高昌。得蒙厚禮。從高昌給乘傳送。至瞿薩且那國。東境即漢史所謂于闐國也。彼土自謂于遁國也。東二百餘里。有龜摩城。中有栴檀立像高二丈餘。極多靈異。光明疾者。隨痛以金薄貼像上。痛便即愈。其像本在憍賞彌國。是鄢陀衍那王所造。陵空至此國。北島勞落迦城。有異羅漢。每往禮之。王初不信。以沙土盆。羅漢乃告敬信者。曰。却後七日。沙土滿城。後二日。乃雨。寶滿街。至七日。夜果雨。土壤零無遺人。其先告者預作地穴。從孔而出。時王都城西百六十里。路中大磧。唯有鼠壤。形大如蟬。毛金銀色。昔匈奴來寇。王所鼠靈。乃夜。人馬兵箭斷壞。自然走退。都城西五里許。寺有浮圖高百餘尺。多現光相。王感舍利數百粒。羅漢以右手舉浮圖。安之函內。乃下之。無傾動也。都城西南十餘里。有瞿室綫伽山。此云牛角山。有寺像現光明。佛曾遊此。為天人說法。山巖石室。有一羅漢。入滅心定。待彌勒佛。其國南界接東女國。又從國城西越山谷行。八百餘里。至祈句迦國。即是涅槃處也。國南有山立多羅塔。松泉流茂。石室潔淨。有三羅漢。現入滅定。鬚髮稍長。僧常勤之。

多羅下一  
木有漢字  
○泉流一  
木作林

區上一本  
有合字

比上一本  
有此字

國下一本  
無國字

雁一本作  
雁

坐其一本  
作坐至  
喝縛一本  
作縛喝

其五印度僧有證果者多。止此室。又從國西北上。大沙嶺度。徙多河。新行五百里。至沙國。其俗生子。押頭。區區。從此南行五百里。至烏鍍國。都城西二百餘里。至大山嶺。上有塔。數百年前。山崖自崩。中有比丘冥目而坐。形甚偉大。鬚髮上垂。覆于肩。面國王以蘇灌之。擊捷椎。比丘高視曰。我師迦葉波佛在耶。答曰。無。今始聞。已入涅槃。又問釋迦佛出世耶。告曰。已滅度矣。即昇空。化火焚身。又西南逾大慈嶺。八百餘里。至揭盤陀國。其國東南有大石室二口。各一羅漢。入滅定。已經七百歲。其鬚髮長。年別為鬚。又越三國行。四千餘里。至連摩鐵。悉帝國。國都城寺內。有石像。上懸金銅圓蓋。衆寶飾之。人有旋繞。蓋亦隨轉。人止便止。四周石壁。莫測其然。有說聖力使之然也。自高昌至於鐵門。凡經一十六國。人物優劣。奉信淳疎。具諸圖傳。其鐵門者。即是漢之西屏。鐵門之關。見漢門扉一。一。外鐵。裏木。加懸諸鈴。必掩此關。寔惟天固。南出斯門。千餘里。東據慈嶺。西接波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即經所謂博又河。其境自分為二十國。不可具列名字。各有君長。信重佛教。僧以十二月十六日安居。坐其春分。以其溫熱雨多故也。又順北下。從咀蜜國。越十三國。至喝縛國。土地華博。時俗號為小王舍城。國近葉護南衙也。王都城外西南寺中。有佛。深。可容升許。雜色炫曜。金石雜名。又有佛牙。長寸餘。廣八九分。色黃白。而亮淨。兼有佛掃帚。用迦奢草。長二尺餘。圍可七寸。雜寶飾柄。三物。齋日。法俗所感。放大光明。王城西北五十餘里。有

提謂城。王城正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各有浮圖高三丈許。各表靈迹。即釋迦初成道時元  
 獻。靈髮長者。本邑之髮爪塔也。又有佛僧伽底。薛多羅僧。僧脚綺。又覆鉢堅錫杖。次第立塔。  
 又度兩國。東南入大雪山。至梵衍那國。度大雪山。東寺有佛齒及劫初獨覺齒。長五寸廣四  
 寸。又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又有商諾迦縛婆。傳法三師和修。大阿羅漢。鐵鉢可受九  
 升。并九條僧伽底。絳赤色。設諸草皮之所。續成。以其先世於解夏日。持此草。施僧。由此福力  
 所。被五百世來於中陰。身生常服之。從胎俱出。逐身而長。阿難當度時。變為法服。受具已後  
 又變為九條。其齒鉢等。並用金緘之。羅漢從證。滅定入邊際智。以願力。故留袈裟。待遺法。盡  
 方乃變壞。今已有少損。信有徵矣。又東入雪山。逾黑嶺。至迦畢試國。奉信彌勝。王常歲造丈  
 八銀像。自修供之。王城東三里北山下。有大寺。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右足下有寶藏。近  
 有外王。逐僧欲掘取其神冠。中鸚鵡鳥。像奮羽。嗚呼地動。王軍皆仆。起謝而歸。寺北嶺。上有  
 數石室。亦多藏寶。欲私開者。即有藥。又夜。變為師子。蝨蟲來震怒之。室西三里大嶺。上有  
 觀自在像。誠願者。像示妙身。安言行者。城東南四十餘里。曷遇怙羅寺。大臣所造。以名目之。  
 浮圖高百餘尺。昔臣夜夢。令造浮圖。從王請舍利也。及且至宮。有人持舍利瓶。臣留舍利。令  
 人先入。乃持瓶登塔。覆鉢自開。安舍利訖。王使追之。石已合矣。齋日。放光流出黑油。夜聞音  
 樂。王都城西北二百餘里。大雪山頂有龍池。山下為龍立寺。塔中有佛骨肉舍利升餘。有時

亦現二字

塔一本作

時一本作

身一本作

煙起。或如火。猛焰漸滅之時。方見舍利狀。如白珠。繞柱入雲。還下塔中。城西北大河。南岸古  
 王寺中。有佛弱齡。亂齒長一寸餘。又此東南。往古王寺。有佛頂骨一片。廣二寸餘。色黃白。髮  
 孔分明。至大唐龍朔元年春初。使人王玄策。從西國將來。今現宮內供養。又此寺有佛髮。青  
 色。螺旋右縈。引長尺餘。卷可寸許。又西南古王妃寺。金銅浮圖。高百餘尺。舍利升餘。每十五  
 日夜。旋光繞盤。曉入塔中。城西南北羅婆路山頂。盤石上有塔。高百餘尺。舍利升餘。山北巖  
 泉。是佛受山神飯。已漱口。嚼楊枝。因生今為茂林。寺號楊枝。又從龍池東行六百餘里。越雪  
 山。度黑嶺。至北印度界。已前。並是胡國。制服威儀。不參大夏。名為邊國。窳戾車。至北  
 方合中道。又東行至濫波國。即是印度之北境。言印度者。即是天竺之正名。亦名申毒賢豆。  
 此並訛號。北背雪山。三垂大海。地形南狹。如月上弦。川平廣衍。周萬九千里。七十餘國。依一  
 王命。又東行百餘里。逾大嶺。大河。至那伽羅曷國。屬北印度。名花氏城。城東二里有石塔。高  
 三百尺。編石特起。雕鏤非常。此即昔時值燃燈佛授記。數鹿皮衣。髮布掩泥之地。經劫。層存  
 此無憂王建。此石塔。每於齋日。天輒雨華。又城內大塔。故基舊有佛齒。別塔高三丈餘。云從  
 空而來。既非人工。寔多靈異。城西南十餘里有塔。是佛自中印度。凌空來降。迹處。次東有塔。  
 是昔值然燈佛。買華處。又城東二十餘里。小石嶺。上有塔。高二百餘尺。東岸石壁。大洞穴。是  
 龍王所居。昔佛於此。化龍。雷影煥若。真形至誠。請者乃暫明現。窟外方石。有佛足迹。輪相發。

反一本作  
及  
七寶下一  
本有極字

光窟西北隅塔者佛經行處。又側有髮爪塔窟。西石上有灑髮文。又城東三十餘里有羅城。中有重閣上安佛頂骨。周尺二寸。其色黃白。髮孔分明。欲知善惡。用香泥印之。反觀香泥。隨心而現。又有佛鬚。狀如荷葉。色同頂骨。有佛眼睛。大如奈許。清白映徹。並用七寶。盛前三迹。又以寶函盛而緘封。有佛大衣。細氈黃色。置寶函中。微有壞相。有佛錫杖。白鐵作環。栴檀為符。寶銅盛之。斯五聖迹。王令五淨行者。執持掌護。有須見者。稅一金錢。請印稅五科。寶乃重觀禮彌繁。閩西北有小塔而多。靈異。人以手觸。基上塔鈴便大震動。又東南山谷行五百里。至健陀羅國。屬北印度。有大論師。如脇尊者。造毗婆沙。又有菩薩捨千眼。又有佛化鬼子母處。又有商莫迦菩薩。是也。彼王射處。又有彈多落迦。特山也。山嶺上。是蘇達摩樓隱之所。婆羅門捶男女。處流血塗地。今現草木皆同絳色。巖間石室。妃習定處。又有獨角大仙。為女亂處。又此城北。越山行六百餘里。至烏仗那國。此北印度之正國也。王都城東五里。有大塔。多有瑞佛。昔作忍仙。為羯利。王支解之處。又有方石上。佛足迹相。放光照寺。為天說本生處。又有佛昔聞法折骨寫經處。又有昔尸毗迦王。割身代鴿。又有佛昔為慈力王。刺血飲五藥。又大寺中有刻木梅。屈耶彌。勸菩薩。像金色。晃朗高百餘尺。是末田地迦阿羅漢。所造地。羅漢以通力引匠。鼻都史多天。三返觀相。乃成其好。大有雙相。不可具述。又隔一國。度河。至但。又始羅國。屬北印度。王都城西北七十里。有兩山。

瑞上一本  
有詳字

記一本作  
說

拾一本作  
舍○奈一  
本作奈水  
同

隨一本作  
離

間塔高百餘尺。佛昔記慈氏與世。四大藏者。此地出一。又城北十二里。有月光王塔。於齋日。常放神光。仙華天樂。近有癩者。於塔禮懺。除穢塗香。不久便愈。身又香潔。即是昔佛為戰達羅鉢刺婆王。月光以頭施處。凡經千施。又有伊羅鉢龍王。聽經之池。月光扶目之地。育王標塔。舉高十丈。又有薩埵王子。捨身。臥虎處。以竹自刺。血陷獸處。地及草木。今猶絳色。又有佛化藥。又不食肉。處又隔二國。東南登山。乘鐵橋千餘里。至迦濕彌羅國。屬北印度。國內有四浮圖。各有舍利一升餘。佛滅後。第四百年。有脇尊者。年八十。方出家。證無學果。將五百羅漢。來此造。耶波弟。鑿釋。素咀。纒藏。提。拾。論。次造毗奈耶。毗婆沙。論。次造阿毗達磨。論。此三論。各有十萬頌。凡有六百六十萬言。備釋三藏。兼有佛牙。長寸半。色黃白。齋日便放光。又有觀自在菩薩。立像。有願見者。斷食便覩。又隔三國。東行至那僕底國。屬北印度。都城東南五百餘里。至暗林寺。周二十餘里。佛舍利塔。數百千區。并石室等。有賢劫千佛。立此說法。釋迦滅後。第三百年。迦多衍那。於此造大智論。寺塔高二十餘丈。有四佛行坐迹。處。又隔四國。東行至秣菟羅國。屬中印度。都城內有三塔。四佛遺迹甚多。及舍利子沒特伽羅子。目連。滿慈子。提那。富優波。旛。阿難。隨。羅。怙。羅。曼。殊。室。利。等。諸塔。每三。長月六齋日。諸僧尼。集供養。諸塔。有阿毗達摩。衆。供養。舍利。遺塔。有習定。衆。供養。目連。塔。有誦經。衆。供養。滿慈。塔。有毗奈耶。衆。供養。優波。旛。塔。有尼衆。供養。阿難。塔。有未具。衆。供養。羅。怙。羅。

塔有<sub>二</sub>大衆供養諸菩薩塔<sub>一</sub>。此塔<sub>一</sub>必遺身但願<sub>二</sub>立像<sub>一</sub>。供養<sub>一</sub>。如<sub>二</sub>城東六里有山崖寺<sub>一</sub>。是尊者烏波迦多之所造。中有佛指爪塔。寺北有石室。室東南二十四里有大澗池。池側有塔。佛曾遊此。有獼猴持蜜獻佛。令水和徧衆同飲。獼猴喜墮坑而死。便生人中。池北林中有四佛行處。大有遺迹。又隔一國。東北四百餘里。至宰祿勒那國。屬中印度。東境臨<sub>二</sub>旃伽河<sub>一</sub>。恒北接<sub>二</sub>大山城<sub>一</sub>。東南閻牟那河。從國西北山中出。中境而流。都城東臨<sub>二</sub>閻牟河<sub>一</sub>。河西大寺東門外塔。佛曾於此說法度人。其側有佛髮爪塔。閻牟河東八百餘里。至旃伽源。廣三四里。東南入海。廣十餘里。水色滄浪味甘。砂細。隨水而流。俗謂<sub>二</sub>福水<sub>一</sub>。有沐浴除罪。或有輕命自沈。乞願生天。受樂。尅有靈感。又隔六國。於此東南行至劫比他國。屬中印度。中有天祠十所。同事自在。天皆作天像。其狀人根形甚長偉。俗人不以為惡。謂諸衆生從天根生也。王都城東二十餘里。大寺側大垣內。有天帝釋為佛造<sub>二</sub>三道寶階<sub>一</sub>。中皆附黃金。左以水精。右用白銀。南北而列。東面下地。是佛從逝多林<sub>一</sub>。昇天。至善法堂。為母三月說法。下降處。百年已前階尙猶在。今並沒盡。後王傲之。猶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石側有柱光潤映現。隨其罪福影出。柱中育王所造階。側有浮圖。四佛行坐迹。處又有佛澡浴處。立塔。其所<sub>二</sub>有佛入室精舍<sub>一</sub>。又其側佛經行石基。長五十步。高七尺。足可覆處。皆有蓮華文。又基左右小塔。梵王所造。次前是蓮華尼化爲輪王。先見佛處。佛告尼曰。非汝先也。有蘇部底<sub>一</sub>。須宴坐石室。知諸法空。此

此一本作

此林一本作北林

先見吾法身也。又從此北行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是中印度。曲女城也。都城西近旃伽河。長二十餘里。廣四五里。卽統五印度之都王也。王前尸羅逸多<sub>一</sub>。吹耆姓。初欲登位於旃伽岸。有觀自在像。乃請告曰。汝本此林闍若比丘。金耳。月王既滅佛法。王當重興。懸物在懷。方王五境。慎勿昇師子座。及稱大王號也。王乃共童子王平珍。外道月王。徒衆又約嚴令。有噉肉者當截舌。殺生者當斬手。乃與寡妹共知國事。於旃伽側建千餘浮圖。各高百餘尺。二十年來五年一會。傾及府藏。拯濟羣有。唯留兵器。用備不虞。初作會日。集諸國僧。三七日中。四事供養。令相論議。若戒行貞固。道德優洽者。昇師子座。王便受戒。清淨無學。示有崇拜。穢行彰露者。驅出國界。城西北育王所造。昔佛於此七日說法。其側有髮爪塔。四佛行坐迹。又南臨旃伽寺。有佛牙。長寸半。光色變改。寶函盛之。遠近瞻者。日有百千。守者煩擾。重稅金寶。而樂禮者不辭重貨。齋日便出。置高坐上。散華。雖積牙齒不沒。又城東南百餘里有塔。佛曾七日說法。處中有舍利。時放光明。其側有佛行坐迹。寺北四里。臨旃伽河。有塔。佛曾七日說法。五百餓鬼解悟。生天。其側又有髮爪塔。次側又有四佛行坐迹。又至阿輸陀國。屬中印度。都城北五里。旃伽河岸大寺。中塔。佛爲天人。三月於此說法。有四佛行坐迹。次西五里有佛髮爪塔。城西南五里。大巷沒羅林。中故寺。是阿僧伽菩薩夜昇天宮。於彌勒所。受<sub>二</sub>瑜伽莊嚴<sub>一</sub>。大乘經論及中邊論等。盡下爲衆說之。林西北百餘步。有佛髮爪塔。城東南臨旃伽。有塔。佛

西北下一本有髮塔波三字

樓上一本作樓工

曾三月說法處。有髮爪青石塔。有四佛行坐迹。又隔二國。東南行至鉢羅伽耶國。屬中印度。王城西南臨閻牟河。曲中有塔。佛曾於此降外道。處有髮爪塔。經行迹。又有提婆菩薩作廣百論。處城中有天祠。堂前大樹枝葉繁密。有食人鬼。依之左右遺骸。為積。人至祠中無不輕命。上樹投下。為鬼所誘。城東兩河間。交廣十餘里。土地平豐。細沙彌布。古今王豪諸貴。諸有捨施。莫不止焉。號為大施場。戒日大王亦修此業。場東合流口。日數人自溺而死。彼俗名為生天所也。有欲行此法者。於七日中。絕粒自沈。中流。遠近相應。乃至山殺野獸。羣鹿等。亦遊水濱。絕食沈死。當戒日王行施之時。有二獼猴。唯為狗殺。雄者負屍。擲此河中。雄者又自餓累日而死。又從此西南大林野。行五百餘里。至憍賞彌國。屬中印度。王城內。故宮大精舍。高六十尺。刻檀佛像。上懸石蓋。即鄔陀衍那王王唐云出愛之所造也。靈光間起。諸王以力欲舉。終莫之移。昔佛為母上天說法。王請目連。神力接上。就天摸相。及佛下天。像便起迎。佛慰喻曰。方為佛事。舍東百餘步。四佛行坐迹。佛浴室。井今猶充汲。城內東南隅。有具史羅長者。宅有佛精舍。髮爪塔。有四佛行坐迹。城西九里石室。有佛降毒龍處。側有大塔。高二十餘丈。有佛經行迹。及有髮爪塔。病求多愈。又有釋迦遺法滅盡。在此國中。貴賤入境。自然感傷。窟東北行七百里。度菟伽北岸。至迦奢布羅城。是護法菩薩伏外道處。佛曾於此六月說法。有佛經行迹。及有髮爪塔。又從此北行一百八十里。至鞞索迦國。屬中印度。王城南有寺塔。高

樓上一本作樓工

欲一本作

洞一本作

欲一本作

二十餘丈。佛曾於此六年說法。其側有奇樹。高七十尺。春冬不改。是佛淨齒木。乘而茂生。諸邪外道。欲殺伐。尋生如故。罰者受殃。側有四佛行坐迹。並有髮爪塔。基角相連。林池交影。又從此東北五百里。至室羅伐悉底國。屬中印度。都城荒毀。故殿東基。上有小塔。是鉢羅摩那特多王唐云波斯也。比丘尼造精舍處。次東塔。是蘇達多唐云之故宅也。側有大塔。是耆婆利摩羅唐云捨邪處。城南六里許。有逝多林。是給孤國太子所造寺也。今荒廢。之尙有石柱。高七十餘尺。有王造之。瓶室一。存餘。並湮滅。室中有為母說法金像。東北有佛洗病僧塔。西北有目連舉身子衣塔。不遠有井塔。佛所汲用。又有舍利弗與佛經行道說法處。並有表塔。盤樂異香。常降其所。又有外道殺女。以陰誘佛。立塔表處。寺東百餘步。大澗坑。是調適置毒害佛。生身陷處。又南有大坑。是瞿伽離比丘毀佛生身陷處。又南八百步。大澗坑。是戰遮婆羅門女毀佛生身陷處。此三大坑。皆澗洞。達無底。縱有洪雨。大注。終無停。偃。寺東七十步。有精舍。名曰影覆。高六十尺。中有東面坐像。與外道論處。次東天祠。量同精舍。初日影西。不蔽佛舍。晚日隆。東。遂覆天祠。又東四里。大澗池。是毗盧釋迦王唐云玉也。陷入地處。後人立記之。又有身子初造寺時。與外道換處。亦立塔記。寺西北四里。有得眼林。中有佛經行迹塔。其緣勝軍王。挾五百賊。眼開佛慈力。一時平復。捨杖。遂生城。西北六十里。故城。是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本生處。其北即是此佛全身舍利之所。育王造塔表記之處。又東南行

當此下一  
木右土字

天人一本  
作夫人

坐一本作

五百里。至劫比羅伐窣堵國。屬中印度。故城無人住。城內正殿。基上精舍。中作王像。其側是摩訶摩耶夫人殿。基上精舍。作夫人像。其側精舍。中作菩薩像。神降之相。彼執不同。上座部云。當唐國五月十五日。諸部又云。當此五月八日。此蓋見聞之異耳。城南有塔。是太子拘力擲象越城。墮地為大坑。其側有精舍。作太子像。及受業處。其傍有精舍。是妃寢處。作耶輸施羅並羅怙羅像。別本云。太子初夜開城。北門出去。又城東南隅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馬。陵空。城處四城門各有精舍。作老病死沙門像。城南四里。尼拘盧林塔。佛得道。與天人說法之所。城南五十里。故城中塔。是人壽六萬歲時。迦羅迦村。臥佛本生城。城東南塔。即此佛遺身處。無憂王於前建立石柱。高三丈。又東北三十餘里。故城中塔。是人壽四萬歲時。迦羅迦村。尼佛本生城。城東北塔。即此佛遺身處。無憂王為建立石柱。銘記之。高二丈餘。城東北四十餘里。有太子生樹下塔。大城西北數百千塔。是釋子塔。有四。釋子拒王軍。乘琉璃王退城。人不受殺。罰出境。至今不絕。城南尼拘律樹塔。是佛初來見父王處。城南門外塔。是太子兄弟拘射處。東南三十餘里。是太子射矢沒地。因涌泉流。俗傳箭泉。病飲多愈。或持泥附。隨苦皆愈。又東北九十里。臘伐尼林。釋種浴池。華水相映。其北二十五步。有無意華樹。今已枯瘞。佛本真處。有說云。當此三月八日者。上座部云。當此三月十五日者。次東有塔。二龍浴。太子處。佛初生。已不扶而行。四方各七步。所蹈之處。出大蓮華。既右。臨生天。

佛下一本  
有塔字

帝衣接。四王捧之。置金几上。几施四塔。並立石柱。表之。傍有小河。東南而流。俗號油河。是太子產已。天化此池。光潤令沐。以除風。今變水河。尚膩如油。又從此東行二百餘里。荒林中。至藍摩國。屬中印度。都城空。城東南有佛塔。減百尺。昔初八分之一。舍利也。靈光時起。其側有清池。龍變為蛇。出繞其塔。有野象。採華以散之。無憂王欲開龍護。不許。又東大林百餘里。大塔。是太子至此。解寶衣。中末尼珠。付闍維。迦還父王處。又東有瞻部樹。枯株尚在。有小塔。是太子以餘衣。易毳布處。其側塔者。鬚髮處。年自不定。或云十九二十九者。又東南行百九十里。尼拘陀林塔。高三丈。是昔人於佛焚地。收餘灰。炭於此起塔。病者祈愈。亦有四佛行坐。迹塔高百餘尺。左右數百小塔。又從此東北。大林疎險。行五百里。至拘尸那揭羅國。屬中印度。城荒人少。城內東北角塔。是純陀故宅。其井。猶美。營供所穿。城西北四里。度阿恃多伐底河。相金。近西岸。娑羅林。兩林中間。相去數十步。中有四樹。特高。作大瓶精舍。中造佛涅槃像。北首而臥。傍高二百餘尺。前有石柱。記佛滅相。有云。當此土三月十五日者。說有部云。當此九月八日。諸部異議。云至今。龍朔三年。則經一千二百年。此依菩提寺石柱記也。或云一千三百年。或云一千五百年。或云始過九百。未滿千者。其精舍側。有佛昔為維王。救火。及鹿救生。各立一塔。次西塔者。是蘇跋陀羅。滅證處。次有一塔。是執金剛神躡地處。次側一塔。是停棺七日處。次側一塔。是阿泥樓陀上天。告母降來。哭佛處。城北度尼連禪那河。三百

變一本作

斯一本作

成上印一  
作佛

形上一本  
有其字  
上國變  
一本作  
上變二  
百一本  
三百

人編一本  
作大

步塔者。是佛涅槃般那處。地今黃黑土雜灰炭。有新成者。剋獲舍利。次側一塔。佛為大迦葉波。現雙足處。次有一塔。前立石柱。刻配八國分舍利事。又從此西南大林行五百里。至婆羅泥反。屬中印度。都城西臨。宛伽河。城居人滿。城東北有婆羅泥斯。河東北十餘里。是鹿野寺。又西南塔高百餘尺。前有石柱高七十餘尺。洞徹清淨。誠感像現。隨其善惡。即成道。已初轉法輪處。其側三塔。即昔三佛行坐處。傍有諸塔。是五百獨覺入滅處。又側一塔。是慈氏菩薩受記處。又西一塔。是佛過去為護明菩薩。迦葉波佛授今佛成道處。次南有四佛經行處。長五十步。高七尺。青石積成。上作釋迦經行像。形特異。肉髻上鬚髮頭。抽出。神而有微。寺迹極多。精舍浮圖。乃有數百。事難述盡。寺西有清池。周二百步。佛昔盥浴。次西小池。佛嘗澣器處。次北小池。佛嘗有浣衣處。次之三池。龍止其中。味甘且淨。有慢觸者。金毘羅獸。即而害之。次側有方石。上有佛袈裟。文迹。外道凶人有輕蹈者。池龍輒興風雨。害之。次側有浮圖。佛曾作六牙象王。見羸師者。被法衣。故拔牙與處。次又一塔。佛昔為象與猴相。同大小處。又大林中塔。佛與調達昔為鹿王。佛代孕鹿命處。鹿野之號。因此得名。寺西南三里有一塔。是五人迎佛處。又大林東三里有一塔。佛昔為兔與諸獸聚。自知形小。燒身餓之。因感天帝下來。讀故使月輪有兔像。現又東順宛伽河行三百里。至戰王國都城。人滿。城臨宛伽河。城西北有寺塔。佛舍利一升。昔佛於此七日說法。并四佛行處。河北有佛降鬼塔。半

邊下一本  
有住字

林一本作  
村

無問一本  
作無問

已陷地。又有佛為噉人鬼說法處。又東南度河百餘里。塔者即分舍利瓶及餘舍利。齋日放光。又東北度宛伽河行百五十餘里。至吠舍釐國。屬中印度。都城額毀。故基周七十里。少人居住。宮城周五里。宮西北六里有寺塔。是說維摩經處。又東是舍利子證果塔。又東大塔。是王得一分舍利。解許無憂王取九升。均造餘塔。後更有王欲開地。遂止。次南有彌猴。為佛穿池。池西羣猴持佛鉢。上樹取蜜。池南猴奉佛蜜。處各有塔記。寺東北四里許。有塔。是維摩故宅基。尚多靈神。其舍壘。輒傳云。積石。即是說法現疾處也。於大唐顯慶年中。勅使衛長史王玄策。因向印度。過淨名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故號方丈之室也。并長者寶積宅。卷羅女宅。佛姨母入滅處。皆立表記。寺北四里有塔。佛將往拘尸天人送立處。次後一塔。是佛最後觀城邑處。次是卷羅女以園施佛處。其側一塔。是佛三告阿難涅槃處。又側一塔。是千子見父母處。即賢劫千佛也。東故重閣講堂。基塔時放光明。是佛說普門住處。城東南十五里。大塔。是七百賢聖重結集處。宛伽河南北岸各有一塔。是阿難隨分身與二國。又隔一國。西北行一千五百里。入山谷。至尼波羅國。屬北印度。都城東南不遠。有水火林。東一里許。有阿耨波澗水。周二十步。旱澇湛然。不流常沸。家火投之。徧池火起。煙燭數尺。以水灑。火火更增。燄碎土。以投。亦即然。盡無問投者。並成灰燼。架釜水上。煮食立熟。賢德傳云。此水中先有金匱。前有國王將人取之。匱已出。泥人象挽之。不動。夜神告曰。此是慈氏佛冠在。



東上一木  
有倚字

中後彌勒下生探著不可得也。火龍所護。城南十餘里。孤山特秀。寺居重疊狀。若雲霞。松竹魚龍隨人馴附。就人取食。犯者滅門。比者國命並從此國而往還矣。即東女國與吐蕃接界。唐梵相去可一萬餘里。又從南行百五十里。度宛迦河。至摩揭陀國。屬中印度。城少人居。邑落極多。故城在王舍城山北。東二百四十里。北臨宛伽河。故宮北石柱高數丈。昔無憂王作地獄處。是頹婆娑羅王之曾孫也。王即戒日之女婿也。所治城名華氏城。王宮多華故。因名焉。石柱南有大塔。即八萬四千之塔。一數也。安佛舍利一升。時有光瑞。即是無憂王造。近護羅漢役鬼神所營。其側精舍中有大石。是佛欲涅槃北極拘尸南顧摩揭。故陷石上之。雙足迹長尺八寸廣六寸。輪相華文十指各異。近為惡王金耳毀壞。佛迹已還平。文采如故。乃捐苑伽河中。尋復本處。貞觀二十三年。有使國寫迹來。次側有四佛行坐迹。塔故城東南有龍猛菩薩伏外道處。次北有鬼辦塔。馬鳴事。又西南度尼連禪河。有伽耶城。少人物。可千餘家。城西南六里許。至伽耶山。谿谷杳冥。世謂靈岳。自古君王封告成也。頂有石塔高百餘尺。時放奇光。佛於此說寶雲等經。山東南尼連河減二里許。至鉢羅笈菩提山。言正覺佛時。燈先登。因名也。佛自東北岡上頂欲入金剛定。振地搖山。神懼告佛。又至西南半崖中。面澗坐石地山。又震淨居天。告曰。此西南十五里近苦行處。鉢羅樹下金剛座處。是菩提座。三世諸佛成此成正覺。佛方就之。仍為石室。龍留影也。世稱名地。其菩提樹周垣。輒壘以崇固之。

自上一木  
有倚字  
時一本作

壘上一木  
有垣字

十步一本  
作千步

東西闊周可五百四十步。奇樹名花連陰列植。正門東開對尼連河。南門接大花池。西阨險固。北門通大寺。其院內聖迹諸塔列多。樹垣正中金剛座。上者賢劫初成。與大地俱大千界中。下極金輪。上至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千佛同坐入金剛定。故因號焉。即證道之處。又曰道場。大地震時。獨無搖也。如來得道之日。互說不同。或云三月八日及十五日。垣北門外大菩提寺。六院三層。牆高四丈。壘輒為之。師子國王買取此處。與造斯寺。僧徒僅千。大乘上座部所住持也。有骨舍利狀。如人指節。舍利者大如真珠。彼土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方正月十五日也。世稱大神變月。若至其夕。必放光瑞。天雨奇花。充滿樹院。彼土常法。至於此時。道俗千萬。七日七夜。就申供養。凡有兩意。謂觀光瑞及取樹葉。其樹青翠。冬夏不改。每至入涅槃日。及以夏末。一時彫落。通夕新抽。與舊齊等。後為無憂王妃伐截。於西數十步。聚而燒之。用以祠天。煙焰未止。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同榮。因謂號為灰菩提樹。王親生信。以香乳澆餘根者。至旦樹生如本。王妃恐之。又夜重伐。王重新請以乳澆之。不日還生。壘石周垣。其高丈餘。近為金耳國月王。又伐此樹。掘至泉水。不盡根底。乃縱火焚之。又以甘蔗澆之。令其爛絕。其本也。數月之後。為補刺摩伐摩王。此言滿胃。即先無憂王之玄孫也。聞樹被誅。舉身投地。請僧七日。經行繞樹。大坑以數千牛乳澆之。六日夜。樹生丈餘。恐後。後周時。石垣高二丈四尺。樹今出於石壁。上二丈餘。圍三尺餘。樹東青靛精舍。高百六十餘尺。基廣二十餘

及一本作

步。上有石鈎欄繞之。高一丈。層甍皆有金像。四壁鑿諸天仙。上頂金銅阿摩勒迦果。東却接爲重閣三層。屋宇特異。並金銀飾。鑿三重門外。甍中左觀自在右慈氏像。並鑄銀成。高一丈許。是無憂王造。精舍初小。後巨廣之。依王立樂行傳云。西國瑞像無窮。且錄摩訶菩提樹像云。昔師子國王名尸迷法拔摩。梵王遣二比丘來詣此寺。大者名摩訶請。小者優波。其二比丘禮菩提樹金剛坐。訖此寺不安置。其二比丘乃還。其本國王問比丘。往彼禮拜聖所。來靈瑞云何。比丘報云。閻浮大地無安身處。王聞此語。遂多與珠寶。使送與此國王。三讓隨羅。多因此以來。即是師子國比丘。又金剛座上尊像。元造之時。有一外客來告大衆云。我聞募好工匠造像。我巧能作此像。大衆語云。所須何物。其人云。唯須香及水。及料燈油支料。既足。請寺僧云。吾須閉門營造。限至六月。慎莫開門。亦不勞飲食。其人一入。卽不重出。唯少四日未滿。六月大衆許。章不和各云。此塔中狹窄。復是漏身。因何累月不開。見出。疑其所爲。遂開塔門。乃不見匠人。其像已成。唯右乳上有少許未竟。後空神驚。誠大衆云。我是彌勒菩薩。像身東面坐。身高一丈一尺五寸。肩闊六尺二寸。兩膝相去八尺八寸。金剛座高四尺三寸。闊一丈二尺五寸。其塔本阿育王造。石鈎欄塔後有婆羅門兄弟二人。兄名王主。弟名梵主。兄造其塔。高百肘。弟造其寺。其像自彌勒造成。已來。一切道俗規模圖寫。聖變難定。未有寫得。王使至彼請諸僧衆。及此諸使人至誠殷請。累日行道懺悔。兼申

後下一本有有字

及一本作

似一本作  
以一本作  
與一本作

封不附一  
木作村不

寺下一本  
有共寺二  
字○殿上  
一本有殿  
字  
銘下一本  
有白字

來意。方得圖畫。勢踰周盤。直爲此像。出其經本。向有十卷。將傳此地。其匠宋法智等。巧窮聖容。圖寫聖顏。來到京都。道俗競模。樊師傳云。像右乳上圖飾未周。更填衆資。遙看其相。終似不滿。像坐脚。跌右足。脚上。左手放右手。垂。所以垂手者。像佛初成道時。佛語魔王。指地爲證。近被月王伐樹。令臣毀像。王自東返。臣本信心。乃於像前橫施。輒斷。心愧。暗故置燈於內。外畫自在天像。功成報命。月王聞懼。舉身生皰。肌膚皆裂。尋卽喪沒。大臣馳報。卽除壁。鄣往還多日。燈猶不滅。今在淡室。晨持鏡照。乃觀其相。見者悲戀。敬仰忘返。又依王立樂傳云。此漢使奉勅往摩伽陀國。摩訶菩提寺立碑。至貞觀十九年二月十一日。於菩提樹下塔西建立。使典司門令史魏才書。

昔漢魏君隨窮兵用武。與師十萬日。費千金。猶尙北勒。圖顏東封不附。大唐半籠六合道冠。百王文德所加。溥天同附。是故身毒諸國。道俗歸誠。皇帝愍其忠款。遐軫聖慮。乃命使人朝散大夫行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黃水縣令王立樂等二十二人。巡撫其國。遂至摩訶菩提寺。所菩提樹下金剛之座。賢劫千佛。並於中成道。嚴飾相好。具若異容。靈塔淨地。巧窮天外。此乃曠代所未見。史籍所未詳。皇帝遠振鴻風。光華道樹。爰命使人屈斯瞻仰。此絕代之盛事。不朽之神功。如何。寢默詠歌。不傳金石者也。乃爲銘。  
大唐撫運 廣壽昌 化行六合 威稜八荒 身毒稽顙 道俗來王

爰發明使。曠斯道場。金剛之座。千佛代居。尊容相好。彌勒規模。靈塔壯麗。道樹扶疎。歷劫不朽。神力焉如。

異采一本  
作如來

鼎下觀一  
本作呈祥  
二字

泥下一本  
有塔字

又笑師傳云。佛以唐國三月八日成道。上座部云。當此三月十五日成道。時年三十者。或云三十五者。斯之差互。彼自不同。由用曆前後。故有此異。由神州曆算元各不同。三代定正。延縮何足怪乎。且據一相。取悟便止。樹西大精舍內。有餘石像。東面立。飾以奇珍。前有青石奇文。異采。初成道。日梵王起七寶堂。帝釋起七寶座。佛據上。七日思惟。放光照。樹令寶為石。樹南浮圖高百餘尺。初佛於河沐已將坐念草。帝釋化人以始尸草。以奉佛坐。育王造塔表之。次東北有塔。是佛證果時。有羣青雀來繞世尊。亦有羣鹿繞之處。樹東大路左右各有一塔。是魔王燒佛。衰退處。樹西北有精舍。中迦葉波佛。時放光明。俗云。至誠七繞。生得宿命智。又垣西北有爵金香泥。高一丈四尺。樹垣東南隅。有尼拘律樹。樹側有塔。精舍中有坐像。初證果時。大梵王請轉法輪處。垣內四隅皆有塔。初佛受草。趣樹。先至西南地動。又向西。北。又東北。又東南。並為地動。即西北至樹下。東面坐金剛座上。地方安靜。故立塔。記垣外西南有二牧牛女宅。其側有養乳廬。廬又側有佛受麻處。皆立表塔。樹南門外大池。周七百餘步。清澄魚龍所宅。次南有池。是帝釋所造。為佛濯衣池。西大石。是帝釋雪山持來。為佛曬衣。次側有塔。是佛納故衣處。次南林中一塔。是佛受貧母施故衣處。化池東林龍池清潔。其

麥上一本  
有一字

院上一本  
有樹字  
百一本作

水甘美。岸西有小精舍。中像。佛初成道。此坐。七日入定。龍王繞佛。七匝。化多頭。蓋佛處。龍池東林。精舍。作佛廩。瘦形像。其側有經行迹。七十餘步。南北各有畢鉢羅樹。往來攀而後起。即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麥。今有疾者。以香油塗像。多愈。又有五比丘住處。又東南有塔。是佛入尼連河浴處。次近河有佛食乳廬。廬其側有二塔。是長者獻蜜。麩處。樹東南塔。是四天王奉佛石鉢處。其側有塔。是佛成道後。為母說法處。又度迦葉兄弟千人處。樹垣北門外。即是摩訶菩提寺。庭宇六院。觀閣三重。周垣高五丈。有佛舍利大如指節。光潤鮮白。通徹內外。肉舍利者。大如青珠。形帶紅色。每年至佛大神變月。出以示人。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於唐國。當正月十五日。於此之時。放光雨華。大起。深信。其寺常有千僧。習大乘。上座部。法儀清肅。是南海僧伽羅國王。請立。經今四百年。寺多有師子國。人。每年比丘解安居。訖。四方道俗百千萬衆。七日七夜。香華伎樂。徧林供養。印度諸僧。以唐國五月十六日。入夏安居。以唐國八月十五日。解夏。斯亦隨方。用曆不同。不可一定。如雪山北。有國坐。春坐。秋者。意以一年之內。多溫熱。處。制三月住。就中前後一月。延促不定。若據修道。何時不安。故律制三時。遊行。通結。有罪。必有善緣。亦開兼濟。院東渡河。大林中塔。北池者。佛昔為香象子。侍盲象母。處前。建石柱。昔迦葉波佛於此宴坐。側有四佛行坐迹。林中小石柱。是禪頭。蓋發惡願處。又東度黃河。百餘里。至屈屈吃播陀山。塔直上三峯。狀如雞足。頂樹大塔。夜放神炬。光明通照。即大迦

佛下一本  
無標字  
橋一本作

乘波於中寂定處也。初佛以族母織成金縷大衣，袈裟傳付彌勒，令度遺法。四部弟子迦葉承佛教旨，佛涅槃後第二十年，捧衣入山，以待彌勒。山路徑極梗澁，多諸林竹。師子虎象縱衝騰倚。吳法師至，彼每思登踐，取進無由。吳乃告王，請諸防援。蒙王給兵三百餘人，各備鋒刃，斬竹通道。日行十里，爾時彼國聞吳往山禮拜，士女大小數盈十萬，奔隨繼至，共往難足。既達山阿，壁立無路，乃縛竹為梯，相連而上。達山頂者三千餘人，四眺欣然，轉增喜踊。具觀石罅，散華供養。又依王玄策傳云：粵以大唐貞觀十七年三月內，爰發明詔，令使人朝散大夫行術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等送婆羅門客還國。其年十二月至摩伽陀國，因即巡省佛鄉，覽觀遺蹟。聖迹神化在處，感徵至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至王舍城，遂登耑闍山。流目縱觀，俯眺罔極。自佛滅度千有餘年，聖迹遺基儼然具在。一行一坐皆有塔配，自惟器識邊鄙，忽得躬親靈迹，一悲一喜，不能裁抑。因銘其山，用傳不朽。欲使大唐皇帝與日月而長明，佛法弘宣共此山而同固。其辭曰：大唐出震，廣圖龍飛。光宅率土，恩覃四夷。化高三五，德邁軒羲。高懸玉鏡，垂拱無為。一道法自然，儒宗隨世。安上作禮，移風樂制。發於中土，不同棄裔。釋教降此，運於無際。其神力自在，應化無邊。或涌於地，或降於天。百億日月三千大千，法雲共扇，妙理俱宣。其鬱乎此山，奇狀增多。上飛香雲，下臨澄波。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經過。存聖迹於危崖，貯遺趾於巖阿。四其參差，嶺障重疊。巖廊鏗鏘，寶鐸飜飄。異香覽華山之神蹤，勒貞碑於崇崗。馳大唐之淳化，齊天地之久長。其

門外上一  
木北字  
室上一本  
有石字  
通一本作

又吳師傳云：從此山東行六十里，至矩奢揭羅補羅城。北門外有塔，佛舒手現。五師子伏提婆醉象處。又東北塔是舍利子開馬勝比丘說法證聖處。塔北大坑，傍塔是室利迦多設火坑，以害佛處。又東至娑栗陀羅矩吒山，此山亦云羅山，傍有大石高丈四五廣三十餘步。是提婆連多擲佛處。其南崖下有塔，佛此處說法華經處。南山崖有大石室，佛舊入定。阿難別室被魔怖之以手通石摩頂。現有通穴，精舍東北大石是佛曬衣處。衣文明徹石內，傍有佛迹。山城北門西有毘布羅山，西南崖昔有五百溫泉。今猶數十泉。西畢鉢羅石室，佛昔常居。後壁洞穴是阿素洛宮。山門外一里至迦闍陀竹園精舍。東大塔是阿闍多沒吐路。生怨也。即是阿闍世王也。竹園西南六里許，南山陰大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大迦葉波與千羅漢於此集。三藏處。僧中上座，即號為上座部。室西北塔是阿難受責證果處。山城之北可五里許。至曷羅闍結利溫。唐言新王舍城南門外道左塔者，度羅怛拈處。又北三十餘里至那爛陀寺。無厭寺。瞻部洲中寺之最者，勿高此矣。五王共造，供給倍隆。故因名焉。其寺都有五院，同一大門。周闕四重，高八丈許。並用板壁，其最下壁，厚六尺。外墻三重，牆亦板壁，高五丈許。中間各繞極澁池，澁備有華香，嚴麗可觀。自登已來，防衛清肅。女人垢澁未嘗容隱。常住僧衆四千餘人。外客道俗通及邪正，乃出萬數。皆周給衣食，無有窮竭。故復號施無厭也。中及左

甲 夾一本作  
二十一  
列一本作

右聖迹重疊不可殫記。有諸論師智識清遠。王給封戶乃至十城。漸降量賞不減三城。其寺現在受封大德三百餘人。通經已上不掌僧役。重愛學問。諮訪異法。故鳥者已西。被於海內。諸出家者皆多義學。任國追師。都無隔礙。王雖守國不敢遮障。又東行入山二百餘里。至伊爛拏國。見佛坐迹。入石寸許。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有瓶迹。沒石寸許。八出華文。都似新置。有佛立迹。長尺八寸。強闊六寸許。又隔七國西北行。至羯羅摩國。邪正兼事。別有三寺。不食乳酪。是調達部僧也。又西南行七百里。至烏茶國。東境臨海。有發行城。多有商旅。停於海濱。次南大海。中有僧伽羅國。謂執師子是也。相去約指二萬餘里。每夜南望。見彼國中佛牙塔上。寶珠光明。騰焰輝赫。現於天際。又西南行。具經諸國。並有異迹。可五千里。至憍薩羅國。即南印度之正境也。崇信彌篤。王都西南三百餘里。有黑蜂山。是昔大王為龍猛菩薩。造立斯寺。細倒。其寺上下五重。鑿石為之。引水旋注。多諸變異。沿彼達上。今淨人固守。罕有登者。甕中石像形極偉大。寺成之日。龍猛就山以藥塗之。變成紫金。世無等者。又有經藏。夾傳無數。古老相傳。盡初結集。並現存在。雖外佛法屢遭誅殄。而此一山住持無改。近有僧來於彼夏坐。但得讀誦不許持出。具陳此事。但路幽阻。難可尋問。又南行至案達羅國。屬南印度都城。西南二十餘里。孤山嶺上石塔。即是陳那菩薩造。因明論處。又南行千里。至跋那羯磔迦國。屬南印度都城。東西據山間。各有大寺。昔王為佛造殿。山疎石列。極華博。賢聖遊息。佛滅

今一本作  
又一本作  
新一本作

未有千年前。其處有千凡僧。安居罷日。皆證無學。陵空飛去。今寂無人。其處有婆毘吠伽論師。明辯即是般若燈論主也。於觀自在前。絕粒而飲水三年。立志祈請。待見彌勒。觀自在乃為現色身。今在城南大山巖。執金剛神所。誦金剛咒三年。神授方云。此巖石內有阿素洛宮。如法行。請石壁當開。可即入中。待彌勒出。我當相報。又經三年。然咒芥子。擊於石壁。豁即洞開。時百千衆。親親驚歎。論師跨門再三顧命。唯有六人從入。餘者謂是毒蛇窟也。當即石門還合如壁。又復南行六千餘里。至秣羅矩吒國。即瞻部最南際海濱境也。山出龍腦香。及有白檀香樹。又有羯羅摩香樹。身無葉。香如冰雪。即龍腦香也。從此南大海中。有天空宮。觀自在菩薩常所住處。音譯云觀世音。臨海有城。即是古師子國。入海中可三千里。非結大伴則不可至。自此西北四千餘里。中途經國。具諸神異。國東南隔數千里。那羅稽羅洲。人長三尺。鳥啄唯食椰子。又至摩訶刺他國。其王自在。未嘗戒日。寺有百餘僧徒。五千東境山。寺羅漢所造。有大精舍。高百餘尺。中安石像。長八丈餘。上施石蓋。凡有七重。虛懸空中。相去各三尺。禮謁見者無不歡異。傳云羅漢願力所持。或云藥咒術力所持。又越二國西北至摩臘婆國。屬南印度都城。西北二十餘里。有大婆羅門邑。側大陷坑。水流無滿。是昔大慢婆羅門。謗大乘生陷入地處。又西北至阿吒釐國。屬南印度。此國出胡椒。薰陸香。樹葉如棠。又周巡西北。越十餘國。至波刺斯國。非印度所據。此國多出金銀。餘石頗膩水精。死多藥屍。佛鉢在王宮中。西北

地下一本  
有猴字

接拂憐國出白狗子。本赤頭鴨生於穴中。案梁貢贖圖云。去波斯北一萬里。西南海島有西女國。非印度。攝拂憐年別送男。夫配焉。略陳聖迹。依如前述。具列俗紀。備存大本。頌曰  
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西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  
託采虛凝。殆映霄霧。述流衆像。理深其趣。寄興開襟。引凡聖路。  
千佛同化。萬賢來曙。皇情有感。緇素同遇。

訂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九

訂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麗橫〕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住持篇第二十二 此有十部

- 述意部 治罰部 思慎部 說聽部 菩薩部 羅漢部 僧尼部 長者部
- 天王部 鬼神部

述意部第一

夫法不自弘。弘之在人。人通邪正。法逐人訛。將欲住持三寶。必須德行內充。律教一宗。兼先  
詰究。不憚勞苦。不好聲譽。令遐邇道俗。欣心有據。界中行。者慕崇。進業。緇素相依。法得久住。  
故四分律云。非制。不制。是制。便行。如是。漸漸令法久住。若法出常情。言無規矩。翻同鄙俗。何  
成匡衆。宜自私自退。省己爲人。故律云。非制。而制。是制。便斷。如是。漸漸令法速滅。數見朝貴門  
首。多有療病。僧尼。或有行醫。針灸。求貪名利。或有誦博。歌戲。不護容儀。或有婚姻。相託。媒嫁  
男女。或有科斂。酒肉。公然聚會。或有服玩。奢華。馳騁。衣馬。或有執腕。抵掌。類同賤俗。或有結  
構。惡友。朋仗。惡人。致使穢響。盈路。汙染。俗情。貴勝。同知。聞徹。天聽。於是。雷同。總撥。在濫。滑人。  
非直。僧尼。不依。聖教。亦由。白衣。不識。賢良。寔因。一二。凡僧。毀謗。無量。好衆。或有。勸求。學問。博  
知。三藏。或有。講導。利生。無關。四時。或有。專居。禪思。常坐。不臥。或有。讀誦。經論。常動。匪懈。或有。

所以一本  
作或以

未來一本  
作未行

六時禮懺。晝夜行道。或有納衣乞食。儉素無爲。或有山居蘭若。頭陀苦行。或有專營福利。供養三寶。或有興建齋講。化俗入道。或有營造經像。締摺伽藍。如是略列。曠能殫記。此之名德。常依道場。專行福智。寸陰不遺。無暇染俗。所以公貴不驕。唯共鄙徒。結友情密。染習既久。以非爲是。縱觀聖僧。將爲凡衆。唯生瞋慢。何曾加敬。靜思此事。豈非濫歎。

治罰部第二

自大聖西隱。正教東流。佛法付囑國王。令加護持。但王法侵移。日就衰廢。持犯憲章。漸將殆盡。若聞說者。反設陵辱。以道俗濫惡。情乖日久。設欲治罰。改惡就善。恃官勢力。枉壓清人。僧衆無力。反汗淨心。其懷轉許。實難挫伏。致使大教息用。遺風訛替。故大集經云。若未來諸王四姓。爲護法。故能捨身命。寧護一如法。比丘不護無量諸惡。比丘是王捨身生淨土中。若隨惡者。是王無量世中。不復人身。王等不治。則斷三寶。奪衆生眼。雖無量世。修施戒慧。則爲滅失。又犯過。比丘應須治者。一月兩月。若使或不與。不與共坐。或擯出一國。乃至四國。有佛法處。治如是等惡。比丘諸善。比丘安樂受法。故使佛法久住不滅。又薩婆多論云。違王制。故得突吉羅罪。又勝鬘經云。世尊應折伏者。而折伏之。應攝受者。而攝受之。何以故。以折伏攝受。故令正法得久住。天人充滿。惡道減少。於如來所轉法輪。而得隨轉。又涅槃經云。善男子。諦聽諦聽。當爲汝說。如來所得長壽之業。菩薩以是業因緣。故得壽命長。欲得長壽。應當慈念一切衆生。同於子想。生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受不殺戒。修善法。亦當安置一切衆生於五戒十善。復入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等。一切諸惡趣。拔濟是中苦惱。衆生脫未脫者。度未度者。未涅槃者。令得涅槃。安慰一切諸恐怖者。以如是等業因緣。故菩薩則得壽命長遠。於諸智慧而得自在。隨所壽終。生於天上。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於佛法中有破戒者。作逆罪者。毀正法者。云何當於如是等人。同子想耶。佛告迦葉。善男子。譬如國王。諸羣臣等有犯王法。隨罪誅戮。而不捨置。如來世尊。不如是也。於毀法者。與驅遣羯磨。捨置羯磨。舉罪羯磨。不可見羯磨。滅擯羯磨。未捨惡見羯磨。善男子。如來世尊。與謗法者。作如是等降伏羯磨。爲欲示諸行惡之人。有果報故。我涅槃已。隨其方面有持戒比丘。威儀具足。護持正法。見壞法者。即能驅遣。訶責懲治。當知是人得福無量。不可稱計。乃至若善比丘。見壞法者。置不訶責。驅遣舉處。當知是人佛法中怨。若能驅遣訶責舉處。是我弟子。眞覺聞也。又云。如來今以無上正法。付囑諸王大臣宰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是諸國王及四部衆。應當勸勵諸學人等。令得增上戒定智慧。若有不學。是三品法。懈怠破戒。毀正法者。王者大臣四部之衆。應當苦治。又經。若有比丘。供身之具。亦當豐足。復能護持所受禁戒。能師子吼。廣說好法。謂修多羅。乃至阿浮陀遮迦。以如是等九部經典。爲他廣說利益安樂。諸衆生。故唱如是言。涅槃經中。制諸比丘。不應畜養奴婢牛羊非法之物。若有比丘。畜如是等不淨物者。應

好一本作  
妙

是言。涅槃經中。制諸比丘。不應畜養奴婢牛羊非法之物。若有比丘。畜如是等不淨物者。應

當治之。如來先於異部經中說。有比丘畜如是等非法之物。某甲國王如法治之。驅令還俗。若有比丘能作如是。師子吼時。有破戒者。聞是語已。咸共瞋恚。害是法師。是說法者。設復命終。故名持戒自利利他。以是緣故。我聽國主羣臣宰相諸優婆塞等。護說法人。經中廣明。覺德比丘護正法時。制諸比丘不得破戒。畜非法物。破戒徒衆聞是語已。便來害之。時有國王一名。曰有德。沒命護持。覺德比丘與共戰鬪。救得法師。從是之後。常得值佛。乃至二人皆得成佛。自指云。爾時王者。則我身是。說法比丘。迦葉佛是。為護法故。皆得成就是金剛身。又云。我涅槃後。濁惡之世。國土荒亂。互相抄掠。人民飢餓。爾時多有為饑餓故。發心出家。如是之人。名為禿人。是禿人。見有持戒威儀具足。清淨比丘。護持正法。驅逐令出。若殺若害。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是持戒人。護正法者。云何當得遊行村落城邑。教化善男子。是故我今聽持戒者。依諸白衣持刀杖者。以為伴侶。若諸國王大臣長者優婆塞等。為護法故。雖持刀杖。我說是等名。為持戒。雖持刀杖。不應斷命。若能如是。即得名為第一持戒。又云。我於經中亦說。有犯四波羅夷。乃至微細。突吉羅等。應當苦治。衆生若不護持禁戒。云何當得見於佛性。一切衆生。雖有佛性。要因持戒。然後乃見。因見佛性。得成阿耨菩提。又偈云。

比丘若修集 戒定及智慧 當知則不久 親近大涅槃

又月燈偈云

雖廣讀衆經 持多聞毀禁 多聞不能救 破戒地獄苦  
又十輪經佛說偈云

有真善利利 供養於正法 三乘得熾盛 當獲功德海 具足七寶等  
徧滿閻浮提 持用施諸佛 其福猶有限 乃至四天下 造僧房供養  
彼雖得大福 不如護正法 假使為諸佛 滿中造塔廟 彼雖得大福  
不如護正法 譬如五日出 能竭於大海 若護我法者 則竭煩惱結  
譬如風災起 悉摧一切山 若護正法者 亦滅諸煩惱 譬如水災起  
漂蕩填大地 若護正法者 亦消諸煩惱

思慎部第三

夫欲成大醫弘其三藏。先須當機自療。已患然後治。他法得久住。不得為名利。故空談名教。不修一行。遂同狂醉。故大莊嚴論云。有二種醉。一者家色財等成就時。醉。二者他稱讚時。醉。此之二醉前。一多是在家人等富貴時。醉。開放過門。造地獄。因後。一多是出家人等貪學名。利輕賤自身。希望他讚。便生憍慢。昏於志趣。失於聖意。盲不見道。流浪三塗。故涅槃經云。佛告迦葉。我般涅槃。七百歲後。是魔波旬。漸當沮壞。我之正法。譬如獵師。身服法衣。魔王波旬。



與一本作

亦復如是。作比丘像比丘尼像。優婆塞優婆夷像。亦化作須陀洹身。乃至化作阿羅漢身及佛色身。魔王以此有漏之形。作無漏形。壞我正法。又經云。若有比丘以利養故。為他說法。是人所有徒眾眷屬。亦効是師。貪求利養。是人如是。便自壞棄。又云。若有比丘。雖持禁戒。為利養故。與破戒者。坐起行來。共相親附。同其事業。是名破戒。亦名雜僧。又云。復有常沒非一聞提。何者是耶。如人為有修施戒善。是名常沒。故經云。善男子。有四善事。獲得惡果。何等為四。一者為勝他。故讀誦經典。二者為利養。故受持淨戒。三者為他眷屬。故而行布施。四者為非想非非想處。繫念思惟。是四善事。得惡果報。又云。是一聞提。諸善根。非其器。故假使是人。百千萬歲。聽受如是。大涅槃經。終不能發菩提之心。所以者何。無善心故。又經云。善男子。我涅槃後。無量百千歲。四道聖人。悉復涅槃。正法滅後。於像法中。當有比丘。像似持律。少讀誦經。貪嗜飲食。長養其身。所衣服。隨隨醜惡。形容顯瘠。無有威德。放畜牛羊。擔負薪草。頭戴髮爪。悉皆長利。雖服袈裟。猶如獵師。細步徐行。如狗伺鼠。常唱是言。我得羅漢。多諸痛苦。眠臥糞穢。外現賢善。內懷貪嫉。如受瘧法。婆羅門等。實非沙門。現沙門像。邪見熾盛。誹謗正法。如是等人。滅壞如來所制戒律。正行威儀。說解脫果。雜不淨法。及壞甚深祕密之教。各自隨意。反說經律。而作是言。如來皆聽我等食肉飲酒。自生此論。言是佛說。互共誣惑。各自稱是沙門釋子。善男子。爾時復有諸沙門等。貯聚生穀。受取魚肉。手自作食。執持油瓶。資蓋草屨。

與一本作

親近國王大臣長者。占相星宿。勤修醫道。畜養奴婢。金銀雜寶。學諸伎藝。畫師泥作造書。教學。種植根栽。蠱道呪幻。和合諸藥。作唱妓樂。香華治身。撈菰園菜。諸工巧等。若有比丘。能離如是。諸惡事者。當說是人。真我弟子。若反習是事。親近國王王子大臣及諸女人。高聲大笑。或復默然。於諸法中。多生疑惑。多語妄說。長短好醜。或善不善。好著妙衣。如是種種不淨之物。於施主前。躬自讚歎。出入遊行。不淨之處。所謂酤酒。姪女博奕。如是之人。我今不聽。在比丘中。應當罷道。還俗。役使。譬如釋務。悉滅無餘。當知是等。經律所制。悉是如來之所說也。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有隨順佛所說者。即是菩薩。乃至經云。破戒比丘。當於百千億萬劫。數割截身肉。以贈施主。若生畜生身。常負重。所以者何。如析一髮。為千億分。破戒比丘。尚不能消一分。供養。况能消他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又云。樂視婦女。不附男子。乃至憎持戒者。親附破戒。常讚布施。不讚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不讚寂滅。遠離獨處。常好譏論。持戒者。過亦不稱讚。行頭陀者。或指其事。惡口橫加。又經云。善男子。如來正法。將欲滅盡。爾時多有惡行。比丘不知。如來微密之藏。懶惰懈怠。不能讀誦。宣揚分別。如來正法。譬如癡賊。棄捨真寶。擔負草蕘。不解如來微密藏。故於是經中。懈怠不勤。哀哉。大險。當來之世。甚可怖畏。苦哉。眾生。不勤聽受。是大乘典。大涅槃經。唯諸菩薩。摩訶薩等。能於是經。取真實義。不著文字。隨順不逆。為眾生說。復次善男子。如牧牛女人。為欲賣乳。貪利多故。加二分水。轉賣與餘。

與一本作

值一本作  
直財許三  
字

餘味一本  
作餘經○  
練一本作  
如

國一本作  
世下一本  
有法字下  
同

牧牛女人。彼女人得已。復加二分轉賣與近城女人。得已。復加二分復轉賣與城中女人。彼  
女得已。復加二分詣市賣之。時有一人爲子納婦。當須好乳以贖賓客。至市欲買。是買乳者  
多。索價數。是人答言。汝乳多。水不直。爾許。正值我今賤待賓客。是故當取。取已。還家。爰用作  
糜。都無乳味。雖復無味於苦味中。千倍爲勝。何以故。乳之爲味。諸味中最。善男子。我涅槃後  
正法未滅。餘八十年。爾時是經於閻浮提。當廣流布。是時多有諸惡比丘。抄掠是經。分作多  
分。能滅正法。色香美味。是諸惡人。雖復誦誦如是經典。滅除如來深密要義。安置世間莊嚴  
文飾無義之語。抄前著後。抄後著前。前後著中。中著前後。當知如是諸惡比丘。是魔伴侶。受  
畜一切不淨之物。而言如來悉聽我畜。如牧牛女。多加水乳。諸惡比丘亦復如是。唯以世語  
錯定。是經令多衆生不得正說。正寫正取。尊重讚歎。供養恭敬。是惡比丘爲利養。故不能廣  
宣流布。是經所可分。流少不足言。如彼牧牛貧窮女人。展轉淡薄。無有氣味。雖無氣味。猶勝  
餘味。足一千倍。緣彼乳味於諸苦味。爲千倍勝。何以故。是大乘典大涅槃經。於聲聞經。最爲  
上首。喻如牛乳味中最勝。以是義。故名大涅槃。

說聽部第四

如涅槃經云。復次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讀誦書寫演說。是涅槃經。莫非時說。莫非固說。莫非  
不請說。莫非輕心說。莫非處處說。莫非自歎說。莫非輕他說。莫非滅佛法。時說。莫非熾然世說。善男子。若我

博身一本  
作寶品

苦一本作

弟子受持。是經非時而說。乃至熾然世說者。人當輕呵而作是言。若佛祕藏大涅槃經。有威  
力者。云何令汝非時而說。乃至熾然世說。若持經者作如是說。當知是經爲無威力。若無  
威力。雖復受持。爲無利益。緣是輕毀涅槃經。故令無量衆生墮於地獄。則是衆生惡知識也。  
非我弟子。是魔眷屬。若爲利養五欲名聞。而說經者。事同博易。速滅正法。又涅槃經云。云何  
栴檀寶。凡木。如我弟子。爲供養。故向諸白衣。演說經法。白衣情逸。不喜聽聞。白衣處高。比  
丘在下。兼以種種。餽饋飲食。而供給之。猶不肯聽。是名栴檀寶。凡木。云何以金寶。易鎗石。  
餘石。譬色聲香味觸。金譬於戒。我諸弟子。以色因緣。破所受戒。是名以金寶。易鎗石。云何以  
銀寶。易白鐵。譬十善。銀譬十惡。我諸弟子。放捨十善。行十惡法。是名以銀寶。易白鐵。云何  
以絹寶。易繡。繡。繡。以譬無慚無愧。絹。譬。我諸弟子。放捨慚愧。習無慚愧。是名以絹寶。  
易繡。云何甘露寶。易毒藥。毒藥。以譬種種。供養。甘露。以譬諸無漏法。我諸弟子。爲利養。故  
向諸白衣。苦自譽。說言。得無漏。是名甘露寶。易毒藥。又法華經云。菩薩摩訶薩。不親近國王  
王子大臣官長。不親近諸外道梵志尼隸子等。及造世俗文筆。諛詠外書。乃至田獵。漁捕。諸  
惡律儀。不親近求聲聞人。又不應於女人身。取能生欲想。相而爲說法。亦不樂見。若入他家。  
不與小女處。女穿女等。共語。亦復不近五種不男之人。以爲親友。不獨入他家。若有因緣。須  
獨入時。但一心念佛。若爲女人說法。不露齒笑。不現臂臆。乃至爲法。猶不親厚。況復餘事。不

樂者年少弟子沙彌小兒亦不樂與同師常好坐禪於空閑處修攝其心又佛藏經云不淨說法有五種一者自言盡知佛法二者說佛經時出諸經中相違過失三者於諸法中心疑不信四者自以所知非他經法五者為利養故為人說法如是說者我說此人當墮地獄不至涅槃又云我久勤苦求是法寶而此惡人捨置不說但以經相違語義互相是非不順正法於聖法中畜心自大隨意而說為求利養若比丘說法雜外道義者有善比丘應從坐去若不爾者非善比丘亦復不名隨佛教者如是說者我說此人名為外道尼乾弟子非佛弟子謂是地獄畜生餓鬼何以故身未證法而在高座身自不知而教人者法墮地獄又當來比丘好讀外經當說法時莊校文辭令眾歡樂惡魔爾時助惑眾人障礙善法若有貪著音聲語言巧飾文辭若有人好外道經者魔皆迷惑令心安隱又如羣盲人捨所得物欲詣大施而墮深坑我諸弟子亦復如是捨離衣食而逐大施求好供養以世利故失大智慧而墮深坑阿鼻地獄又云不淨說法得罪極多亦為眾生作惡知識亦謗過去未來今佛若人悉棄三千大千世界眾生命比不淨說法罪多於此何以故是人皆破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助魔事亦使眾生於百千世受諸衰惱但能作縛不能令解當知是人於諸眾生為惡知識為是妄語於大眾中謗毀諸佛以是因緣墮大地獄救多眾生以邪見事是故名為惡邪見者又云舍利弗爾時破戒比丘乃至為得一杯酒故與諸白衣演說佛法於意云何

不上一本無比字

著利要一本外經利

小一本山

雜亦一本作

多貪患癡多樂讀經貪著利養行不清淨舍利弗若有比丘昔年有德比丘中龍有深智慧是人能信無所有自相空法無我無人法何以故是人樂乘聞雜語不樂睡眠多事不為白衣營執事務不為使命持送文書不行醫行不讀醫方不為販賣不樂論說世間語言但樂欲說出世間法舍利弗我今明了告汝求自利已善比丘等當爾之時不應入眾乃至一宿唯除阿羅漢煩惱已斷及病比丘於中有緣何以故舍利弗當爾時人貪欲瞋恚愚癡毒盛不活怖畏常所逼切求利善人常應自處小林空靜乃至畢命如野獸死又云我此真法不久住世何以故眾生福德善根已盡濁世在近又大集月藏經云若有眾生唯依讚誦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人多喜著於世俗以世俗故尚不能調伏己心煩惱何能調伏他人煩惱善男子樂著讚誦求菩提者便有嫉妬求於名利高心自恃輕慢毀他尚不能得欲界善根何況能得色無色界一切善根又摩訶衍大寶嚴經云譬如醫師持藥遊行而自身病不能療治多聞之人有煩惱病亦復如是雖有多聞不制煩惱不能自利徒無所用譬如死人著金環珞多聞破戒被服法衣受他供養亦復如是又方廣十輪經云若有眾生起於盛弊愚癡惡口自謂為智乃至不離邪見為求他利而生嫉妬貪著名稱自舉輕他不能守護身口意等心常念惡常作是語而自稱說是大乘人亦教他讚誦但自讚己非毀於他以是義故讚歎大乘自不調伏於大乘道而欲教他修行大乘乃至云得人身難亦失聲

多說有一  
本作倒說  
勝○多故  
一本作放  
附

一劫一本  
作一切

聞辟支佛乘常趣惡道不欲親近諸有智者而唱是言作師子吼我是大乘善男子譬如  
驢著師子皮自以為師子有人遠見亦謂師子驢未鳴時無能分別既出聲已遠近皆知非  
實師子諸人見者皆悉睡言此弊惡驢非師子耶乃至毀犯禁戒作惡行者於一切處不成  
法器若自說言我是大乘能破一切衆生煩惱塵勞大障亦為衆生住八正道入無畏城則  
無是處又佛藏經云過去世時有五比丘一名普事二名苦岸三名薩和多四名將去五名  
跋難陀是五比丘為大衆師其普事者知佛所說真實空義無所得法餘四比丘皆墮邪道  
多說有人普事比丘為四部所輕無有勢力多人惡賤四惡比丘多教人衆以邪見道於佛  
法中不相恭敬相違逆故以滅佛法乃至云是諸惡人滅佛正法亦與多人大衰惱事又是  
惡人命終之後墮阿鼻地獄仰臥九百萬億歲伏臥九百萬億歲左右臥亦然於熱鐵上燒  
然焦爛是中退死更生炎地獄大炎地獄活地獄黑繩地獄皆如上歲數受諸苦惱於黑繩  
地獄死還生阿鼻地獄中乃至云親近是人及善知識并諸檀越凡有六百四萬億人與  
此四師俱生俱死在大劫受諸燒爇乃至云如是展轉一劫受苦大劫將燒故在地獄又  
說大劫若燒是四惡人及六百四萬億人從此阿鼻地獄中轉生他方在大劫何故以故  
舍利弗重罪具足其報不少在於他方無數百千萬億那由他處受大苦惱世界還生是四  
罪人及六百四萬億人并及餘人罪未畢者於彼命終還生此間大地獄中又云久久墮免

地獄苦惱得生人中於五百世從生而育然後得值一切相佛乃至云於彼佛法出家十萬  
億歲勤行精進如救頭然不得順忍况得道果又涅槃經云善星比丘誦得十二部經智度  
論云提婆達多出家學道誦得六萬法聚述曰此之二人皆不修方便道中真佛性觀四念  
處等行法觀察五陰無常苦空非我所實著我見人見衆生見已起大逆罪誹謗如來由  
斯義故此之二人生身陷入阿鼻地獄中受無窮苦如是流例述難可盡

菩薩部第五

如迦葉經云爾時佛告摩訶迦葉如來不久當般涅槃迦葉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住世一  
劫若減一劫守護正法佛告迦葉彼愚癡人假使千佛出世種種神通說法教化彼愚癡人  
於彼惡欲不可令息迦葉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有諸衆生具足善根其心清淨能報佛恩守  
護我法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修少行智慧微淺如持重擔我不能堪唯有菩薩堪能荷負如  
斯重擔譬如有人年耆極老年百二十身嬰長病不能起時有一人巨富饒財賚持珍寶  
至病人所而語之言我有緣事當至他方以資相寄為我守護待我還時汝當歸我彼老病  
人無有子息唯獨一身彼人去已未久之間因篤命終所寄財物悉皆散失彼人行還求索  
無所世尊聲聞之人亦復如是智慧微淺修行甚少又無伴侶不能久住在於世間若付正  
法不久散滅佛讚迦葉我已了知而故付汝令彼癡人得聞此已生於悔心爾時迦葉白佛

至一本作  
一

得一本  
作當

至上一本  
有上字

言。世尊。我今更說第二譬喻。譬如有。人身力盛壯。無諸患苦。壽命無量百千萬歲。生大種姓。具足財寶。善持淨戒。有大慈悲。內懷歡喜。利益多人。令得安樂。時有一人。賣持寶物。來至其所。而語之言。我有緣事。當至他方。以寶相寄。當好守護。若十年還。若二十年還。待我來時。當見相還。其人得寶。藏積守護。彼人行還。即便歸之。世尊。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若以法寶。付諸菩薩。無量千億那由他劫。終無失壞。利益無量無邊。衆生不斷。三寶世尊。如是之事。我不能持。唯有菩薩。乃能堪受。世尊。此彌勒菩薩摩訶薩。俱在此會。如來付之。於當來世。後五百歲。法欲滅時。如來所集之法。悉能守護。流演廣說。何以故。此彌勒菩薩。於當來世。證得阿耨菩提。譬如國王第一太子。當爲王事。如法治世。彌勒菩薩。亦復如是。治法王位。守護正法。爾時佛讚迦葉。如汝所說。即伸右手。摩彌勒頂。作如是言。彌勒。我付囑汝。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正法滅時。汝當守護。三寶。莫令斷絕。爾時如來摩彌勒頂。於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光明徧滿。大千世界。爾時地天及虛空天。至阿迦賦吒天。悉皆合掌。白彌勒菩薩摩訶薩。言。如來以法付囑聖者。唯願聖者。爲利一切。諸天人。故受此正法。爾時彌勒菩薩。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爲利益一切衆生。尚受無量億劫之苦。況復如來付我正法。而當不受。世尊。我爾時受持於當來世。演說如來無量阿僧祇劫。所集阿耨菩提。法。彌勒菩薩說此語時。三千世界。六種震動。又大集經云。爾時世尊告上首彌勒及賢劫

中一切菩薩摩訶薩。言。諸善男子。我昔行菩薩道時。曾於過去。諸佛如來。作是供養。以此善根。與我。作於三菩提。因。我今憐愍諸衆生。故以此報果。分作三分。留一分。自受。第二分者。於我滅後。與禪解脫三昧。堅固相應。聲聞。令無所乏。第三分者。與彼破戒。讀誦經典。相應。聲聞。正法像法。勤頭著袈裟者。令無所乏。彌勒。我今復以三業相應。諸聲聞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寄付汝手。勿令乏少。孤獨而終。及以正法像法。毀破。禁戒著袈裟者。寄付汝手。勿令彼等於諸資具。乏少。而終。亦勿令有栴陀羅王。共相惱害。身心受苦。我今復以彼諸施主。寄付汝手。我今所有。器以非器。爲我出家。而供養者。汝等亦當護持。養育彌勒。若於現在。及未來世。讀誦受持。此法門者。彼等當得十種清淨功德。何等爲十。始從身清淨。故離殺生。乃至離邪見。是爲十種功德。從是已後。百千萬生。常得如是。十種清淨功德。若有至心聽此法門者。是人住如實際。得於八種清淨功德。何等爲八。一長壽。二端正。三富貴。四名稱。五常爲諸天守護。六所須常無所乏。七盡諸業障。八命欲終時。有十方佛及諸大衆。放大光明。照其眼目。令其人見。得生善處。於百千萬生。常得如是。八種功德。我今更復略說。是人當得十三種清淨功德。何謂十三。一。生死流轉。終不更起顛倒。惡見。二。不生五濁。無佛國土。三。常得見佛。四。常聞正法。五。常得供養衆僧。六。值善知識。七。常與六波羅蜜相應。八。不墮小乘。九。常以大慈大悲。大方便力。成熟衆生。十。常發勝願。十一。乃至菩提。而常不離。如上等法。十二。速能

謂一本  
爲



諸眷屬一  
本作眷屬

不，得滅度。令傳佛法。每三天下，福利羣生。令出生死。又入大乘論。實頭盧羅睺等。十六無  
學。羅漢。及九十九億羅漢。皆於佛前受持住法。又依新翻大阿羅漢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住  
記云。薄伽梵般涅槃後八百年中。執師子國勝軍王。都有阿羅漢名難提蜜多羅。友化緣  
既畢。將般涅槃。集諸慈芻芻尼等。但有疑者。應可速問。承告。決墮。良久。乃問。我等未知。世  
尊釋迦牟尼。無上正法。當住幾時。時尊者告曰。汝等諦聽。如來先已說法住經。今當為汝粗  
更宣說。佛薄伽梵般涅槃時。以無上法付囑。十六大阿羅漢。并諸眷屬。令其護持。使不滅沒。  
及勸其身。與諸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報。時諸大眾聞是語。已少解憂。復重請  
言。所說十六大阿羅漢。我輩不知其名。何等慶友。答言。第一尊者名寶度羅跋羅。與自  
眷屬千。阿羅漢。多分住在西瞿陀尼洲。第二尊者名迦諾迦伐達。與自眷屬五百阿羅漢。多  
分住在北方。迦濕彌羅國。第三尊者名迦諾跋釐。與自眷屬六百阿羅漢。多分住在東  
勝身洲。第四尊者名蘇頌。與自眷屬七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北俱盧洲。第五尊者名諾那  
羅。與自眷屬八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南瞻部洲。第六尊者名毘陀羅。與自眷屬九百阿羅漢。  
多分住在就沒羅洲。第七尊者迦理迦。與自眷屬千阿羅漢。多分住在僧伽茶洲。第八尊者  
名伐闍羅弗多羅。與自眷屬千一百阿羅漢。多分住在鉢刺摩洲。第九尊者名戊博迦。與自  
眷屬九百阿羅漢。多分住在香醉山中。第十尊者名半託迦。與自眷屬千三百阿羅漢。多分

目一本作  
因

目一本作  
源

住在三十三天。第十一尊者名羅怛羅。與自眷屬千一百阿羅漢。多分住在畢利羅瞿洲。第  
十二尊者名那伽犀那。與自眷屬千二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半度波山。第十三尊者名目揭  
隨。與自眷屬千三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廣脇山中。第十四尊者名伐那婆斯。與自眷屬千四  
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可住山中。第十五尊者名阿氏多。與自眷屬千五百阿羅漢。多分住在  
鷲峯山中。第十六尊者名注荼半託迦。與自眷屬千六百阿羅漢。多分住在持軸山中。如是  
十六大阿羅漢。一切皆具三明六通八解脫等。無量功德。離三界染。誦持三藏。博通外典。承  
佛勅。故以神通力。延自壽量。乃至世尊正法應住常隨護持。及與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  
得大果報。若此世界一切國王。輔相大臣長者居士。若男若女。發殷重心。為四方僧。設大施  
會。或設五年無遮施會。或慶寺慶像。慶經。慶等。施設大會。或延請僧。至所住處。設大福會。或  
詣寺中。經行處等。安布上妙。諸座臥具。衣藥飲食。奉施僧眾。時此十六大阿羅漢。及諸眷屬。  
隨其所應。分散往赴。現種種形。蔽隱聖儀。同常凡眾。密受供具。令諸施主。得勝果報。如是十  
六大阿羅漢。護持正法。饒益有情。至此南瞻部洲人壽極長。至於十歲。刀兵劫起。互相誅戮。  
佛法爾時。當暫滅沒。刀兵劫後。人壽漸增。至百歲。位此洲人等。狀前刀兵殘害。苦惱復樂。修  
善。時此十六大阿羅漢。與諸眷屬。復來人中。稱揚顯說。無上正法。度無量眾。令其出家。為諸  
有情。作饒益事。如是乃至此洲人壽六萬歲時。無上正法流行。世間熾然。無息。後至人壽七

未一本作

萬歲時。無上正法方未滅沒。時此十六大阿羅漢與諸眷屬。於此洲地俱來集會。以神通力。用諸七寶。造宰堵波。嚴麗高廣。釋迦牟尼如來應正等覺。所有遺身。跡都皆集其內。爾時十大大阿羅漢。與諸眷屬。遠宰堵波。以諸香華。持用供養。恭敬讚歎。遶百千匝。瞻仰禮已。俱昇虛空。向宰堵波。作如是言。敬禮世尊。釋迦如來。應正等覺。我先受勸護持正法。及與天人。作諸饒益。法藏已沒。有緣已周。今辭滅度。說是語已。一時俱入無餘涅槃。先定願力。火起焚身。如燈焰滅。骸骨無遺。時宰堵波。便陷入地。至金剛際。方乃停住。爾時世尊。釋迦牟尼。無上正法。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永滅不現。從此無聞。此佛土中。有七百俱胝。獨覺。一時出現。至人壽八萬歲時。獨覺聖眾。復皆滅度。次後彌勒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時瞻部洲。廣博嚴淨。具如經說。

僧尼部第七

能一本作

如毗尼母經云。若出家僧尼有五法。因緣能令正法不速隱沒。一者所誦習經文句具足。前後次第所有義味悉能究盡。復教徒弟。同己所知。如此人者。能令佛法久住。於世二者。廣習三藏。文義具足。復能為四部之衆。如所解散之。其身雖滅。令後代正法相續不絕。如此人者。能使正法不墜於地。三者僧中若有大德上座。為四部所重者。能勤修三業。捨營世事。其徒衆弟子迭代相續。皆亦如是。此亦復令正法久住。四者若有比丘。其性柔和。言無違逆。聞善從之。聞惡遠避。若有高才智德者。訓誨其言。奉而修行。是亦能令佛法久住。五者若比丘共相和順。不為形勢利養。朋黨相助。共諍是非。如此五事。能令正法流轉不絕。是名說法中上座。

長者部第八

檀下一本  
有那字

如優婆塞戒經云。爾時會中有長者。子名曰善生。白佛言。世尊。外道六師常演說法。教衆生言。若能晨朝敬禮六方。則得增長壽命之財。何以故。東方之土。屬于帝釋。有供養者。則為護助。南方之土。屬于閻羅王。有供養者。則為護助。西方之土。屬于婆樓那天。有供養者。則為護助。北方之土。屬于風天。有供養者。則為護助。下方之土。屬于火天。有供養者。則為護助。上方之土。屬于風天。有供養者。則為護助。佛法之中。頗有如是六方。不耶。佛言。善男子。我佛法中。亦有六方。所謂六波羅蜜。東方即是檀那。何以故。始初出者。為出智慧。光因緣故。彼東方者。屬衆生心。若有衆生。能供養彼檀。則為增長壽命與財。南方即是尸羅。何以故。尸羅名之為右。若人供養。亦得增長壽命與財。西方即是羼提。何以故。彼西方者。名之為後。一切惡法。乘於後。故若有供養。則得增長壽命與財。北方即是毗梨。何以故。北方名號勝諸惡法。若人供養。亦得增長壽命之與財。下方即是禪定。何以故。能正觀察。三惡道故。若人供養。亦得增長壽命之與財。上方即是般若。何以故。上方即是無上。無上故。若有供養。則得增長壽命之與財。善男子。



是六方者屬衆生心非如外道六師所說如是六方誰能供養善男子唯有菩薩乃能供養  
天王部第九

徒一本作

如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云何如來告天帝釋及四天王云我不久滅度汝等各於  
方土護持我法我去後摩訶迦葉寶頭盧君徒般敷羅睺羅四大比丘住不泥洹流通我  
法佛言但像教之時信根微薄雖發信心不能堅固不能感致諸佛弟子雖專至累年不如  
佛在世時一念之善故彌勒下生聽汝泥洹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天帝釋及四天王  
言如來不久當以無餘涅槃而般涅槃汝等各於方土護持正法我滅度後過於千歲教法  
滅時當有非法出世間十善悉壞閻浮提中多諸患難如來頂骨佛牙佛鉢安置東方末後  
付歸天王帝釋四王六又勝天王經云或有衆生見此菩薩今始成道或見菩薩久遠成道或見  
一世界四天王獻鉢或見十方恒河沙世界四天王獻鉢舍利弗菩薩爾時度衆生故即受  
衆鉢重疊掌中合而爲一其諸天王又不相見皆謂世尊獨用我鉢又依鉢記云釋迦如來  
在世之時所用青石之鉢其形可容三升有餘佛泥洹後此鉢隨緣往福衆生最後遺化與  
於漢境此記從北天竺來有兩紙許甲子歲三月至石洞寺僧伽耶舍小禪師使於漢土宣  
示令知

出下一本  
有現字

升有原一  
本作對有  
除

鬼神部第十

擬下一本  
有片字  
三一本作  
刀

如大集經云爾時一切諸天一切諸龍乃至一切迦吒富單那等於三寶中得增上信作如  
是言我等一切從今以往護持正法若諸國王見有如是爲佛出家受持禁戒乃至爲佛勤  
鬚髮不受禁戒受而毀犯無可積聚如其事緣治其身罪鞭打之者我等不復護持養育如  
是國王捨離彼國以捨離故令其國土而有種種詭詐圖諍疫癘飢饉三兵俱起非時風雨  
亢旱毒熱傷害苗稼令其國土所有世尊聲聞弟子悉向他國使其國土空無福田若有世  
尊聲聞弟子乃至但著袈裟片者若有宰官鞭打彼等其刹利王不遮護者我等亦當出其  
國土又大集經云爾時世尊以震旦國付囑毗首羯磨天子五千眷屬迦毗羅夜又大將五  
千眷屬乃至雙瞳目大天女十七大將各領五千眷屬汝等賢首皆共護持震旦國土於彼  
所有一切觸惱圖諍怨讎忿競言訟兩陣交戰飢饉疫癘非時風雨冰寒毒熱悉令休息遮  
障不善諸惡衆生瞋恚癡癡苦辛惱觸無味等物悉令休息令我法眼得久住故紹三寶種  
不斷絕故頌曰

擬一本作

執一本作

於赫大聖 種覺圓明 無非不察 如響酬聲 弗資延慶 孰悟歸誠  
良道可仰 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 一味香并 物有取捨 善惡虧盈  
八邪馳說 四句爭名 讖非鑿是 法住安寧

訂校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訂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麗橫〕

潛通篇第二十三 妖怪篇第二十四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潛通篇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聖賢應世影跡無方。所止之國莫非利益。俗士封其吉凶。上智恬其善惡。正心而俟。則與天同量矣。昔晉武之世。有天竺耆域。宋武之初。有彭城杯度。並顯示微瑞。昭悟俗。齊梁之有沙門保誌者。始現於永明之初。晦智若狂。體同滯。而藏往知來。每中靈驗。動容發辭。鮮有遺策。士庶響赴。所在如雲。跡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濕。蛇虎不能侵毒。雖復限以九關。身終無礙。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遺仙高士。世有可善。故出善應之。世有可惡。故出惡應之。可謂懸於日月。繫於金石者矣。無疆之福於斯見焉。

引證部第二

如生經云。佛告諸比丘。乃昔過去無數劫時。姊弟二人。姊有一子。與俱俱給官御府。織見幣。中奇寶好物。即共謀言。吾織作勤苦。獲物多少。寧可共取。用解貧乏。伺夜人定。擊作地窟。盜取官物。不可算數。明監藏者覺物減少。以啓白王。王詔之曰。勿廣宣之。令外知聞。具甥盜者。謂王不覺。王曰。至于後日。必復重來。且嚴警守。以用待之。得者收捉。無令放逸。藏監受詔。即加守備。其人久久。則重來盜。外甥教舅。舅今年尊體風力少。若為守者。所得不能自脫。我力強盛。當潛挽舅。舅適入窟。為守者所執。執者喚呼諸人。甥捉不制。畏明識之。輒截舅頭。出窟持歸。晨曉藏監具以啓聞。王又詔曰。舉出其屍。置四交路。其有對哭取死屍者。則是賊魁。乘之。四衢警守。積日。人馬填墮。塞路奔突。其賊射闢。載兩車薪。置其屍上。守者啓王。王詔微伺。若有燒者。收縛送來。於是外甥教童。執炬舞戲。人衆總闔。以火投薪。薪然熾盛。守者不覺。具以啓王。王又詔曰。若聞維。更增嚴伺。其來取骨。則是元首。甥又覺之。兼煨釀酒。特令醇厚。詣守備者。微而沽之。遣守者連昔飢渴。見酒。飲飲酒過多。皆共醉寐。酒瓶盛骨而去。守者不覺。明復啓王。王又詔曰。前後警守。竟不級獲。其賊狡黠。更當設謀。王即出女莊嚴寶飾。安立房室於大水傍。衆人侍衛。伺察非妄。必有利色。來趣女者。逆抱捉喚。令人收執。他日異夜。甥尋竊來。因水放椽。令順流下。唱噉。甥隱守者驚。趣謂有異人。但見椽。杙如是。連昔數數不覺。守者睡眠。甥即乘椽。到女房室。女則執衣。甥告女曰。用為率衣。可捉我臂。甥索兒。預持死人臂。以用授女。便放衣。捉臂而大稱噉。守者寤。甥得脫。走明具啓王。王又詔曰。此人方便。獨百無雙。久捕不得。當奈之何。女即懷姙。十月生男。男大端正。使乳母抱。行周徧國中。有人見。鳴便縛送來。抱兒終日無就。鳴者。甥為餅師。住餅鑪下。小兒餓啼。乳母抱兒。趣餅鑪下。

保一本作  
寶○函歷  
一本作續

疑一本作

大疑一本作

候疑一本作

候疑一本作

語估一本作

自百一本作

者謂王不覺。王曰。至于後日。必復重來。且嚴警守。以用待之。得者收捉。無令放逸。藏監受詔。即加守備。其人久久。則重來盜。外甥教舅。舅今年尊體風力少。若為守者。所得不能自脫。我力強盛。當潛挽舅。舅適入窟。為守者所執。執者喚呼諸人。甥捉不制。畏明識之。輒截舅頭。出窟持歸。晨曉藏監具以啓聞。王又詔曰。舉出其屍。置四交路。其有對哭取死屍者。則是賊魁。乘之。四衢警守。積日。人馬填墮。塞路奔突。其賊射闢。載兩車薪。置其屍上。守者啓王。王詔微伺。若有燒者。收縛送來。於是外甥教童。執炬舞戲。人衆總闔。以火投薪。薪然熾盛。守者不覺。具以啓王。王又詔曰。若聞維。更增嚴伺。其來取骨。則是元首。甥又覺之。兼煨釀酒。特令醇厚。詣守備者。微而沽之。遣守者連昔飢渴。見酒。飲飲酒過多。皆共醉寐。酒瓶盛骨而去。守者不覺。明復啓王。王又詔曰。前後警守。竟不級獲。其賊狡黠。更當設謀。王即出女莊嚴寶飾。安立房室於大水傍。衆人侍衛。伺察非妄。必有利色。來趣女者。逆抱捉喚。令人收執。他日異夜。甥尋竊來。因水放椽。令順流下。唱噉。甥隱守者驚。趣謂有異人。但見椽。杙如是。連昔數數不覺。守者睡眠。甥即乘椽。到女房室。女則執衣。甥告女曰。用為率衣。可捉我臂。甥索兒。預持死人臂。以用授女。便放衣。捉臂而大稱噉。守者寤。甥得脫。走明具啓王。王又詔曰。此人方便。獨百無雙。久捕不得。當奈之何。女即懷姙。十月生男。男大端正。使乳母抱。行周徧國中。有人見。鳴便縛送來。抱兒終日無就。鳴者。甥為餅師。住餅鑪下。小兒餓啼。乳母抱兒。趣餅鑪下。

女一本作  
兒女同  
本一作

市餅舖兒。甥見兒鳴。具以白王。王又詔曰。何不縛送。乳母答曰。小兒飢啼。餅師授餅。因而鳴之。不識是賊。何因白之。王又使母更抱兒出。見近兒者。便縛將來。甥沽美酒。呼母伺者。勸酒醉眠。便盜兒去。醒悟。失兒。具以啓王。王又詔曰。卿等頑駭。貪嗜狂水。既不得賊。復亡失兒。甥時得兒抱至他國。前見國王。占謝答對。引經說義。王大歡喜。輒賜祿位。以爲大臣。而謂之曰。吾之一國。智慧方便。無遠不達。卿者。欲以臣女。若吾之女。當以相配。自恣所欲。對曰。不敢。若王見哀。其實欲索某國。王女。王曰。善哉。從所志願。王即自以爲子。遣使求彼。王女。王即可之。即遣使者。欲迎王女。勅其太子五百騎。乘皆使嚴整。甥爲賊臣。甥懷恐懼。若到彼國。王必覺我。見執不疑。便啓其王。若王見遣。當令人馬。衣服鞍勒。一無差異。乃可迎婦。王然其言。王令二百五十騎。在前。二百五十騎。在後。甥在其中。跨馬不下。女父自出。屢觀察之。王入騎中。躬執甥出。爾爲是非。前後方便。捕何難得。稽首答曰。實爾是也。王曰。卿之聰黠。天下無雙。卿之所願。以女配之。得爲夫婦。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外甥者。則吾身是。外國王者。舍利弗是。其舅者。今彌達是。女婦翁者。輸頭檀王是。婦母者。摩耶夫人是。其婦者。拘夷是。其子者。羅雲是。佛說是時。莫不歡喜。又智度論云。菩薩思惟。觀空無常。相故。雖有妙好五欲。不生諸結。譬如國王有一大臣。自覆藏罪。人所不知。王自取無脂肥羊。來汝。若不得者。當與汝罪。大臣有智。繫一大羊。以草穀好養。日三以狼而畏怖之。羊雖得養肥。而無脂。牽羊與王。王遣人殺之。肥而無脂。王問云。何得爾。答以上事。菩薩亦如是。見無常苦空。狼令諸結脂消。諸功德肉肥。又賢愚經云。爾時摩竭國中。有一長者。生一男兒。相貌具足。甚可愛敬。其生之日。藏中自然出一金象。父母歡喜。因瑞立號名曰象護。兒漸長大。象亦隨大。既能行步。象亦行步。出入進止。常不相離。若意不用。便住在內。象大小便。唯出好金。由是因緣。庫藏寶滿。象護長。大常騎東西。遲疾隨意。甚適人情。阿闍世王聞知。索看象護。父子乘象在門。王聽乘象入內。下象拜王。王大歡喜。命坐。賜食。粗畧談論。須臾之間。辭王欲去。王告象護。留象在此。莫將出耶。象護感然。奉教留之。空步出宮。未久之間。象沒於地。踊在門外。象護還得乘之。象護慮王見害。投佛出家。得羅漢道。每與比丘林間。思惟其金象者。常在目前。舍衛國人聞有金象。競集觀之。慣聞不靜。妨廢行道。時諸比丘。以意白佛。佛告象護。因此致煩。遣之令去。然不肯去。佛復告曰。汝可語之。我今生分已盡。更不用汝。如是至三象當滅去。爾時象護奉教語之。是時金象即入地中。佛告比丘。因何有此果報。乃往過去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彼佛涅槃。後起塔廟。中有菩薩。本從兜率天乘象。象下入胎。彼時象身有少剝破。時有一人見破。治補。因立誓願。使我將來常處尊貴。財用無乏。彼人壽終。生於天上。盡其天命。下生世間。常在尊貴。每有金象隨侍衛護。爾時治象人者。今象護是。由彼治象封受自然緣。其敬心奉三尊。故今值我得道。又雜寶藏經云。昔難陀王聰明博通事。無不鍊。以己所知。謂無剛敵。羣臣無對。時諸臣等。即白王言。

脂。王問云。何得爾。答以上事。菩薩亦如是。見無常苦空。狼令諸結脂消。諸功德肉肥。又賢愚經云。爾時摩竭國中。有一長者。生一男兒。相貌具足。甚可愛敬。其生之日。藏中自然出一金象。父母歡喜。因瑞立號名曰象護。兒漸長大。象亦隨大。既能行步。象亦行步。出入進止。常不相離。若意不用。便住在內。象大小便。唯出好金。由是因緣。庫藏寶滿。象護長。大常騎東西。遲疾隨意。甚適人情。阿闍世王聞知。索看象護。父子乘象在門。王聽乘象入內。下象拜王。王大歡喜。命坐。賜食。粗畧談論。須臾之間。辭王欲去。王告象護。留象在此。莫將出耶。象護感然。奉教留之。空步出宮。未久之間。象沒於地。踊在門外。象護還得乘之。象護慮王見害。投佛出家。得羅漢道。每與比丘林間。思惟其金象者。常在目前。舍衛國人聞有金象。競集觀之。慣聞不靜。妨廢行道。時諸比丘。以意白佛。佛告象護。因此致煩。遣之令去。然不肯去。佛復告曰。汝可語之。我今生分已盡。更不用汝。如是至三象當滅去。爾時象護奉教語之。是時金象即入地中。佛告比丘。因何有此果報。乃往過去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彼佛涅槃。後起塔廟。中有菩薩。本從兜率天乘象。象下入胎。彼時象身有少剝破。時有一人見破。治補。因立誓願。使我將來常處尊貴。財用無乏。彼人壽終。生於天上。盡其天命。下生世間。常在尊貴。每有金象隨侍衛護。爾時治象人者。今象護是。由彼治象封受自然緣。其敬心奉三尊。故今值我得道。又雜寶藏經云。昔難陀王聰明博通事。無不鍊。以己所知。謂無剛敵。羣臣無對。時諸臣等。即白王言。

蘇康一本  
作蘇伏

非一本作  
雙反一本  
宗反一本  
作反宗〇  
知一本作

有比丘名那伽斯那。聰明絕倫。今在山中。王欲試之。即使人賈一瓶蘇。湛然盈滿。王意以為。我智滿足。雖加於我。斯那獲蘇。即解其意。於弟子中。斂針五百。用刺蘇中。蘇亦不溢。尋遣歸。王。王既獲已。即知其意。尋遣使請。斯那即赴。延入宮中。王與蘇。食三五匙。便言已足。後與細美。方乃復食。王復問言。向云已足。何故。今者猶故復食。斯那答言。我向足。蘇未足。於細。即語。王言。今者殿上。可盡集人。令滿其上。尋即喚人。充塞。徧滿。更無容處。王在後來。將欲上殿。諸人畏。故盡皆攝腹。其中轉寬。乃容多人。斯那爾時。即語。王言。饑餓。如民細者。如王。民見於王。誰不避路。王復問言。出家在家。何者得道。斯那答言。二俱得道。王復問言。若二俱得道。何用出家。斯那答言。譬如去此三千餘里。若遺少健。乘馬。資糧。捉於器仗。得速達不。王答言。得。若遺老人。乘於瘦馬。復無糧食。為可達不。王言。縱令資糧。由恐不達。况無糧也。斯那答言。出家得道。喻如少壯。在家得道。如彼老人。王復問言。日之在上。其體是一。何以夏時極熱。冬時極寒。夏則日長。冬則日短。斯那答言。須彌山有上下道。日於夏時。行於上道。路遠。行遲。照于金山。故長。而晏然。日於冬時。行於下道。路近。行速。照大海。水短。而極寒也。頌曰。

潛遁巧變 善弄冥馳 偉哉仁智 官捕推移 羊肥無脂 象護天隨  
福應所感 冥運投機 靜也冲默 動也神輝 綿綿遠御 產產長非  
宗反元象 光潛影離 隱顯難測 真偽難知

保一本作  
寶

因上一本  
有亦同之  
三字〇死  
下一本無  
却字〇令  
活一本作  
今一字

感應緣 略三十一

西晉沙門劉薩何

西晉沙門杯度

西晉沙門竺佛圖澄

西晉沙門釋道進

宋沙門釋曇始

宋沙門釋法朗

宋沙門釋邵頌

宋沙門釋慧安

齊帝高洋

齊沙門釋僧慧

梁沙門釋保誌

吳居士徐光

搜神雜傳地仙等記

西晉慈州郭下。安仁寺。西劉薩何師廟者。昔西晉之末。此鄉本名文成郡。即晉文公避地之所也。州東南不遠。高平原上有人。名薩何。姓劉氏。其廟莊麗。備盡諸飾。初何在俗。不異於凡。常懷殺害。全不奉法。何因患死。却蘇曰。在冥道中。見觀世音曰。汝罪重。應受苦。念汝無知。且放令活。維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育王塔。可往禮拜。得免先罪。何得活。已改革前習。土俗無佛。承郭下有之。便具問已。方便開喻。通展仁風。稽胡專直。信用其語。每年四月八日大會。平原各將酒餅。及以淨供。從旦至中。酣飲戲樂。即行淨供。至中便止。過午已後。共相讚佛。歌詠三寶。乃至于曉。何遂出家。法名慧遠。百姓仰之。敬如佛想。然其異迹。生信逾隆。晝在高塔。為衆說法。夜入蘭中。以自沉隱。且從蘭出。初不奉舍。故俗名為蘇何聖。蘇何者稽胡名。蘭也。以從蘭宿。故以名焉。故今彼俗村。村佛堂。無不立像。名胡師佛也。今安仁寺。廟立像極嚴。土俗

華香一本  
作梓者

磁一本作  
相一本作

磁一本作  
相一本作

今一本作  
今一本作

今一本作  
今一本作

乞願華香不一。每年正月，巡村落，去住自在，不惟人功，欲往彼村，兩人可舉。願文則開顏色和悅，其村一歲死衰則少，不欲去者，十人不移。願文則合色貌憂慘，其村一歲必有災障。故俗至今，常以為候，俗亦以為。觀世音者，假形化俗，故名。蓋遠有經一卷，俗中行之，純是胡語。讀者自解，故黃河左右，磁隔嵐石丹，延綏銀。八州之地，無不奉敬。皆有行事，如彼說之。然今諸原皆立土塔，上施栢刺，繫以蠶繭，擬蓮之栖止也。何於本鄉，既開佛法，東造丹陽諸塔，禮事已訖，西趨涼州，番禾御谷，禮山出像，行出肅州，酒泉郭西沙磧，而卒。形骨小細，狀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繩連。故今彼俗有災障者，就磧覓之，得以凶亡，不得吉喪。有人覓，既不得，就左側觀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旦尋之，還在像手。故土俗以此尚之。

西晉杯度沙門，不知何許人，出自冀州。年可七十許，隱匿姓字，不甚修行，時人未重也。嘗寄宿一家，家有金像，杯度晨興，輒持而去。主人策馬追之，度自徐行而騎走不及。至河乘一小杯，以過孟津，因號曰杯度。後在彭城，人每見之，常在途路，莫有知其居處所在。據一篋，箠行止自隨，或於凝雪之辰，叩冰澆浴，膚色輝然，不以寒慘。義熙中，暫在廣陵，刺史沛國劉善素聞其名，因人要來，猶擔此篋，使人舉視，重不能勝，善自起看，正有敗納衣耳。度辭去，一手擎箠，若提鴻毛。永嘉初中卒。羅什聞度在彭城，嘆曰：我與此子戲別，已數百年矣。於時乃悟，什亦神人也。

說一本作  
神

西晉末竺佛圖澄，西域人，形貌似百歲人。左脅孔圍可四五寸，以帛塞之。齋日，就水邊，抽腸胃出，洗已內孔。夜則除帛，光照一室，以讀書。雖未通群籍，與諸學士，輒辯析無滯，莫不伏者。至永嘉中，遊洛下。時石勒屯兵河北，以殺戮為威，道俗遇害不少。澄往造軍門，豫定吉凶。勸見，每拜，澄化令奉佛，滅虐省刑。故中州死者十而八九，勸與劉曜相拒，擄掠以問澄。澄曰：可生擒耳，何憂乎。麻油塗掌，令視見之。曜被執，朱繩縛肘。後果獲之，如掌所見。至建平四年四月八日，勸至寺禮佛，微風吹鈴，有聲。願眾曰：解此鈴音者，不鈴言國有大喪，不出今年。至七月而勸死。石虎即位，師奉過勸，賜以登輦，入出乘焉。所有祥感，其相極多，略而不述。虎末年，澄告弟子曰：禍將作矣。及期未至，吾且過世。至戊申年，太子殺其母弟，虎怒，誅及妻子。明年虎死，遂有冉閔之亂，葬於鄴西。一云澄死之日，商者見在流沙，虎開棺，唯見衣鉢。澄在中原時，遭凶亂，而能通暢仁化，其德最高，非夫至聖，何能救此塗炭。凡造寺九百八十餘所。通濟道俗者，中分天下矣。

遊一本作

西晉鄴中有佛圖澄，弟子名道進，學通內外，為石虎所重。嘗言及隱士事，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傲然而臥。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軻于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

加一本作  
史上一本  
無此字  
軍一本作

君共加其節。將欲激厲食饒。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  
令趙史。遂無隱遺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柯還其所止。差十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  
然笑曰。汝言善也。但柯命有惡矣。後秦州兵亂。柯弟子以牛負柯西奔軍。追擒并爲所害。虎  
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  
之。

立一本作

宋僞魏長安有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太元之末。廣經律數十部。往  
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蓋高句驪開道之始也。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  
於面。雖既沙泥水。未嘗沾泥。天下咸稱白足和上。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  
胡徧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遂。叔謂胡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徧訪衆僧。唯  
見始足白於面。因事之。晉末朔方句奴赫連勃勃。嗟之。並放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潛遁山  
澤。修頭隨之行。後託跋鞏復寇長安。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皓。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  
僞輔。衆所伏信。乃與天師寇氏說。以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鞏既惑其言。以僞太  
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窟匿者。皆遣人追捕。得  
必是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閉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知鞏化時將及。以  
元會之日。忽杖錫到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鞏令依軍法。屢斬不傷。

因下一本  
有茲字  
傷一本作  
損  
煎一本作  
煎○煎一  
本○煎一  
本作過

此一本作  
北  
難一本作

逾以白。燕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布線焉。時北國養虎于  
檻。燕令以始。餵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嗚吼。燕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  
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信失。始爲說法。明辯因果。燕大生愧懼。遂感風疾。崔寇  
二人。次發惡病。燕以過。由於彼。於是誅剪二家。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棄卒。孫  
澄襲位。方大弘佛法。盛迄于今。始後不知所終。  
宋高昌有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微瑞。稍光遠。德人莫測其所階。朗師釋法進  
亦高行。沙門進嘗閉戶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來。答云。從戶輪中入。云與遠僧俱至。日  
既將中。願爲設食。進卽爲設食。唯聞匙鉢之聲。竟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一袈裟遺進。進  
卽以爲關。朗云。衆僧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爨者。就進取衣。進卽與之。訪常執爨者。皆云  
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取也。至魏虜毀滅佛法。朗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大禪師結約。  
若有得道者。至當爲我。說我當供養。及朗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禮。後終於龜茲。焚屍之日。  
兩肩涌泉。直上于天。衆歡希有。收骨起塔。後西域人來。此土具傳此事。  
宋岷山通靈寺有沙門。碩者。本姓郡名碩。始康國人。形貌似狂。而深敬佛法。以宋初出家。  
入道。自稱碩公。出入行往。不擇晝夜。至人家。眠地者。人家有死。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時  
人咸以此爲識。至四月八日。成行像。碩於衆中。匍匐作師子形。兩日郡縣亦見碩作師子

微一本作  
嘉○職  
一本作  
一  
遇一本作  
遇一本作  
逐一本作

形乃悟分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等並摠事之。後一朝忽着布帽詣孟明。少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料。碩謂玉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除之。及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峨嵋山通靈寺。臨亡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履着脚。既而依之。出屍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俄而有人從耶縣來。遇進云。昨見碩公。在市中一脚著履。漫語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進登而檢問。沙彌沙彌答云。近送屍時怖懼。右脚一履不得好繫。送失之。其迹詭異。莫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

宋江陵琵琶寺有釋慧安。未詳何許人。年十八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為沙彌。乘僧列坐。職使行水。安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常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常月晦夕。共同事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乃結濟指。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與君別。頃之便見天人伎樂。香華布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迹。慎勿妄說。說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薩。可具為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主曰。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器木。氣絕之後。即施蟲鳥。商人依其言。出臥岸側。夜見火餒。從身而出。商人怪懼。就往觀之。已氣絕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

高一本作  
王○復一  
本○作  
橫一本作  
肚○文一  
本○作  
收一本作  
收一本作  
居下一本  
有字

陟吧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即起。趨禮之。謂濟曰。此得道之人。入火光三昧也。齊帝諱洋。即元魏丞相高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急慢。為奴所害。洋襲其位。代為相國。魏將曆龍。洋築壇於南郊。筮遇大橫大吉。漢文卦也。乃鑄金像一寫而成。魏收為禪文。魏帝嘗之。即受其禪。為大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厄溢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絕。時稠禪師。帝曰。檀越羅刹治。臨水自見。帝從之。觀羣羅刹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鷹鷄。去官漁屠。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常坐禪。竟日不出。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立大統法師。而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勅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馳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羣沙彌遙曰。高洋駝來。便引見一老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爾來何為。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懶讀經。令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爾。後來是夜癡人死。帝尋崩於晉陽。齊荆州有釋僧慧。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荆州數十年。南陽劉虬在陟吧寺。請以屈之。時人見之。已五六十。年終亦不老。舉止趣爾。無甚威儀。往至病人家。若瞋必死。喜者必差。時咸以此為識。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亡之意。慧嘗至江邊。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已見慧在彼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南平車曇。同日請慧。慧皆赴之。後兩家驗覆。

岸上一本  
有兩字○  
驗一本作  
逐一本作

保一本作  
夏下同

方知分身齊永明中文慧要下京行遇保誌誌撫背曰赤龍子他無所言慧後還荆遇見鎮西長吏劉景蕤忽泣慟而投之數日蕤果爲刺史所害後至湘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衆人試掘果得二枚慧後不知所終或云永元中卒於江陵長沙寺

住一本作

梁京師有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爲和尚修習禪業至宋大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既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語始若難曉後皆効驗時或賦詩言如識記京土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往建康獄既旦人見共入市邸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盞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即迎入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問吏啓云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扇寶二寺求之並云昨宿且去又至其常所造廣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且眠未寤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嘗盛冬袒行沙門寶亮欲以納衣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納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鱸人爲辨竟致飽乃吐還視盆中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齊衛尉胡諧病請誌誌注疏云胡屈明日竟不往是

去一本作

紙一本作

帶一本作

勿下一本  
有合字  
未一本作

帶一本作

日詣凶賊屍還宅誌云胡屈者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喬紙作一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鳥如誌所語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返逆斫頭破腹後未旬事發偃叛往殊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常屈誌來第會忽令覓荆子甚急既得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便出爲荊州刺史其預鑿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與皇淨名兩寺及今上龍興甚見崇禮先是齊時多禁誌出入今上即位下詔曰誌公述拘度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濕虵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遺仙高士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內天監五年冬早宰祭備至而未降雨誌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治若不啓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請勝鬘經請雨上即使沙門法雲講勝鬘講竟夜便大雪誌又云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上常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云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答云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答云安樂禁識者以爲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講法華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答云世諦故有第一義則無



置一本作  
○怡一  
木作照  
閣下一本  
無門字

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此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類皆如此。陳征庸者。舉家事誌甚篤。誌管為其現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恭事者。數不可稱。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屍體香輒。形貌怡悅。臨凶然一燭。以付後閣。門舍人吳慶。慶即啓閣。上歎曰。大師不復甦矣。燭者將以。後事屬我乎。因厚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精舍。勅陸倕製銘辭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述之始年。可五六十計。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有徐捷道者。居于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凶時。應年九十七矣。右此一驗也

置上一本  
無故字

徐光在吳世。常行幻術。於市鄆間。種成棗。擲粟立得食之。而市肆賣者皆已耗失。凡言水旱甚驗。常過大將軍孫琳門。裝而趨。左右唾踐。或問其故。答曰。流血覆道。臭腥不可。琳聞而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琳廢幼帝。更立景帝。將拜將陵。有大風。風如厲。從空中墜。琳車上。車為之傾頓。願見徐光在松樹上。撫手指揮。嗤笑之。琳問左右。無見者。琳惡之。俄而景帝誅琳。兄弟四人。一旦為戮。出志

置上一本  
有惡字  
無一本作

周時老子者。姓李名聃字伯陽。楚國苦縣。潁鄉曲仁里人。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雖受氣於天。然見生於李家。猶以李為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是天之魂精靈之屬。或云其母懷

置上一本  
有而字

之。七十歲乃生。生時剖其母左腋。出而白首。故謂之老子。或言其母夫老子氏。母家或老子母適。到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或云老子欲西出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從之問道術。老子驚怪。故吐舌聃然。還有老聃之號。皆不然也。今案九變及先生十二化經。老子未出關時。固以名聃矣。老子數易名字。非但聃而已。所以爾者。按九宮三五經及元辰經。人生各有厄會。到時易其名字。以隨生氣之昏。則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如此。老子在周乃二百餘年。二百餘年之中。必有厄會。非一。是以名字稍多耳。

置一本作

殷時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恤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惟以養生治身為事。王聞其壽。以為大夫。常稱病閑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並服水桂雲母。極粉糜肉。常有少容。閉氣內息。從平旦至日中。乃俛坐。拭目摩擗身體。祇唇咽唾。服氣數十。乃以起行。言笑。其體中或有疲倦。不安。便導引閉氣。以攻所患。心在存身。頭面九竅五臟四支。至毛髮皆令其在。覺其氣雲行體中。起於鼻口。下達十指。

攻一本作

王自詣問訊。安不告。致遺珍玩。前後數萬。彭祖皆受。以恤貧賤者。零無所留。又有姝女者。亦少得道。知養形。方年二百七歲。視之如十五六。王奉事之。於掖庭。為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乃令姝女乘轎。軒往問道於彭祖。姝女具受諸要法。以教王。王試為之。有驗。欲殺之。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如。其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王不能常行彭祖之道。得壽百三

形下一本  
有脚字  
作軒一本  
作軒一本

第一本作

夫下一本  
無厭厭二  
字○遊一  
本作也  
從一本作  
徒

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後得郗女妖姪王失道而殞落俗間相傳言彭祖之道不教人者由  
於王禁之故也彭祖去殷時年七百歲非壽終也出此二  
漢時雖下有一洞穴其深不測有一婦人欲殺夫爾夫腹脹曰未嘗見此穴夫自送視婦遂  
推下經多時至底婦於後擲飯物如欲殺之當時巖壁恍惚良久蘇得飯食之氣力小強周  
連覺路仍得一穴便匍匐從就崎嶇反側行數十里穴寬亦有微明遂得平步行百餘里覺  
所踐如塵面聞就米香嫩之芬美即裹而為糧復廣以行所歷幽遠里數難詳而轉就明廣  
食所廣盡便入一都城郭修整宮館莊麗臺榭房宇悉以金魄為飾雖無日月明臨三光人  
皆長三丈被羽衣奏奇樂非世所聞便告求哀長人語令前去凡遇如此者九處最後至苦  
饑餒長人指中庭一大栢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脫將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之次持亦取  
後將令噉即得療饑請問九處之名求停不去答云君命不得停還問張華當悉此間人便  
復隨穴出交州還雄問華以所得物示之華云如塵者是黃河下龍涎泥是崑山下泥九處  
地仙名九館大夫羊為癡龍其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饑而已此人還  
往七八年間

漢永平五年剡縣劉晨阮肇共入天台山迷不得返經十三日糧乏盡餓餒殆死遙望山上  
有一桃樹大有子實永無登路攀緣靡葛乃得至上各噉數枚而饑止體充復下山持杯取

二上一本  
有續字○  
相上一本  
有乃字○  
要一本作  
遊○皆一  
本作其家  
二字

逐下一本  
有終字

水欲壘嗽見蕪菁葉從山腹流出甚鮮新復一杯流出有胡麻飯糝便共汲水逆流行二三  
里得度山出一大溪邊有二女子姿質妙絕見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所失流  
杯來晨肇既不識之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舊相見而悉問來何晚因要還家皆銅瓦屋南  
壁及東壁下各有一大牀皆施絳羅帳帳角懸鈴金銀交錯牀頭各有十侍婢勸云劉阮二  
郎經沙山阻向難得瓊實猶尙虛弊可速作食食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畢行酒有  
一群女來各持五三桃子笑而言賀汝婿來酒酣作樂至暮令各就一帳宿女往就之官聲  
清婉令人忘憂遂停半年氣候草木是春時百鳥啼鳴更懷悲思求歸甚苦女曰罪牽君當  
可如何遂呼前來女子有三四十人集會奏樂共送劉阮指示還路既出親舊零落邑屋改  
異無復相識問訊得七世孫傳聞上世入山迷不得歸至晉太元八年忽復去不知何所  
漢時太山黃原平旦開門忽有一青犬在門外伏守備如家養原繼犬隨隣里獵日垂夕見  
一鹿便放犬犬行甚遲原絕力逐不及行數里至一穴入百餘步忽有平橋槐柳列植行牆  
迴匝原隨犬入門列房櫺戶可有數十間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或撫琴瑟或執博棊  
至北閣有三間屋二人侍直若有所伺見原相視而笑此青犬所致妙音塔也一人留一人  
入問須臾有四婢出稱太真夫人白黃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數應為君婦既暮引原入內  
內有南向堂堂前有池池中有臺臺四角有徑尺穴穴中有光映帷席妙音容色婉妙侍婢

亦美。交禮既畢，宴寢如舊。經數日，原欲暫還，報家。妙音曰：人神道異，本非久勢。至明日，解珮分袂，隨階涕泗。後會無期，深加愛敬。若能相思，至三月旦，可修齋潔，四婢送出門。半日至家，情念恍惚。每至其期，常見空中有駟車，雙騎若飛。出此三驗

述異記曰：廬山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俯視杳無底。咸康中，江州刺史庾亮迎吳猛，猛將弟子登山遊觀。因過此梁，見一老公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與猛。猛與弟子又進至一處，見崇臺廣廈，玉宇金房，琳琅焜耀，輝彩眩目。多珍寶玉器，不可識。各見數人，與猛共言，若舊相識。設玉齋，終日。

又述異記曰：獨角者，邑郡江人也。年可數百歲，俗失其名。頂上生一角，故謂之獨角。或忽去，積載，或累旬不語。及有所說，則旨趣精微，咸莫能測焉。所居獨以德化，亦頗有訓導。一旦與家辭，因入舍前江中，變為鯉魚。角尚在首，後時時暫還，容狀如平生。與子孫飲，數日輒去。毅城鄉卒常生，不知何所人也。數死而復生，時人為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卒輒在缺門山上大呼言：卒常生在此。云復雨水五日必止。止則上山求祠之。但見卒衣杖草帶，後數十年復為華陰市門卒。  
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為康王舍人行，消彭之術。浮遊冀州，碭郡間二百餘年。後復時入碭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日期日皆潔齋，待於水傍，設屋祠。果乘赤鯉魚出入坐祠中。碭中且有萬人觀之。爾一月復入水。

冠先，宋人也。以釣為業。居睢水，傍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自食之。常冠帶好種，務食其飽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後數十年，踞宋城門上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奉祠之。右三驗出投神異記

妖怪篇第二十四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妖怪者，于寶記云：蓋是精氣之依物者也。氣亂於中，物變於外。形神氣質表裏之用也。本於五行，通於五事。雖消息昇降，化動萬端，然其休咎之徵，皆可得域而論矣。此是俗情之近見。未達大聖之因果。考斯徵變，乃是衆生宿業之雜因。感現報之緣，發因緣相會，物理必然。故有斯徵，未足可怪也。

引證部第二  
如佛本行經云：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有一馬王，名難尸，形貌端正，身體白淨，猶如珂雪。又若白銀，如淨滿月，如居陋華。其頭紺色，走疾如風，聲如妙鼓。於彼時，聞閻浮提有五商人。時諸商人欲入大海，辨具資糧，行到大海，即祠海神，備諸船舶。雇得五船師，求覓珍寶。時諸人輩至其海內，忽值惡風，吹其船舶，至羅刹國。其國多有羅刹之女，欲到彼國，大風

微一本作  
微下同

才不及天  
一本作人  
幾不及

飄揚船悉破壞。時諸商人各運手足截流浮去欲詣彼岸。時羅刹女聞彼大海有船破壞。羅刹女等即往救接。一時捉得五百商人共彼商人五欲自娛。歡喜踊躍共生男女。將彼商人置一鐵城。既安置已。變化本形令使正。可喜過人才不及天。用天香湯澡浴以香塗身。若種種衣。總結莊嚴。妙華天冠。懸以寶鈴。捷疾行走。詣商人所。語諸人言。是諸聖子。莫有恐也。莫有愁也。過汝手來。過汝臂來。過汝腕來。是時商人踴躍護命。恐怖畏死。遂於彼所起寶女。想與其手臂。時羅刹女度諸商人。慈言哀愍。從何遠來。可為我夫。憐愍我等。為我作主。我等無人愛念。作歸依處。除滅我等憂愁煩惱。為我等輩當作家長。我等承事。不令虧失。爾時商人咸共。惻愴。舉聲啼哭。各吐熱氣。共相慰喻。透互安心。詣羅刹城。未到彼城。於其中路。見有一所。其地寬廣。皆悉不正。樹林華菓枝葉扶疎。諸鳥遊集。如是無量。復有雜華池沼。華鳥滿中。觀者欣悅。能滅憂煩。其羅刹城四壁潔白。狀如珂雪。又如冰山。其城在地。若遙觀者。乃見彼城。如白雲隊。從地涌出。其城粧飾如經具。述爾時諸羅刹女將諸商人。向彼城已。敷脫舊衣。以諸香湯沐浴身體。令坐種種妙勝之座。以五欲具而娛樂之。五音諸聲於前。而作經。於久時。受大快樂。後時諸羅刹女等告諸商人。善哉。聖子。是城南面。不得從彼出。向某處。有一商人。智慧深細。聰明利見。即生疑念。作是思惟。以何等故。不聽南過。我應伺諸女睡眠之時。尋往所禁之處。次第觀看善惡之事。爾時商主作是念已。即伺彼諸羅刹女等臥睡眠已。遂

水一本作

印一本作

安詳而起。不令有聲。即執刀從家而出。尋逐意趣。漸漸前進。至於少地。見一微徑。恐怖之所。無有草木。甚可畏懼。乃聞有人大叫喚聲。狀如叫喚地獄中苦痛之聲。聞此聲已。身毛皆豎。默然而住。良久喘定。還詣彼道。漸進其路。見一鐵城。其城高峻。聲出之處。詣城巡行。而不見門。到於北面。見有一樹。名曰合歡。近城而生。其樹高大。出於城上。時彼商主見斯樹已。即上其樹。觀看城內。見彼城中。多有死人。死百有餘數。或有死者。已被食半。或命未斷。半身支解。或有飢渴逼惱而坐。或復消瘦。唯有筋骨。眼目坎陷。如井底星。迷悶在地。頭髮蓬亂。塵土塗身。甚大羸瘦。各相割肉而噉食之。以是因緣。作大叫喚。如閻羅王所居之處。見諸衆生。受大苦惱。是大商主見是事已。亦復如是。即以手捉合歡樹枝。而搖動之。一枝動已。舉樹枝葉。互相擦觸。而有聲出。爾時受苦諸人。聞是聲已。仰觀城上。見彼商主。在合歡樹。見已。悲呼。汝是誰耶。為天為龍。為夜叉。為帝釋。為大梵王等耶。在於厄難。憐愍我輩。故來至此。救拔我等苦耶。時彼人。舉合十指掌。頭頂遙禮。哀泣發聲。仰面上觀。作如是言。白善哉。仁者。汝今濟拔於我。到於親愛之所耶。爾時商主從彼苦人。聞是語已。覺快不樂。身心悲惱。而報彼言。是諸人輩。當知我今非是天龍。乃至非大梵天也。但我等輩。從閻浮提。與生至此。為求財故。入於大海。我等將欲至於陸地。忽遇大風。船舶破散。值諸婦女。來至我邊。濟拔我等。從爾已來。常共如是。諸女歡娛受樂。我今云何能濟汝苦。是時商主復問彼言。汝諸人等。云何在此。受如斯事。彼

受一本作

會下二本  
無過字〇  
雜上一本  
有日字

若人輩即答言曰。善哉善人。我等今者亦復如是。行人同伴亦五百人。船破至岸。亦遭羅刹女共受五欲。將我等置鐵城中。入此城來。已被他食二百五十。今唯二百五十人在。我等亦共彼輩和合。生於男女。彼羅刹女語言微妙。其聲婉媚。但彼女等貪食肉。故共生男女。悉逐食盡。汝諸人輩。慎莫共彼受樂。娛樂。何以故。彼甚可畏。無愛心。故是時。商主復問。彼言。諸人輩。頗有方便。得脫離。不。彼即報言。有一方便。商主復問。方便如何。善哉。為說。彼等報言。十五日滿。四月節會。遇大喜樂。日月與卯宿合會之時。有一馬王名雞尸。形貌端正。見者樂觀。白如珂貝。其頭紺黑。行疾如風。聲如妙鼓。彼所停處。乃有秬米。自無糠粒。甚大。鮮白。香美具足。彼馬所食。食是米已。來詣海岸。露現半身。口出人聲。而作是言。誰欲度彼。大鹹苦水。如是。三說。我今當令安隱。得度彼岸。若值如是馬者。即得免難。唯有此事。更無餘也。汝等若欲脫諸難者。勿泄此言。商主復問。汝等頗曾見馬王不。汝若見者。何不親近。何不度汝。汝初從離間。如是之事。彼等報言。我從虛空聞如是聲。而有信者。尋虛空。詣於北道馬王之所。雖往其所。不受彼言。而復還歸。我等皆由愛羅刹女。是故如此。今受是厄。是諸商主復問。彼言。汝等去來。可共詣彼馬王之所。彼等報言。我欲上城。城即增長。掘地欲出其孔。還合。我等是處無解脫期。我輩必為羅刹女食。何當得見彼親眷屬。汝等人輩。慎莫放逸。隨意所去。速詣父母及自眷屬。還歸本鄉。唯願汝等心意和合。我等本生某處某城某邑。善哉。汝等若至。

彼處。為我等輩。問訊父母諸親朋友。作是語已。復告彼言。汝等後時。更莫發心。向彼大海。何以故。大海內有諸恐怖。但在彼處。隨宜活命。得共父母妻子眷屬。不復分離。能行布施。多造福業。嚴持齋戒。是為第一。是時商主聞彼語已。生大恐怖。遂即下樹。時彼諸人一時發聲。叫喚啼哭。嗚呼極苦。聞浮提內微妙之地。何當得見。若本知是厄處。寧住在彼。餐瞰牛糞。用為活命。不為求財而來此也。爾時商主依著本道。還向本處。見彼等輩。諸羅刹女。猶故睡眠。商主爾時還即眠臥。至於天曉。便作是念。云何令彼諸商人輩。得知此事。若輒出言。是即漏泄。若其漏泄。羅刹諸女。恐將我等。至厄難處。我之此語。應須隱默。乃至四月。臨當節會。馬王來日。乃告彼等。所以者何。昔有偈說。

凡於知識處。輕陳心實者。其事當漏泄。聞者各各傳。是以怨所得。便受大苦惱。故有智慧者。輕不漏其言。

爾時商主隱默而住。乃至四月。歡樂會時。方始告彼諸商人。知汝等今者。慎莫放逸。戀著愛心。或貪婦女。或貪飯食。及餘資財。我於汝等。極生憐愍。我今密語。時諸商人聞商主說。猶如師子在於山林。忽大哮吼。有諸凡獸。在彼山邊。聞其吼聲。生大驚怖。各相謂言。我等今者。未脫大海可惡之事。時彼商人過彼日已。遂至夜內。見彼羅刹一切諸女。就著睡眠。安隱而臥。秘密竊從。臥牀起。咸共詣彼。期處。詣彼處已。白商主言。善哉。商主所見之者。願為我說。爾

將一本作相

時商主即告彼等。說前見事。諸人聞已。憂愁不樂。白商主言。善哉商主。我等今當宜可速至。彼馬王所願。我等輩安隱得過。閻浮提內。本生之處。時諸商人皆詣馬王所。爾時馬王至於海岸。露現半身。以人音聲。而三唱告。誰欲樂度鹹水。彼岸。我當安隱。負而度之。令到彼岸。時諸商人聞馬王如是。語已。歡喜踊躍。身毛皆豎。合十指掌。頂禮馬王。作如是言。善哉馬王。我等欲度。樂至彼岸。願濟我等。從水。此岸。適到彼岸。爾時馬王告諸商人。汝等當知。彼羅刹女。不久應來。或將男女。顯示於汝。慈悲哀哭。受於苦惱。汝等於時。莫生染著愛戀之心。汝等若起此意。假使乘我背上。必當墮落。為彼羅刹之所。噉食。若作如是。意念。彼非我。許物。非我。男女。設使以手執我。一毛。而惡之者。我於是時。安隱將送。速到彼岸。作是語已。汝等今者可乘我背。或執我身分。脚足支節。時諸商人依語乘之。爾時馬王負彼商人。出哀愍聲。飛騰空裏。行疾如風。爾時彼諸羅刹女。聞彼馬王哀愍之聲。復聞走聲。狀如猛風。忽從睡覺。覓彼商人。悉皆不見。處處觀看。乃遙見商人。乘馬王。上乘空而去。既見是已。速將男女。馳走奔赴。至於海岸。發慈悲聲。哀號啼哭。作大苦惱。各作是言。汝諸聖子。今者捨我。欲何所去。令我無主。汝是我主。汝等於先。墮在海難。大恐怖中。我等度汝。唯願汝等與我為夫。汝等今者捨背於我。欲詣何所。無恩無義。何故相棄。若有違犯。今乞懺悔。從今已去。不作諸惡。如其不用我者。今此男女。可收將去。時羅刹女雖作如是。慈流言語。羅刹馬王。仍將彼輩。五百商人。安隱得

令一本作今

耶下一本無邪字

度。大海彼岸。到閻浮提。諸比丘於意。云何。時羅刹馬王。豈異人乎。即我身是。五百人中。商主者。豈異人乎。即舍利弗是。五百商人。豈異人乎。即剛闍耶波離婆闍迦。諸弟子等。五百人。是我於彼時。以此五百諸商人等。至厄難處。救其厄難。適到彼岸。今者還復。至剛闍耶邪見之處。舍利弗化已。將詣我所。我於邪見曠野之中。化令得脫。度生死海。是故汝等當於佛所。應生尊重恭敬之心。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五道人。俱行逢雪。遇一神祠。中宿舍。中有鬼神。像形。國人所奉。客四人。言。今夕大寒。可取木人。燒之用。炊。一人言。此是人事。不可取之。便置不破。此室中。鬼常噉食人。自相與語。言。止噉彼一人。一人畏我。餘四人。恐不可犯。放之。其不敢破者。夜聞鬼語。起呼伴去。餘四人。言。何不被像用。炊然乎。便取燒之。噉人鬼。怕即奔走去。夫人學道。亦復如是。常須堅意。不可怯弱。令鬼得便。誤損人也。故維摩經云。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也。又菩薩處胎經云。爾時世尊告智淨菩薩曰。一生補處菩薩。以權方便。在卑賤家。生欲得示現。除無明結。十月在胎。臨生之日。現無手足。父母親見。謂為鬼。捐棄曠野。不使人見。其後數日。母復懷身。具滿十月。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之希有。晝生夜死。父母號哭。推賢向天。山神樹神。何不憐我。先生一子。而無手足。捐棄曠野。今生一子。端正無比。狀如天神。今復晝生夜死。心肝斷絕。當復奈何。復經數月。母漸懷妊。十月具滿。生一男兒。三頭八脚。四眼八臂。覩者毛豎。父母眷屬。捨而欲去。菩薩權現。令不得去。父母問曰。為是天耶。為是龍鬼。

止噉一本作正噉。可下一本無犯字。

神耶。爾時所生兒。即以偈報父母曰。

非天夜叉鬼 須倫迦樓羅 爲母除惡闍 權生父母家 先無手足子  
亦復是我身 朝生若暮死 八住無上尊 我今受形分 三頭八手脚  
何爲捨我去 徑向地獄門 焚燒善根本 求滅亦欲難 今我還復體  
現本端正形 守戒不失願 託生父母家 前後捨身命 其數如微塵  
衆生病非一 投於甘露藥 惡使入道險 不令入邪徑 諸天受福樂  
甘露除病藥 不違聖教藥 解脫涅槃樂

頌曰

求寶失舟濟 願浮思救形 幻媚多方趣 妖魅誑人情 假接度海難  
虛發親愛聲 自非馬王負 危苦詎安寧

東陽雷龍爲血怪 魯昭公爲龍怪 漢惠帝爲龍怪  
漢武帝爲蛇怪 漢桓帝爲蛇怪 晉太康中爲魚怪  
漢成帝爲鼠怪 漢景帝爲犬怪 漢章帝爲魅怪  
買誼爲鬪鳥怪 安陽城有亭廟怪 東越閩中有蛇怪

結熟一本 作胡數〇 升一本作

持一本作

中山王周南有鼠怪 桂陽張道有樹怪 南陽宋大賢有亭怪

吳時廬陵郡亭中有鬼怪 建安中東郡界有老公怪 晉時有老狸作人父怪

晉南京烏巢殿屋怪 晉時有狸作人婦怪 晉時有狸作人女產兒怪

晉時張春女邪魅怪 宋時梁道修宅內鬼魅怪 瑯琊王聘之妻

西方山中有食蝦蟹怪 宋時王家作蟹斷有材怪 唐時逆人張亮有霹靂怪

東陽留寵字道弘居于姑熟。每夜門庭自有血數斗。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後寵爲折衝將

軍。見遺北征。將行而炊飯盡。變爲蟲。其家人蒸炒亦變爲蟲。其火逾猛。其蟲逾壯。寵遂北征。

軍敗於檀丘。爲徐龍所殺。

魯昭公十九年。龍闕於鄒。時門之外。洧淵。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闕其邑中也。

漢惠三年正月癸酉朔旦。兩龍現於闕陵。庭東坐溫陵井中。京房易傳曰。有德遭害。厥妖龍

見井中行。刑甚惡。黑龍從井出。

漢武帝太始四年十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

太子事。自趙人江充起。

漢桓帝卽位。有大蛇現德陽殿上。雒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

晉太康中。有鯉魚二枚。現武庫屋上。武庫兵府有鱗甲亦是兵之類也。魚又極陰。屋上太陽。

太后一本

作下一木

魚現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于太陽也。及惠帝之初。誅太后。父揚駿。矢交宮闕。廢后為庶人也。死於幽宮。元康之末。而賈后專制。勝殺太子。尋亦廢。故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自是禍亂。擄矣。京房易曰。妖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應。

漢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葉。栢葉。上民塚。栢及榆樹。上為巢。桐栢為多。巢中無子。皆有乾屎數升。時議臣以為恐有水災。起鼠盜竊。小獸夜出。晝匿。今正晝去穴。而登木。象賤人將居貴顯之象也。桐栢術。思后園所在也。其後趙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為害。明年有歲。於巢殺子之象。云。京房傳曰。臣私祿。罔辟厥妖鼠巢也。

漢景帝三年。邯鄲有犬與家豕交。時趙王遂與六國共反。外結匈奴。以為援。五行志。以為趙王昏亂。豕類外交之異。匈奴犬豕之類也。

壽光侯者。漢章帝時人也。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其形。其縣人有婦為魅所病。侯為劾之。時大蛇數丈。死於門外。樹有精人。止者。死鳥。過者。墜。侯劾之。樹盛夏枯落。有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間。章帝聞之。徵問。對曰。有之。帝曰。殿下有怪。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侯曰。能。此小怪耳。帝信。使人為之。侯劾三人。三人登時著地。無氣。帝驚曰。非魅也。股相試耳。即便使解之。

賈誼為長沙王。大傅。四月庚子。日有鵲鳥。飛入其舍。止于座隅。良久乃去。誼發書占之。曰。野

外下一木  
有有大二  
字

魯一本  
作陸

臨一本  
作陸  
一本無東  
字

鳥入處主人將去。誼忌之。故作鵲鳥。賦。齊死生而等禍福。以致命定志焉。

安陽城南有一亭。廟不可宿也。若宿。殺人。有一書生。乃過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書生曰。無苦也。吾自能誥。遂住廟舍。乃端坐。誦書。良久。乃休。夜半。後有一人著皂單衣。來往戶外。呼亭主。亭主應曰。諾。亭中有何人耶。答曰。向者有一書生在此。讀書。久適休。似未寐。乃暗嗟而去。須臾。復有一人冠幘赤衣。呼亭主。亭主應諾。亦復問亭中有何人耶。亭主答如前。復暗嗟而去。於是書生無他。起詣向者。呼處。微呼亭主。亭主亦應諾。復問亭中有何人耶。亭主答如前。乃問向者。黑衣來者誰。曰。北舍母豬也。又曰。赤冠幘來者誰。曰。西舍老雄雞父也。曰。汝復誰耶。曰。我是老蠍也。於是書生密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明。亭民來視。驚曰。君何以得活耶。書生曰。汝捉索函來。吾與卿取魅。乃掘昨夜應處。果得老蠍。大如琵琶。長數尺。

於西家得老雄雞父。北舍得母豬。凡殺三物。亭遂靜。永無災橫也。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圍之一丈。土俗常懼。東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噓巫祝。欲得。噓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屬不息。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輒夜出吞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爾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唯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



提一本作

潛行一本

作潛行○

乃上一本

有寄字

因上一本

有蛇字

無日字

無日字

過一本作

過一本作

血上一本

無洗字○

零何一本

作何得

無。女無提祭。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賈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終不聽去。寄自潛行。不可禁止。乃行告貴。請好劍及蝮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作。數石米。麥蜜。麩。澀之。以置穴口。蛇夜便出。頭大如。因目如二尺。銳。聞。香。氣。先。噉。食。之。寄。便。放。犬。犬。就。蝮。蛇。寄。從。後。斫。蝮。蛇。得。齋。痛。急。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獨。體。悉。舉。出。乃。陀。言。曰。汝。曹。怯。弱。為。蝮。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為。后。拜。其。父。為。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賜。賞。自。是。東。治。無。復。妖。邪。之。怪。其。歌。謠。曰。至。今。存。焉。

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為襄邑長。有鼠從穴出。在廳事上。語曰。周南爾。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急往。不應。鼠還穴。後。至。期。復。出。更。冠。幘。皂。衣。而。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周。南。復。不。應。鼠。復。入。穴。斯。須。復。出。出。復。入。轉。行。數。語。如。前。日。過。中。鼠。復。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訖。頓。頭。而。死。即。失。衣。冠。周。南。便。卒。取。視。俱。如。常。鼠。

桂陽太守江夏張遺字。昇高居郡。田中有大樹十餘圍。蓋六畝。枝葉扶疎。蟠地不生。穀草遺。客斫之。斧數下。樹大流血出。客驚怖。歸。自昇高。昇高怒曰。老樹汁赤。此等何怪。因自斫之。血大流出。昇高更斫。枝有一空處。白頭老公長四五尺。突出。赴昇高。昇高以刀逆斫。殺之。四五老公並死。左右皆驚怖。伏地。昇高神慮恬然。如舊。諸人徐視。似人非人。似獸非獸。此所謂

木石之怪。變魍魎者乎。其伐樹年中。昇高作辟司空御史兗州刺史。

南陽宋名大賢。西鄂有一亭不可止。止則害人。大賢以正道不可干。且上樓鼓琴而已。不設兵杖。至於夜半。時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瞋目。礎齒。形貌可惡。大賢鼓琴如故。鬼乃去。於市中取死人頭來。還語大賢曰。寧可行。小熟。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甚佳。吾暮臥無枕。正當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曰。寧可共手搏耶。大賢曰。善。語未竟。前大賢便逆捉其脅。鬼但急言。死。賢遂殺之。明日視之。乃是老狐也。因止亭。毒更無害怖。

吳時。廬陵郡都亭。重屋中。常有鬼魅。宿者輒死。自後。使官莫敢入舍。時丹陽人。姓湯。名應。大有膽武。使至廬陵。便入亭。止。吏啓不可止。此應不隨。諫。盡遣所將人。還外止宿。應唯持一口大刀。臥至三更。中間有扣門者。應遙問誰。答云。部郡相聞。應使進。相聞已而去。經須臾。間復有扣門者。如前。曰。府君相聞。應復使進。身著皂衣。去後。應謂是人。了無疑也。頃復扣門。言是部郡府君。爾來。應乃疑。曰。此夜非時。又府君部郡不應同行。知是鬼魅。持刀近之。見有二人。皆盛衣服。俱進。坐。畢。府君者。便與應談。談未畢。而部郡跳至。應背後。應顧以刀擊中。之。府君下座。走出。之。應急追。至亭後。牆下。及之。斫傷數下。去。其處已遠。臥。寤。將人往尋。見有血迹。追之。皆得。云。稱。府君者。是老狐。魅。云。部郡者。是老狸。魅。自後。遂絕。永無妖怪。

建安中。東郡界。家有怪者。無故。盆器自發。旬旬作聲。若有人焉。盤案在前。忽然便失之。雖生

雌一本作

近一本作

前大賢一本作大賢

輒失子。如是數歲甚疾。惡之。乃多作美食。覆蓋一室中。藏戶間伺之。果復重來。發聲如前。便閉戶。周旋室中。更無所見。為問。但以杖搗地。良久於室隅間有所中。呼曰。咄咄冥死。開戶視之。得一老翁。可百餘歲。言語了不相當。視狀頗欲類獸。遂行推問。乃於數里上得其家人。云。失來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歲餘日復更失之。聞在陳畱界。復作妖怪。如此。時人猶以為此翁也。

晉時吳興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時見父來。罵詈。打拍之。兒歸以告母。母問其父。其父大驚。知是鬼魅。便令兒斫之。鬼便寂不復往。父憂恐。兒為鬼所困。便自往看。兒謂是鬼。便殺而埋之。鬼便逐歸。作其父形。語家。二兒已得殺妖矣。兒暮歸。共相慶賀。遂積年不覺。後有一師過其家。語二兒云。君母侯有大邪氣。兒以白父。父大怒。兒出以語師。師令速去。師便作聲入。父成大老狸。入牀下。遂得之。往所殺者乃真父也。改殮治服。一兒遂自殺。一兒恐怖亦死。右一十八記。

晉南京寺記云。波提寺在秣陵縣新林青陵。昔晉咸安二年。簡文皇帝起造。本名新林寺。時歷陽郡烏江寺尼道容。苦行通靈。預知禍福。世傳為聖。咸安初有烏巢殿屋。帝使常竺人占之。曰。西南有女人。師當能銷伏此怪。即遣使至烏江。迎聖。問此吉凶。曰。修德可以禳災。齋戒亦能轉障。帝乃律齋七日。禮懺精勤。法席未終。忽有羣鳥。過巢而去。一時淨盡。帝深加敬信。因為聖。廢起此寺焉。

凶下一本  
有焉在二  
律一本作

晉海西公時。有一人母終。家貧無以葬。因移柩深山於其側。作履。晝夜不休。將暮有一婦人。抱兒來寄宿。轉夜孝子作未竟。婦人每求眠。而於火邊睡。乃是一狸抱一烏雞。孝因打殺。擲後坑中。明日有男子來問細小。昨行以寄宿。今為何在。孝云。止有一狸。即已殺之。男子曰。君枉殺吾婦。何得言理。理今何在。因共至坑視。狸已成婦人。男子因縛孝付官。應償死。乃爾令曰。此實妖魅。但出獵犬。則可知。魅復來催殺。孝令因問獵事。能別犬不。答云。性畏犬。亦不別也。因放犬。便化為老狸。則射殺之。婦人已還成狸。晉太元中。瓦官佛圖前。淳于矜年少。潔白。送客至石頭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悅之。因訪問。二情既和。將入城北角。共盡。忻好。便各分別。期更就集。便欲結為伉儷。女曰。得婿如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翁母並在。當問我翁母。矜便令女婢問其翁母。翁母亦懸許之。女因勸婢取銀百斤。絹百匹。助矜成婚。經久。獲兩兒。當作祕書監。明果。驟卒來召。車馬導從。前後部鼓吹。經少日。有獵者。獲矜。將數十犬。徑突入。矜及兒並成狸。絹帛金銀並是。婢及死人骨。晉永初中。張春為武昌太守。時人嫁女。未及昇車。忽便失性。出外。歐擊人。乘云。不樂嫁。女家事俗。巫云。是邪魅。將女至江。出幽明錄。

骨下一本  
有她魅等  
三字

宋時安定梁清字道修。居揚州右尚坊。問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仍聞聲。

是眼得一  
本作眼  
博四字

應一本作  
厭

離聲令婢子松羅往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為六甲至尊所使從太微紫宮中下來遇  
舊居仍留不去或鳥頭人躬舉是眼博灑糞穢消射之應而滅並有絳汁染箭又覩一物  
形如猴懸在樹欄令人刺中其脾墮地奄沒經日反從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團飯授之頓進  
二升數日衆鬼羣至醜惡不可稱論拉攏牀隙塵石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菊路遇一鬼着衣  
幘乘馬衝從數十謂探菊曰我是上天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常擲穢汚答曰糞汚者錢財  
之象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頃之清果為武將軍北魯郡太守清座毒既久乃呼外國道人  
波羅疊讀祝文諸鬼怖懼或踰壁穴而走皆作鳥聲於此都絕在郡少時夜中松羅復見威  
儀器械人衆數萬一人戴幘送書紙有七十許字筆迹婉媚遠擬羲獻又歌云登阿儂孔  
雀樓遙聞風凰鼓下我鄰山頭髣髴見梁魯鬼有叔操喪哭泣答弔不異世人鬼傳教曾乞  
松羅一函書題云故孔修之死罪白牋以弔其叔喪叙致哀情甚有詮次復云近往西方見  
一沙門自名大摩利問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與之清先奉使燉煌憶見此僧清家有婢產  
於此便斷

鄉郡王鵬之妻陳郡謝氏生一男小字奴子經年後王以婦婢招利為妾謝元嘉八年病終  
王大墓在會稽假瘞建康東崗既空反虞與蠶入屋憑几忽於空中擲地便有瞋聲曰何不  
作挽歌令我寂寂上道耶鵬之云非為永葬故不具備耳右二略

贈一本作  
推下同

周仲尼謂季桓子曰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蜺蝮羣昭注曰木石謂山也夔一足也蝮人謂之山蝮或言史記  
曰秦始皇云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也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其長尺餘袒身捕鰕蟹性不畏人見人止宿喜依其火以炙鰕蟹伺人  
不在而盜人鹽以食蟹名曰山魃其音自噉人常以竹箸火中煎燂下音畢而山魃皆犯  
之令人寒然此蟹人形亦鬼類耳所在

農上一本  
有明字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濱中作蟹斷且往視之見一材長二尺許在斷中而斷裂開蟹  
出都盡乃修治斷出材岸上明往看之見材復在斷中斷敗如前王又治斷出材晨視所見  
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內蟹籠中擊頭擲去至家當斧斫然之未至家三里聞籠中倅  
倅動轉顧見向材頭變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實入水破君蟹  
斷入斷食蟹相負已爾望君見恕開籠出我我此山神當相祐助并令斷大得蟹王曰汝犯  
殺人前後非一罪自應死此物種類專請乞放王颺頭不應物曰君何姓名我欲知之類  
問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轉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得告我姓名當復何計但應就死耳王至家  
煖火焚之後寂然無復異土俗謂之山魃云知人姓名則能中傷人所以勤勤問王欲害人  
自免右一略出

唐逆人張亮昔為幽州都督於智泉寺禮拜見一大像相好圓滿遂別供養亮遇霹靂其堂

柱進木擊亮額角而不甚傷及就寺禮像像額見有破處事在冥報記又貞觀年中其像忽然繞頸有痕跡大如線焉時人見之咸以爲不祥之兆未幾亮果以罪被誅其痕于今見在  
拾遺記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明治十九年八月六日御届  
同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

定價金五拾錢

校訂人

東京府平民

松岡了巖

京橋區築地三丁目  
百十七番地

出版人

同

藤田祐真

芝區三田松阪町二  
十四番地

法苑珠林出版所

印刷所

秀英舍

京橋區西紺屋町

